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第四號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
藏書

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Vol. XXIV, No. 4, February 25, 1927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月二回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night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六年二月廿五日初版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及地點詳細敍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酌酬書券或本雜誌

（丙）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轉東方雜誌社收

定價表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零售每冊定價一角二分半（原價二角）郵費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預定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書價連郵費 國外
半年	十二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全年	廿四	三元	四元六角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及首篇前後以外正文之對面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二元	十八元	十二元半

全面方十六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一）定單號數

（二）定戶姓名

（三）在何處定

（四）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 第四號
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中西通商最初之遺物……二幅
國民政府外交總長陳友仁……一幅
國際時事……六幅
大西洋無線電話之成功……三幅

不平等條約或中國……樓桐孫（一）
中國經濟上之根本問題……馬寅初（一一）
汎太平洋學術會議之過去與將來……竺可楨（二〇）
英國對華新提案之面面觀（倫敦通信）……杭立武（二六）

現

美洲之巴爾幹……幼雄（三五）
德國馬爾克思內閣的傾覆……幼雄（三八）

代史料

對德軍事管理委員會的撤廢……幼雄（四〇）
意德仲裁條約……化魯（四一）
諸小國的海軍現勢……幼雄（四二）
歐陸鋼鐵合同的成立……幼雄（四三）
美國的黑人問題……幼雄（四八）

名相與條理（完）……張東蓀（五一）

治理黃河之討論……沈怡（六九）

朝鮮銅字本四書五經大全考……邵元沖（七七）

兵大伯陳振武的月譜（小說）（完）……李劼人（八三）

一個警察（小說）……法國米爾波著　宅桴譯（九五）

附錄……（一〇一）
■英國提交南北兩政府之說帖
■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向日議會宣布之對華外交方針
■美國國務卿開洛之對華外交政策宣言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之對外宣言
■漢潯英租界交涉協定全文

時事日誌……（一〇九）



不平等條約或中國

樓桐孫

一 緒言

不平等條約或中國，「或」者，非此即彼之意。申言之：不廢除不平等條約，即中國必亡；——欲存中國，則斷非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不可。

或者曰：自中英鴉片之役（一八四二），迄今八十餘年，重重不平等條約之侵我國權，吸我民膏，亦既甚矣。顧中國並未因之而亡。方今民智漸進，利害益明，愛國之士，無分南北，莫不一致大聲疾呼，以作廢約之運動。（統觀百年以來，中國與各國所訂一切條約，幾無有一平等互惠合於國際公理者，故直簡稱曰廢約運動，亦何不可？）而歐美稍明大勢，愛和平之士，近亦稍稍覺悟，咸欲促其政府變換對華方針，以圖一較爲公平之解決。報紙所傳，美國且將有毅然自動廢除與中國所訂一切不平等條約之意。是可知不平之物，決難永存天地之間，條約威權，實已漸成弩末之勢。吾國當局苟能善用時機，次第與各條約國提出修改，以免引起國際上意外之糾紛，順水推舟，事容有濟。今子復以「不平等條約或中國」命題，一若二者勢難並立，危逾累卵，毋乃將貽失時之誚而有挑撥之嫌歟？……

余曰：唯唯，否否。先生之言，蓋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

竊嘗聞之，亡國之義，非一端：有政治上之亡國，有經濟上之亡國。在昔王位之爭奪，朝統之興亡也，白刃蔽野，流血盈城，義士頑民，屠殺不論，固亦一時之慘，二姓之仇也。但考其史蹟，無非忠臣叛將，滅朝更統，覆雨翻雲，千篇一律。如飈風之掠長林，風過則林靜，初無延久普遍之性質。若是者爲政治上之亡國，而國終未嘗亡也。

何以言之？昔時政治之學未昌，「政府」與「國家」皆混爲一物，而以君主爲國家唯一之主體。「朕即國家」之觀念，深入人心而不可或撼。故國不可一日無君：君亡則國亡，君若存，則雖政府已傾，社稷絕祀，亦仍可保小朝廷彈丸之地以延國脈。是古之所謂「亡國」者，更姓改物之謂，非真

亡國也。何也？古之所謂國，非今之所謂國也。

今則不然，自機械發達，萬國通商，昔時所恃爲國界之山河險阻，金城湯池，皆已成爲歷史上之陳蹟，而無復有實際上之效用。科學機器，工商產業，現代國家之山河險阻，金城湯池也。有之則足以亡人國；無之則國洹亡。非必眞亡也，監督汝之財政，控制汝之金融，操縱汝之交通，壓迫汝之生計，使汝舉國之內，全體之民，咸胼手胝足，垂頭喪氣，爭求一飽而不可得。是之謂經濟上之亡國，斯眞亡國矣。此種亡國之慘禍，其來也漸，其入也深，其表見於外也又至複雜而不甚顯著。初則舉天下皆靡然從之而未嘗怪；久則雖有一二先知先覺之士稍稍言之，而天下反以爲怪，（如孫中山生前之提倡取消不平等條約，不獨歐美人目爲搗亂，即本國人亦多有譏其好事大言者）迨病入膏肓，神疲力倦，始相與攘臂而起，以爭萬一之死生。然誠欲聽其死亡，則亦已耳；否則又安可不爭且不急爭者？此正中國現在廢約運動之形勢也。余故謂不廢除不平等條約則中國必亡。中國之與不平等條約，蓋已有危急存亡，決難並立之勢矣！

若夫徒曰「尊重中國主權」「保全中國領土，」故留一政治上之軀殼，以作奉行條約，箝制平民愛國運動之工具，如今之北京政府然者，是又列强對華之深謀毒計，誠何關於國計民生之大本哉？

是故由經濟方面言之，中國之亡，已非旦夕，特吾人身爲歐美帝國主義者之奴隸而尚未之深知耳。謂余不信，請略就中外今昔貧富之情況一比論之。

二　中國與英法今昔貧富之比較觀

欲比較中外今昔之貧富，應先知何者謂之富？「富」之一字，自表面觀之似極簡明；但按其實又殊不易言也。

辭源解富字，一曰「豐於財也；」二曰「凡充裕皆曰富。」通常個人經濟中所謂貧富之富，大抵指第一義而言。居今之世，珍奇貴寶，巧奪天工，果使腰纏千萬金，又將何求而不得？若此者，俗之所謂「富翁」也。何以富？以其豐於財故。何以豐於財則富？以近代經濟組織，財幣爲交換之媒介品故。

此就處近代貨幣經濟下之個人經濟而言。若就一社會全體之國家經濟言之，則「富」字似應作「充裕」解而知「豐於財」之有不足盡恃也。何以言之？財之用固半在於交換，（半在於爲價值之標準）但交換之目的在於滿欲衣食服用，皆欲也。是滿欲必有待於物務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乎欲，」而後「富」存焉。若『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物寡則必爭矣。』（註一）愈爭則物愈殄而愈寡，而欲亦愈無以滿之，是之謂貧。是之謂中國近年之貧（本段所言關於經濟上之理論甚深，此處斷難細論。）

若夫歐美諸強國人民之養尊處優，雖一工人生活，亦必華其居，美其室，鋪氈於地，懸飾於壁，鋼琴唱機，唯意是適，非酒不飲，非肉不食，非車不行，非高冠麗服不出者，其欲不可謂不縱矣，而物之充裕足以供之。是之

謂富。是之謂歐美諸強國近年之富。

此中外今日貧富之大較也。雖然，迴考歷史，則昔時中國社會生活，又何嘗欲如是之多而物如是之寡，物如是之寡而爭如是之烈者？而過去一二百年左右之泰西，則其窮蹙亂離，供需不給之狀，又正無殊於吾國之今日。

北美之合衆國，富甲全球，揮金如土，適與吾國成反比例。但美國爲新造之邦，無論民族方面政治方面經濟方面，其歷史皆不過百年有奇；歐洲大國中如德奧意等，即在今日亦尚有窮窘之象，均不深論。姑請就英法兩國而略論之，即可知中外今昔貧富變遷之劇且巨也。

法國路易十四之世，（路易十四生於一六三八年，於一六四三年登帝位，卒於一七一五年）適當我國明末清興之時。路易十四在位七十餘年，外建武功，內修文治，今櫛比雲連，雄麗萬態，爲遊法者所必瞻之區，贊嘆之物之凡爾賽皇宮皆成於其手，其強盛昇平之象，爲全歐任何他國所莫能比擬，蓋法國有史以來最光榮誇耀之一頁也。故法人咸稱十七世紀爲「大世紀」(Grand Siècle)，至今猶津津稱道有餘光焉。然一考其裏，則民生之流離，社會之窮困，實有不堪言狀者。

法國當代史家蓋佛氏 (M. Félix Gaiffe) 近著一書，顏曰大世紀之背面 (L'Envers du Grand Siècle)，內所述當時人民貧苦之狀，證據詳確，雖起路易十四及顧爾培 (Colbert 1619–1683 路易十四之名相) 於地下而問之，亦必橋舌而不知所答。茲節譯一二則於後：

（1）巴黎貧民上路易十四之請願書（一六六二年）

皇帝陛下，巴黎貧民衆矣！危矣！苟有萬一之生路，敢犯九五之聖威？窮困極矣！無以復加矣！饑寒老病，惟陛下有以助之。工商停滯，雖有行藝而無所施，賣履典衣，身無長物，媿無面目以自廁於社會之中，遂不得不藏身陋舍，度日如年，而妻泣子號，尤足令人心腸寸裂，夜以繼日，日復如之，倘非蒙皇恩之極援，計惟有坐以待斃而已！……

（2）杜斐耐省(Dauphiné)總督萊提基耶 (Duc de Lesdiguières) 上顧爾培書（一六七五年）

職省貧困之狀，不能再不以告於閣下矣。全省之內，商業已絕對停止，而人民乃環請轉奏朝廷豁免捐稅。今冬，省中太半居民，皆食橡實樹根度日，今余方親見彼等食野草及樹皮以爲生也。此所告於閣下者，絕無一字不實，余之目的，即在閣下能有確實之報告也。情實如此，勢極可危，伏祈閣下明察之……

（3）某致某書（一七〇五年）

……昨有友爲余述一慘史。一婦人赴市往麵包店竊一麵包。麵包店主追捕之，婦且奔且泣曰：『若人果知余貧困危迫之狀者，將必不奪余此麵包也；余有子女三，無衣無食，號陶向余乞，余誠不忍復覩此情景矣。此余之所以取此麵包也。』會一警探至，斥之曰：『其記汝言，余至汝家觀之。』警探乃隨婦人往市入房門，見三裸體小孩，坐

房角破席上而爭取舊布條纏身；天寒各發抖，如有實熱病者然。警探詢一最長者曰：『若父何在？』——『在門後。』視之，已自縊死矣！

凡上所述，略見一斑，證諸我國今日之民生，實爲肖妙入神之寫照。顧今之巴黎及法屬各省則何如？其富庶奢華之景象，固已較戰前爲減。但要之，余旅法幾六年，無論京城外省，男女老幼，從未見有一鶉衣菜色，貧難自存之人；即一工人傭婦之居處衣食，亦逾於吾國所謂小康之家者不啻數倍焉。

英國者，非今日國裕民豐，握世界金融樞紐者乎？顧當十九世紀之初，其社會生活勞逸懸殊，阢隉不安之狀，亦殊不亞於今日之中國。一八一六年十二月二日，急進黨在 Spafields 舉行示威運動，發佈宣言，內有曰：

『大不列顛之現狀，有饑餓垂斃之人四百萬，有艱苦窘迫之人四百萬，有拮据支持之人百五十萬，有奢縱之人五十萬，而愛爾蘭同胞所處之境遇，尤屬不堪設想！』

今英國因工業畸形發達之結果，雖亦嘗有「失業」工人數十萬以至百數十萬，而爲社會之重負，政府之隱憂；但奢縱之人日以多，艱苦窘迫，拮据支持之人日以少，饑餓垂斃之人日以無有，則可斷言也。若吾人將此宣言移用於今日之中國，則其前三類人之數字，當不知放大若干倍也。

至愛爾蘭農民之窮困，則素爲舉世所著聞。居於田畔土室之中，無窗無榻，往往與牛豕同臥起。寢無被，冬無衣，大都以破布裹身，形同乞丐。民食以馬鈴薯爲大宗。一八四六年愛境薯瘟，歲大饑。人民咸採拾草苔穢棄之物以爲食，餓殍載道，慘不忍聞。弱者葬於溝壑，強者移居美洲，人口因而銳減：本爲八百十七萬人，至一八五一年，降至六百五十萬人，盡十九世紀之世，有減無增；至一八九一年，全愛人口僅餘四百七十萬人而已。

此與吾國近年之現象，又何其相肖若是也。且其原因亦復有類似者：英國大地主壟斷全愛地權，驅使愛人以任耕種之役；一方復嚴定小麥進口稅以便居奇而侔利。今吾國之百業不振，民生日敝，關稅不能自主，實爲一重大之主因，但關於此點，後當論及，茲從略。

英法昔時民生之艱窘，既如上述，而中國似適相反。

法皇路易十四死於康熙五十四年。清當康熙之世，平定三藩，親征噶爾丹，財用不可謂不巨。『然至康熙四十八年戶部有收藏五千萬兩之報告，以視從前之戶部庫存一二千萬者』（註二）相去甚巨。而人民負擔又至輕微，當未聞有「門後自縊」之慘劇。十九世紀中葉（清咸豐年代）雖逢洪楊興兵，生民塗炭，然正因大亂之後，人口銳減，『但有鋤耰，不患無田。……至於工商之業，皆甚有利。工人但有技能，不患無食；商人通轉有無，但患己力不給，不患貨積而莫售也。』『農穀既登，戶有蓋藏，不發枵腹；所虞者衣。而鄉邨之女，無不能紡。以紗易棉，率三而贏一。……以贏棉紡紗織布，一家禦寒，不患無具。』故『是時……出產之供給日用者，

頗爲饒裕」(註三) 縱其時中國因大亂之後，人少地寬，民生問題，較易解決。但要之國家財政之盈虧，社會生計之舒迫，以今視昔，眞不啻唐虞三代！此鄉里父老之所盡能言，無容余之臆斷也。

然則中國今貧而昔富，英法今富而昔貧，天若固顚倒之以阨吾人者，其機括又果安在哉？曰：『在於中國近數十年來受歐美諸國經濟之侵略，而其侵略之工具，卽脅迫欺詐所締結而成之不平等條約也』謂余不信，請得略明其說於後。

三　不平等條約中之不平等

我國自近年以來，「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一語，殆已成萬衆一致之口號。顧遇事每多遲疑於前，忍受於後，一士噭噭，萬人囂囂，而對於事實之本體，及其前因後果，防雨補牢之策，反多有懵懵然不甚措意者。此或吾人稟性之缺點而無可諱言者也。因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聲浪，固已揚溢乎全國；但若執一般士人而問之曰：『不平等條約何約？不平等之事何事？』則吾恐能對答如最者，蓋甚尠也。馬寅初博士所謂『不平等條約外的不平等』(註四) 言人所未言，自屬賢者之責。然將一切不平等條約中之不平等事，作一歸納之簡單說明以廣傳播，亦又烏可忽哉？(關於此點東方雜誌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號程維嘉先生所作廢除不平等條約問題一文中敍列極爲詳晰，洵爲留心外交問題者所不可不讀。)

欲明條約之平等與否，應先知何謂條約？簡言之：條約者，二個或二個以上之國家因規定相互間權利義務之對等關係，所創立而應互相遵守之共同意思表示也。兩國或數國間因規定政治上權利義務之關係者，曰政治條約，如聯盟條約，同盟條約等是也；因規定經濟上權利義務關係者，曰經濟條約，如通商條約，關稅條約等是也；因規定其他社會事務之相互關係者，曰社會條約，其範圍甚廣，如移民，國籍，郵電，交通，傳教，設學等問題皆可屬之。此就學理上之類別言。若就其性質言，又可大別爲和約與商約之兩種：前者多成於決戰之後，城下之盟，割地賠款，於賠款未償淸前，戰勝國每有駐兵戰敗國以要索者，初無何等平等互惠之可言。卽一九一九年之凡爾賽和約，吾亦未見其眞無不平等之事也。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在英艦中所簽訂之江寧條約，咸豐八年（一八五八）之天津條約，咸豐十年（一八六〇）之北京條約，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之馬關條約及受創最深受恥最甚之辛丑條約（光緒二十七年卽西紀一九〇一年）等，皆和約也。此外中外所訂之各種約章條款，雖名目紛繁，不及細敍，但皆爲商約無疑。和成於脅而商出於詐，依條約之原理言之，本無成立有效之理，而被脅詐之國，自有隨時廢棄之權。李維翰者，比利時之公法學名家也。其論國際條約之言曰：「凡爲規定兩國間社會上或政治上之關係所訂立之條約，如商約，行船條約，居留條約等，其在國際間之作用，與私人關係所訂立之契約在私人間之作用同。私人間之契約，違反立約人之意志時，應不能有效；國際條

約，其爲壓抑一民族之生存要素，傷害其國家之自存權者，亦不得視爲無廢除之可能』（註五）試問吾國除最初與最近所訂一二條約，差合國際公理外，（最初如康熙二十八年之尼布楚和約，最近如與墨西哥，智利，波蘭等國所訂之商約）其有一不壓抑我民族之生存，傷害我國家之主權者乎？人欲以此等極端不平等之條約奴我，我不欲爲奴隸而廢棄不平等條約，此天賦之權而人類之公理也『日中必熭，操刀必割』訴諸公理，復我國權，生死存亡，此其時矣。

茲將不平等條約中之不平等事，以最簡要之法臚舉於後，其關於和約中之割地賠款尚不屬焉。

一曰稅權之被限制也　此爲不平等條約中最重要最深刻之恥痕而中外今昔貧富之所爲異也。方今之世，國際政治之折衝，在在以經濟關係爲其背景而欲保護己國經濟之利益，又必須有關稅自主之權能。若者爲己國之所無，必減低（或竟豁免）入口稅以招徠之；若者爲己國之所需，必增高出口稅以禁守之；若者爲己國之所可免而爲他國之所剩餘或專產，必須視其效率之大小而酌定稅額以限制之；若者爲己國之所有而所產不足，必統觀市面情勢，保護其內國銷場以獎勵之。諸如此類，於迎拒勸禁，操縱疾徐之間，所關於國計民生者至大且巨。而機括即在關稅。

我國自江寧條約，五口通商條約，天津條約及通商章程先後設定片面之協定稅則及子口半稅以來，關稅作用全反原旨，且一變而爲外人經濟侵略無上之利器。於是外貨恃其科學機械之力，政府社會之助，風騰潮湧，爭向遠東市場而來，而我國之利權於以外溢，而我國之工業於以不振，而我國之生計於以日蹙，而我國之財政於以日危，而我國之政治於以日腐，而我國之內爭於以日烈，而我國之地位於以日卑。吾國近來政治上及社會上種種阢隉不安，紊亂至於此極者，皆受外人經濟壓迫之故。余嘗謂中國之協定關稅，爲西方妖魔吸取吾人血液之長管。迫血液漸枯，形體衰弱，則雖欲祛之，亦已晚矣。今吾人既知此吸血管之毒也，自宜首先斬而斷之，然後方有康強之望。此不僅門面問題，主權問題，或至經濟問題，國家之存亡問題已也；此直吾四萬萬同胞各人之生活問題，吃飯問題。及今不圖，顧歸同盡！

英當十九世紀上半紀，以工業振興未久，我國市場之未盡闢也，其工人生活之低，國民經濟之窘，與今日中國無以多異。而其時之中國，則雖值亂離之後，生事不艱何也？以互市未盡興，洋貨未盡夥，利權未盡失也。（註六）自一八六〇年後，英國之工業漸見發達，以至於今，彼遂日以富，我遂日以貧，是無他，我人之生計，爲彼等所掠奪而淪於牛馬奴隸之境故也。余故曰：我國稅權之被限制，爲不平等條約中最重要最深刻之恥痕，而中外今昔貧富之所爲異也。

二曰法權之被侵犯也　自英美法三國五口通商章程成而領事裁判權已立，但其裁判之權，尚祇以及於各該本國之僑民爲限。乃無何而有中英天津條約，華洋開會審之端；無何而又有烟台條約，內地創觀審

之例。自是約復一約，國役一國，卒至凡外人之在中國者眞可如諺所謂之「無法無天」，而外人之恃有領判權而眞時行「無法無天」之事者，殆不可以屈指計也。本年一月一日所收回之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原無條約之根據，不過事實上因內亂之故，暫爲外人所攫取，而今始放棄耳。故吾人萬不宜以此自滿，尙須積極進行領事裁判權之撤銷，以洗侵犯法權之汚點。豈僅汚點已哉？因外人享有領事裁判權之保護，而直接間接所及於我國政治上，經濟上及社會上之惡影響者蓋甚大也。祇以限於篇幅，不能申論。

三曰航權之被壟斷也。 此當然指沿海口岸及內國航路而言。若在國際航路上，則一出領海——至少一出中國海——遂絕不復見有五色旗影飄展於洪濤巨浪之中，己則不立，於人何尤？

乃各國於最初所取得之上海寗波廈門福州廣州五口通商權外，凡國中通都巨邑，如營口，烟台，天津，瓊州，潮州，江寗，漢口，九江，鎭江，以至鄂之宜昌，沙市，蜀之重慶，浙江之溫州，杭州，廣東之北海，三水，湖南之岳州，廣西之南寗等等，凡河流所經，輻輳所集，舉國中無復有一乾淨地。於是洋商遍地，國脈益傷，大好神州，變爲外人競賣獵金之所。誠以限制我之稅權，非此不足以明其用；侵犯我之法權，非此不足以舉其實。外人之處心積慮，其禍害有如是者，而淸室昏庸，貿然承允，可勝嘆哉！余非謂中國之長宜閉關自守，不與外人通商也。但應知若是者，不爲「通商」，直爲「揖盜」。歐西物質文明，工商發達之於人類，究屬爲禍爲福，哲士固已不無懷疑。惟其於中國之有百害而無一利，則似已無可諱言也。

內地外輪，既有領事裁判權之保護，則轉輪貿易，在在較本國商輪爲安全而敏給：軍事當局對於本國商輪，欲查則查，欲扣則扣，一樹外旗，則天旨神威，通行無阻。航權斯受其壟斷，而國民經濟乃益不可復振矣。

四曰領土之強佔也。 割地如香港，九龍，澳門等，租借地如旅順，大連等，本文姑不具論。但今南方國民政府正開始實行收回之所謂「租界」者，固明明我中華民國之領土也。查外人之得帶眷寄居五口，始自江寗條約；一八四三年中英善後條約雖有外人居留地之設定，而其管理權仍屬於我。「租界」之名及租界管理權之移歸於外人之手，實自中日馬關條約附件之公立文憑起。於是各國遂援據「利益均沾」之分贓原則，相率由外國領事專管租界。可知除日本外，各國租界本無何種條約上之根據，故實與強佔我國之領土無異，而日本則爲誘佔也。物本屬我，我欲取回，便取回耳。乃近日英國態度，十分崛強，大有以武力對待之勢。此而可忍，人其將謂我何？

五曰國防之被蹂躪也。 慨自迭次戰敗，割地求和，藩籬盡亡，港要全失，姑無論矣。乃自五口通商，外國師船遂得乘機而入腹地；辛丑訂和，中華首都，竟見洋兵劃界駐守；津門榆關，長途設戍；沽口砲臺，完全撤毀。從此門由盜守，室已牆穿；因應偶有差池，市民立遭砲擊，如此次英艦之暴轟萬縣，其尤慘無人道！斯例一日不除，吾民永難安枕。此舉全球小弱民族之所無，而謂我中華四萬萬同胞獨能長此忍受乎？

六曰工業之被摧壓也。關稅既遭限制，法權又被侵犯，各國軍艦僑商之來華者，原已飄忽逍遙，如入無人之境。顧外人慾壑難塡，得寸進尺，硬欲「……在中國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中日馬關條約第六款第四項。）日本甘爲作俑，各國援例均沾。於是口岸城鄉，洋廠林立，以其精美之機器，雄厚之資本，豐富之經驗，新良之組織，利用我國低廉之人工原料，就地猛造，就地暢銷，而本國工業，遂如茂林弱草，永不復得見天日，與外人所經營之企業，稍相抗衡以挽回權利。此眞所謂快馬加鞭，吾人生計又安得不被其蹂躪殆盡！

七曰最惠之巧取也。「最惠國條款」（Clause de la nation la plus favorisée）云者，猶通常公司商店贈給顧客以特別優待劵之意也。純係商業上友善互惠之性質。某國願與余通商，且表友善，余應之曰：『可。自後凡余所認可於他國商業上之利益，必不使貴國向隅，貴國之待敝國亦如之。』是之謂「最惠：」最惠者，最大限度之互惠也。此本爲近代國際商約中所習見。惟我國與各國所訂之最惠國條款則不然。不獨爲商業上之利益，且推及於政治上之利益；不爲雙方互惠，實爲單方施惠。由是一國向我國謀得某項利益（包括政治及商業），各國立可藉口以均沾。其結果遂成自動的「共同侵略」之局，而列强對華不平等條約之連帶關係，亦因之而益形鞏固。余尙知當昔日淸廷與英，法，美，丹麥，荷蘭等國訂立天津條約時，其議約大臣，初不知「最惠國條款」之作何解，但列强長享此欺愚巧取之畸形厚惠而恬不爲怪，毋乃有損文明國昂藏自負之體面乎？

八曰政權之被蠶蝕也。此所謂政權，係包括政治及行政而言。因上述種種不平等條約及歷來賠款借款之關係，而國家財政大權及郵鹽鐵路遂多暗操於外員之手。近日北京政府決定實行征收附加稅，而總稅務司安格聯竟敢公然通電阻梗，蓋其由來久矣！此外如幣制度量衡等事，亦均有條約上之束縛，尤爲干涉我國之內政。

上述八事，有一於此，已足置吾人於死地而有餘，而況連環夾攻，齊施並發，鯨魚雖巨，夫亦安能受此繁多銳利之漁叉，而不早思自脫乎？（註七）

四 廢除不平等條約應有之準備及對付列强

最後之決心

余前既言之，我國人處事通性，每多遲疑於前，忍受於後，而對於事實之本體，及其前因後果，防雨補牢之策，反多懵懵然不甚措意。夫今不平等條約之存廢，乃中國生死興亡之關鍵也。吾人萬不宜再踏此習，或泄沓以貽誤事機，或草率而隱貽後患。務須將所有一切不平等條約，由外交當局預行通盤究覈，摘奸抉隱，列爲專案，然後擬定新約草案，相機進行，某者堅持，某者可稍爲退讓，而又一以公開行之，使全國人民能盡量提供意見以供採擇而作後盾。庶幾胸有成竹，方能變應隨機。而外人鑒於我國認識之徹底，民氣之堅強，亦必漸相醒悟而歸軟化，以冀保持其在華之正當利益。如此次比利時態度之前倨而後恭，已可概見外人之

多詐。

此就政府方面言之也。然外交以民氣爲後盾。故吾人尤宜具最後之決心，採嚴厲之手段。

愛爾蘭者，英國之征服地而英倫大地主之外府也。當十九世紀間，愛境農民極受英國大地主之壓迫。愛人欲促英國大地主之覺悟，相約抵制，抵制之法，首行於一大尉掊葛德氏（Boycott），由是而有「掊葛」之名。巴內爾（Parnell）爲定其義曰：『苟有人承受他人所被逐而去之田莊者，諸君對於此人，應卽不與同行，不與同住，不與通商，不與共事，要之，應卽與之隔離，如避蛇蝎之惟恐不遠也』（一八八〇）。廣東自厲行抵制英貨以來，香港幾成死口；而近日比使態度之軟化，要亦不外有斷絕經濟關係之懼。吾人對於堅持不顧廢約之國家，應一律先行經濟之決絕。

十九世紀之末，愛爾蘭又有迦愛里格同盟（Ligue gaélique）之組織以圖恢復其固有之文字。一新聞記者格黎維司（Griffith）創一週刊，名曰團結之愛爾蘭人，嘗言：『愛爾蘭所處之卑賤地位，乃愛爾蘭人自取之咎。吾人欲用愛爾蘭文，則用之耳；欲與工業，則興之耳；吾人之能自治與否，全在吾人自身之意志。或爲英人服務，或與英人共事，反對英人者不過幾人耳。吾今敢正告於國人之前曰：吾人之事業，厥在造成一無英人之愛爾蘭。欲求吾人之自治，非必揭竿起，又以驅逐英人，或苦口乞憐，以求其引去也。吾人之所應爲者，祗須不知有英人在可耳。曷言乎不知有英人在？工廠也，銀行也，吾人皆宜下一決心，斷絕關係，苟有訴訟，不求直於法庭；對於租稅，無絲毫之完納，不復選派議士加入巴力門。果若是，則英人之於吾愛爾蘭，既無一事可爲，其最後之商事旅行員，必將挾最後之總督以俱去矣』此項政策，昔匈牙利對於奧大利亦嘗行之。吾人又宜採用此法以對付外人。外人來華，無非營商，商無可營，則不平等條約不廢而自廢矣。

是尙不過爲一種消極之抵抗而非對付帝國主義者最後之決心也。最後之決心則奈何？請仍舉愛爾蘭事以資借鏡。愛人解放運動，其和平方法如呼籲也，請願也，遊行示威也，實行掊葛也，亦可謂慷慨激昂，情至義盡者矣。然英人之充耳無聞，虐待高壓如故也。於是愛爾蘭革命黨乃羣用炸藥以轟擊英人。羅薩（O'Doran Rossa）且直宣於衆曰：『逼英人退讓之法，惟有用威力以怖之耳』。而官署及議會中，遂時有炸案之事。此種激烈手段，非至萬不得已時，決不可輕用；但至萬不得已時，則又非用此種手段不可。余不敏，敢問吾國此時之廢除不平等條約，得已乎？抑非得已乎？不平等條約一日不廢除，則四萬萬同胞一日爲各國資本家之奴隸。語云：『寧爲玉碎，毋求瓦全。』今吾人寧爲自由國民而亡，而不願爲外人奴隸而存也。非彼卽此，義無反顧，願與國人共勉之！

五　結論

茲再就余個人之主張述之於下以作結論。

夫不平等條約之必宜廢棄，已爲吾國一致之主張，且其不適於二十世紀之新中國，亦已爲列強所默認。廢棄之步驟，可分條約與國家兩方面言之：

（一）先修商約，次廢和約：商約之目的，原在通商，決裂之程度，亦不過至斷絕經濟而止，斷絕經濟，於吾國利多而害少；至和約則宜先備實力，徐圖解決；實力未足，不如待時；

（二）先對一國，徐圖其他；

（三）先用外交手續，提出修改；修改不成，自動取消；外人竟以武力相臨，雖絕大犧牲有所不恤。

（註一）用荀子語。

（註二）清朝全史上册四卷一二四頁（中華書局）。

（註三）見光華大學本年一月新出之光華季刊章伯章先生作四十年前之社會情狀。

（註四）見商報六週紀念元旦增刊第五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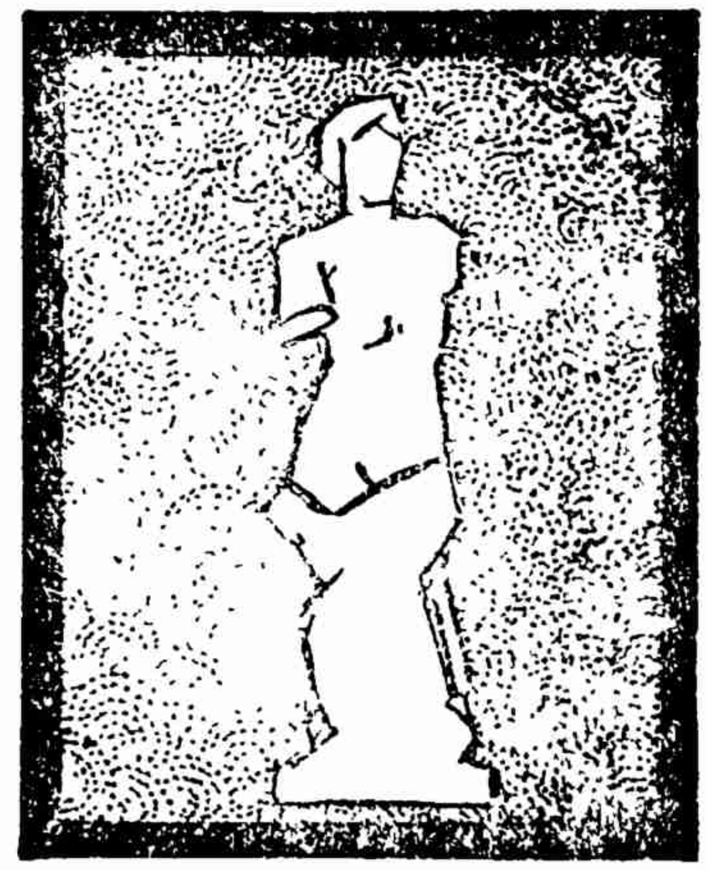
（註五）同前第一張見董貞柯先生引。

（註六）其時鄉有着漂白洋布者咸目爲奢華。

（註七）太戈爾以中國喻鯨魚，以不平等條約喻魚叉巨綫。

上海，一六，一，一九日。





中國經濟上之根本問題

馬寅初

一　中國歷代之重農輕商主義

中國二千年來，以農立國，重農經商之論，隨在可見。漢鼂錯之言曰：『明君貴五穀而賤金錢。』農政全書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業者出夫家之征；及其死也，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又傳有之曰：『士之本在學，農之本在耕，是故士為上，農次之，工商為下。』孟子曰『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又曰『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夫以學如孟子，亦復有此重農輕商之論調，他又可知也。中國以農為本，所謂民為邦本者，實即農為邦本耳。以故中國歷來社會狀況，皆靜止(Static)而無變化，海禁一開，情形大變，乃不能保持其農業社會安定靜止之狀態。雖在未與外國接觸以前，中國亦有水旱疾疫戰爭等事；而其變動皆小，於其為農業自足之經濟，固毫無妨礙也。

二　中國受列强侵略與受侵略後之經濟狀況

所謂外力接觸，其最重要者，為外國製造品之輸入，如疋頭，五金，鐘表，機器等品之輸入。是此種貨物，並非用以換我國之現洋，乃用以換我國之原料。特於收買我國原料之後，製造物品，復運銷於我國，即此可以使我國社會生變化耳。試觀歷年進出口貨表册，出口最多者，為元豆，豆餅，羊毛，羊，牛皮，棉花，桐油，茶絲等等，均係原料；進口最多者，為疋頭，五金，電料等等，均係製造品，從可知矣。

製造品之輸入，與原料之輸出，其所以能影響於我國之社會者，則以製造品之價貴，而原料之價賤故也。例如以羊毛換呢絨，呢絨之價則大於羊毛數倍或數十倍。此貴賤相差之數，即中國受損之數。處處受損，而社會之情形變矣。在此種情形之下，中國非年年為入超國不可。但何以

製造品之價值貴於原料數倍，則有下列之種種原因。

外國商人輸出中國原料，須經過下列數種機關：

（一）洋行　洋行為經營進出口事業之機關，如原料出口，則派人向內地收買，（如向內蒙古張家口等處收買羊毛羊皮等。）貨物進口，則由其分發於各商家。

（二）堆棧　存儲待運。

（三）輪船　運送貨物。

（四）保險　預防意外損失。

（五）海關　繳納賦稅。

（六）電報　傳達信息。

（七）匯兌銀行　經營國外貿易之押匯，貼現，匯兌，貸款諸事。

此七機關中，（洋行，堆棧，輪船公司，保險公司，海關，電報局，銀行）除海關外，餘均由外人自辦，原料出口，手續如此，（數年前華商亦嘗自設郵船公司，如中國號及南京號，行駛上海舊金山間，徒以管理乏人，資本不充，馴致一蹶不振。）製品進口，手續亦如此。然經過每一機關，必有一機關之費用，皆歸外人所得，而此費用之取償，亦惟有增加其原料之價值耳。迨其製為貨品，運回中國，也復加其製造之工資與運回之費用，更益其所望之利益而定價焉。於是製造品之價格，乃數倍於原料之價格矣。中國供給賤價之原料，又買其昂貴之製品，所損實甚，有不影響於社會之經濟者乎？例如皮箱，其原料之價格，初不過值一二元，製成之後，便值數十元。此增加之數，即上述各機關及外國廠主工人之利益。人之利益，我之害也，經濟侵略，此之謂矣。

中國處於此種情形之下，是以進口多而出口少。蓋出口多為原料，其價賤；進口多為製造品，其價貴；二者不能相抵也。以是之故，中國之國際貿易，乃處於逆勢，惟外國人能受保護與獲利，華人與外人貿易，則轉處於受損之地位矣。

因低價原料輸出與高價製造品輸入之故，華人實受其損失，其結果，必致現銀輸出。然事實上中國每年反有大量銀條輸入，其中原因，鄙人研究數年，甫能明瞭。此次在廣東與俄人鮑羅廷君討論，以此相質，渠亦以鄙意為然。至鄙人之所藉以解釋此項問題者，約有數端，述之如下：

（一）教會　外國人在中國境內辦教育事業，（學校等）慈善事業，（醫院等）一切費用多自外國攜來，即此可以抵銷應輸出現銀之一部，但為數不多。

（二）外債　外債之數，較大於教會款項，然亦只能抵銷應輸出現銀之一部。但現在外人因舊債不還，已不肯再借新債與中國。

（三）外國駐華海軍與軍隊之用度　此數更小於教會之費用。

（四）華僑　華僑在外國營商，每年均有現銀寄回本國，惟所寄回之數目亦祇能敵應輸出現銀之一部。中國每年入超，約在二萬萬至三萬萬元之間，以福建一省而論，華僑每年寄回之數，只有三千萬元，僅佔入超總額十分之一。（此係根據廈門銀行界之

調查：福建華僑每年由匯豐銀行匯回者，約計一千五百萬元；由荷蘭安達銀行匯回者，約計五百萬元由其他各地批局（即信局）匯回者，約一千萬元。）

就上述四項之總數而論，終與入超二三萬萬元之數不敵，則現銀理應輸出以抵欠，茲反有銀條輸入，究竟尙有何種原因，仍係一大問題。就鄙見之所及，其最要之點，則在外人在中國投資設廠經營事業，並以其盈餘投資於中國。其在中國所開設之蛋粉廠，紗廠，麥粉廠，輪船公司，銀行，電報局，烟公司，製茶廠，水電廠，軋油廠等種種事業，不勝枚舉。即利用中國原料，在中國製造物品。成就之後，或即以中國爲銷貨之場，如棉紗，麵粉，捲烟，電報水電等；或以之轉運於外國，如蛋粉，茶葉，豆餅，食品等。如是而其利乃益溥。雖外人在我國設立工廠，可以使國人得工作以謀生活；然原料賤，捐稅輕，製品貴，而我國所受之剝削亦愈烈，久而久之，國人習嗜洋貨。不喜用國貨。日下教育不普及，多數人不能明瞭國貨與國家富強之關係，所以提倡者雖大聲疾呼，而好用洋貨者，仍充耳不聞。凡有提倡國貨之經驗者，類能言之。上海和興製鋼廠所出建築用之鋼骨，不亞於洋貨，其所出之星牌硬鋼，用以爲家具刀口者，銷售於內地，但山西等省竟以外貨視之；蕪湖鄉間有小鐵店，已用星牌硬鋼，亦視爲外國貨。足見華人之信用洋貨已成習慣，倘告以星牌爲國貨，恐將反其態度而斥爲劣貨矣。

外人所以在中國開設工廠之理由，則因其本國之工資大，稅重，政府取締嚴之故。若在中國設廠，則諸害盡除，而衆利悉備。（工資廉，賦稅輕，原料賤，中政府不加取締。）且在中國境內製造，亦可在中國境內銷售，前述七機關之費用亦大省。

外人在我國設立之工廠，幾無納稅之義務。此種權利，發生於甲午之後。（一八九五年）蓋甲午之役，中日議和，所訂條約，規定日人在中國通商口岸，可設工廠，課工廠出廠稅以百分五之稅率爲限；（因關稅只有百分之五。）又規定中日工廠平等待遇，課同率之出廠稅。因是政府對於國內所辦之實業工廠，遂不能有所維護，而日人乃着着勝利。蓋日本辦理工廠（例如紗廠）既有經驗，又可向日銀行借款，利息又低，（外國銀行息率僅六七釐，而華商銀行之利率每須一分。）有資本，有公積金，有管理方法，加以條約中稅率之規定，中國政府雖欲維持國內工廠而不可得。如欲重征日人出廠稅，或減征國人出廠稅，皆爲條約上平等待遇之所牽制。平等待遇者，誠外人之所慶，而國內工業之大病也。

方馬玉山糖公司之向政府請得免稅也，日本明華糖公司，亦根據條約請求免稅。雖經農商部以極圓滑之詞解釋條約，謂『條約中僅云日本公司得與中國公司同樣接受出廠稅之增減，並未說明日本公司得與中國公司同樣享受免稅之權利』，藉以勉強應付；然似此牽強搪塞，要非長策。且馬玉山公司自獲得免稅權利之後，仍未能與英日糖公司相競爭，良以馬玉山公司雖獲得免稅之利，而其他業務上之種種便利，仍不能與外人相比。外糖仍復暢銷，而馬玉山公司亦終不能因獲得免

稅而存在，（現已歇業）是可慨也。該糖公司遭此厄運，乃因資本不足之故，而資本不足，則因股東不肯續繳股本。不但糖公司之股東如此，即吾國紗廠之股東亦如此，今日之紗廠，多被日人收買者，即因資本不足之故也。又自五卅以來，提倡國貨之聲浪，甚囂塵上。惜此種聲浪，祇能熱鬧一時，不能支持久遠。其不能持久之原因，雖不一而足，而資本不足，是一極大原因。華人對於投資於工商業，向抱懷疑。其有志辦實業者，又多屬於財力薄弱者，即勉強湊集一批資本，設立工廠，亦經不起一次風潮，更敵不住外商之競爭。且於危急之時，既無有力之大銀行為之援助，又無有力之政府出而維持，幾何其不中途停頓也？五卅以後，吾國之捲烟業，如春筍怒發，推廣不遺餘力。無奈除華盛華商等幾家大公司外，其餘多因資本不足，出貨滯〃，遂使愛吸國貨之心，無形消滅，且自陷於折閱之危境。去年新設之百餘家某某國貨烟草公司，至今日已如曇花一現。不特此也，吾國提倡實業，不僅資本難籌，且往往使承辦人受承辦之累；信譽財產，既受重大之損失，而以生命博來之特權，亦難稍償於萬一，甚焉者竟以身殉也。

我國自辦之實業，既不能與外人競爭。故全國大部分之大工廠，俱是外人投資，外人經營。循是以往，勢且使我國財產盡入於外人之手，固不僅使我國之社會經濟起變化而已。夫吾國日用之製造品，固多仰給於外貨之輸入，而國內之實業投資，又多為外人所左右，於是所謂城鎮者，祇從事於代人販賣，而商人則陷於受人役使之地位，是商務愈發達，漏卮亦愈大也。且此種局面，不但使華商自製之貨，不易推銷於國內，即自製貨品所需之原料，亦須仰外國之供給。夫原料中國並不缺乏，但國內工業不發達之故，有多數天然產品，不甚適用，不得不向外國購備，價格既昂，手續又不便利，經濟上之損失，不可謂不鉅。今日吾國自辦之火柴廠，固不可謂少；但火柴廠所需之原料，試問何來乎？木材與琉璜，皆自日本輸入，即箱木與箱紙，亦多來自日本，鹽酸加里則自英國輸入。他如製紙之法，在二千年前，已發明於中國，直至今日，無甚進步；現在國內製紙所需之主要原料，（即木粕 pulp）全仗舶來品，東三省雖有製造木粕之木材，其如不能製造何？

夫資本不足，固係吾國工廠失敗之一原因；而利率太高，借貸不易，亦是一致命傷。在外國城市愈發達，工商業愈盛，是良好現象，惟在我國則城市之發達，初無關於工商業之盛興。非工商業之不足以使城市發達，特我國城市之發達，不在工商業，而在財主士豪軍閥盜賊之集合，是以其結果，乃成為消費之總彙，毫無生產之功用。近來盜賊充斥，內地富人，為免禍計，均紛紛搬入城內，不敢居留於鄉間；加以兵連禍結，資本階級，遷往租界，鼓浪嶼，上海，天津，東交民巷等處，均成為富人之安樂窩，而富人之財產，亦均因此而存放於租界之外國銀行。如是資金集中於租界，內地金融漸至周轉不靈，而貧民之生活愈苦。且此種集中之資本，自己既不能運用，復以之存入外國銀行，雖取極低之利率如一二釐而不惜，外人得此存款，復以五六釐之低利，借與外國人，開辦工廠實業，即以我

之資金，剝削我國人之膏血，曾不自覺，能不悲哉！我國之金融機關，既不能吸收存款，利率自高，利率高則工商業苦矣，故利率之高，爲工商業之致命傷。

軍閥之措施，每足以促成此種局面。如甲軍戰勝乙軍，勢必沒收乙軍將領之財產，甚至逮捕經管其財產者；而經管其財產者，因處於高壓之下，無可置辯，若拒絕不允，必瀕於危，結果仍不得不受無形之損失，以求自免，爲叢驅雀，與獎勵人民以資金存與外國銀行何異？

三 挽救此種局面之策略

爲挽救此種局面起見，惟有自辦實業以爲抵制之策。然欲自辦實業，必先注重下列數大要素：

(一)內亂停止，政局統一。

(二)不平等條約取消。(關稅自主，則洋商工廠失其特別權利；領事裁判權收回，則中政府可以取締洋商工廠以及各種營業。但廢約一事，如對有約之二十一國同時進行，不易收效，若僅就其已滿期之約(如中日中比等商約)而先爲撤改之舉，則目的易達。倘值此滿期之約，不再提出廢除，另訂平等之約，則其他未到期之約，將永無取消之希望。)

(三)吸收資本或利用外資。

(四)推廣國內銷路。

以上四端，不過舉其犖犖大者。第一端完全屬於政治問題；第二端(取消不平等條約)亦當以政治手腕行之；第三端雖係經濟問題，然顯而易見，無所用其討論。其在本篇範圍之內而須加以研究者，厥維第四端，完全屬於經濟問題，請申論之。

吾國既與外國通商，必有經濟上之往來，決不能拒絕使之不來，祇有振刷精神，自辦實業，與之奮鬥。一旦國內之實力得能健存，斯抵抗外勢之基礎，亦得能穩定。但吾國在實業上爲後進之國，國內之工業出品，當先謀供給國內之需要，推銷海外一層，尙談不到。蓋熟貨之銷售場，如非洲南美，均已爲人佔據，不容吾人插足，此時之所須者，則供給國內之需要以抵制外貨而已。

夫工業出品，既須銷售於國內，則當先求人民之有購買力，否則貨不暢銷，焉能望實業之發展耶？我國全國人民，十之七八以農爲業，自必使農民於其生活之外，尙有餘力可以旁及，換言之，必先增加農民之購買力，而後實業乃得充分發達。故我國之經濟問題，一變而爲提高農民生活之問題焉。

四 提高農民生活程度之方法

吾人欲謀救濟農人，當竭力與農人以援助，使之自圖發展。惟吾人之所當知者，吾國農人，實處於二重壓迫之下：一爲天然之壓迫，如水旱害蟲之類；一爲人爲之壓迫，如高利貸等類。如能將此二重壓迫免除，則農

民生活之改善可指日而待也。

我國自來對於天然之壓迫，每任天演之生滅而無法擺脫，所謂衣食仰給於天者實即無可奈何之表示。中國以農立國，歐美以工立國。農所依恃者首推自然，勞資次之；工所依恃者首推勞資，自然次之。農靠自然，而自然不外乎氣候，豐年之風調雨順，與夫荒年之水旱交災，影響於農民生計不淺，人民受自然之支配，顯而易見。故管子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矣。』亦可見天然勢力之偉大。又諺云：『聽天吃飯。』孝經云『用天之時，用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天道不時，則萬物消失，是以婦死夫則呼天，水旱疾疫則以爲天災不可抗。實則吾人必須打破此種依賴天然與屈服在天然勢力下之心理與習慣；吾人必須以人力勝天然；吾人更須以人類爲主體而決定一切。

吾國向重荒政，乃自清季以來，政治丕變，倉儲水利，棄而不講，日就衰頹，以故一遇水旱天災，遂成巨厄。如民六（一九一七）北數省之大水，民九（一九二〇）北數省之大旱，災情至重，災區至廣，卒不能先事預防。故當天災流行之時所取方法，只有禁屠齋戒沐浴祈禱等佞鬼神之事；行之無效，則退而求精神上之安慰，作強自安慰之解釋。於是所謂樂天安命，知足安貧，種種謬說，踵接而生。然此種屈伏天然勢力之懼怯心理，適見其愚而無補，靜以思之，吾人仍當努力與天然爭勝也。

吾人爲謀解除農人所受之天然壓迫，當以科學方法爲最善，亦惟有用科學方法，始能將水旱蟲害根本消除。查我國天災釀成之原因，不外乎（一）晴雨不時，致成旱潦；（二）國帑空虛，荒政廢棄。如森林缺乏，河道不修，故洪水之來，無法抵禦；溝渠失浚，灌溉維艱，故旱魃爲災，莫可救濟。加以農民貧窮，平時既無積蓄，專恃借貸，豐年尙嫌不足，一遇災荒，惟有坐以待斃。我國黃河之爲患，人人皆知，故黃河之修治，實爲一重大之問題。此問題之解決，固有待於科學方法之設施者也。即如埃及之尼羅河，有時汎濫，有時旱涸，農人大受其害。現在英國就河旁低地，鑿爲深池，另設鐵閘啓閉，使水漲時有所容受，水涸時有所挹注，以資灌溉，埃及農人大受其惠。此即以科學勝天然之明證。又如中國蝗蟲滋長之處，從來均採用捕捉布藥之方法，以謀驅逐。然捕捉與布藥區域究不易廣，人來蟲去，人去蟲來，除惡不盡。而美國則以飛機撒藥，從高處撒葯，則藥散布之範圍必廣，蝗蟲不及閃避，遂能盡除。是知吾國水旱蟲患，皆可以科學之方法挽救。用科學方法以拯農人於天然壓迫之下者，自然科學者不得辭其責也。又如山與海，在中國人視之，即以爲天然之障礙，無法利用，於是即以山海爲天然之界限，終感跋涉維艱之苦。但自外國人觀之則不然，彼等懷抱人力勝天定之觀念而研究用科學方法，遇山則掘洞，遇水則設地下軌道，務使種種天然之障礙消除，使吾人不復再感跋山涉水之勞。在昔世人均以天氣酷熱爲不可却，但據學者研究之結果，苟吾人能培植森林，不但能免酷熱之苦，且能免水災於無形。吾人且能用科學方法製冰，以作避暑之用。江蘇試用電力戽水之方法，已有相當之成

績。蓋以電力戽水，每畝收穫至七石餘，不以電力戽水，僅一石有餘。況每畝所費電力，不過六角，是用電力比用畜力人力，尤爲節省。加以牛馬之食料太昂，殊不合算，且不用其勞力之時，亦須飼養。凡此皆人力勝天定之確證。

夫天然之壓迫，可以自然科學爲之解除，已如上述。若夫人爲之壓迫，則將如之何以解除之乎？曰：是須應用社會科學。蓋農人經濟上所受之痛苦，仍須用經濟上之方法以解除之也。方法惟何？曰：設立合作公社是也。此種合作公社，係中小資產者所共組之協社，以防爲大資產者所操縱者也。此卽合作公社之互助精神，亦卽合作公社之特色。惟社員所出之資，必須定一最高限度，務求平允，庶不致爲大資產者所壟斷。公社之種類甚多，約略言之，則有四種：曰生產合作，曰購買合作，（消費合作包含在內，）曰販賣合作，曰信用合作。

（一）生產合作之目的，在集合中小產業者，共組協社，共同從事於農產物之製造。凡製造所需之原料，在原則上，限於社員自己所生產之物品。例如養鴨之農戶，共同組織皮蛋製造廠，養猪牛羊之農戶，共組罐頭製造場，養蠶之農民，共組製絲合作社。惟此類合作社，不易經營，如管理不得其道，成效難期，故人多視爲畏途，不敢進行也。

（二）購買合作社，可分爲兩種：一爲購買生產所需材料器械之合作社，如上述之電戽，非一戶所能購買，若合數戶或數十戶而共買之，則衆擎易舉，事半功倍，可以簡稱爲生產品合作社。一爲購買農民生計上所必需物品之合作社，可以簡稱爲消費合作社。公社所辦之數量既大，物價自廉，藉以節省消費者之費用，蓋此種必需品，多由公社購買，直接轉賣於社員也。今日吾國生活程度之高，遠非昔比，中下階級，尤感生活不易維持之痛苦，消費公社者，卽解除此種痛苦之一種方法。假使公社所定之物價，未必較市場爲廉；但所得之純利，仍歸之於消費者，且分配之時，不以股本爲標準，乃以消費量爲標準，換言之，視購買之多寡，以定利益之分配，與各人股份之多少，毫無關係，此亦消費公社與普通公司不同之處也。但在吾國創辦消費公社，有一極大阻礙：卽吾國商業上賒欠之習慣，在公社不但有催繳之煩瑣與倒帳之風險，且有於無形中提高貨價之不利。蓋社員要求賒欠，公社自無現金可收，則向外採辦大批物品之時，亦不得不求批發商准其賒欠，而賒欠買之物價，比較現金買賣爲高。故爲公社計，非革除賒欠之習慣不可。

（三）販賣合作之目的，在聚集社員所出產之物品，代爲銷售之也。中小產業者，智識薄弱，不知外路供求消長之情形，往往爲商賈所欺，減價出售，所受損失，當不在小。且大產業家之大批運糧，多則數千石，少則數百石，而小產業者之運糧，不過五斗一石，無論糧之多少，皆須運至市場，方能售脫。小產業者所得之售價，除去包運等一切費用，尚有多少利益之可言？今若聚集一村農民，組織一販賣合作社，集少成多，合併躉賣，所得之售價，比例分給於各戶，不啻使一般小產業者，得與大產業者享受同一之收入，不致七折八蝕也。例如江蘇之丹陽縣，有機戶二三千家，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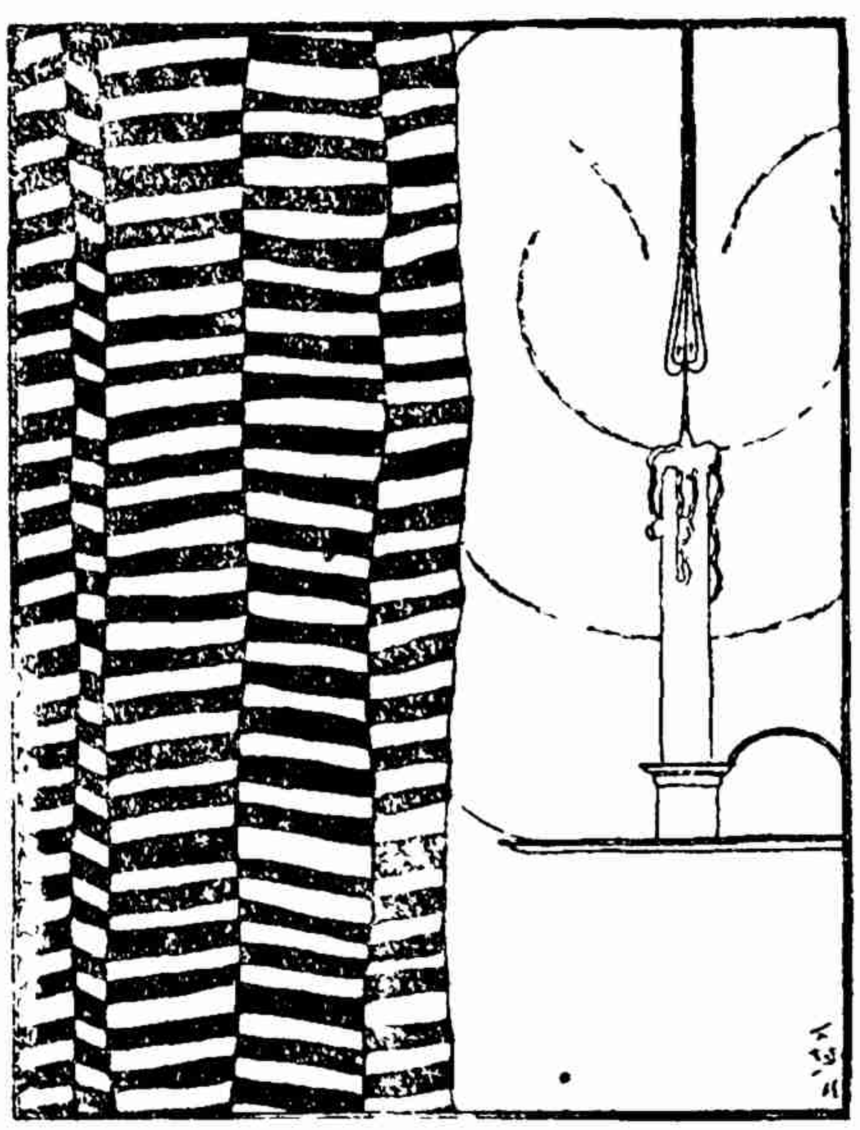
多數爲貧農全仰貸款購絲織綢，以圖生活。故匹綢織成之後，亟待出售，不克久待，卽以售與綢莊，得款還債，並稍獲盈餘。但綢莊知農民之急於出售，故抑其價而收買之，貧農吃虧不少。欲圖挽救，唯有組織販賣合作社之一法。蓋丹陽至滬，火車僅數小時可達，而滬地綢價，又較丹陽本地爲高；如合作社成立，將織品直接售於滬地，則除盤捐運費外，仍較有利。聞此種合作社，已有人着手組織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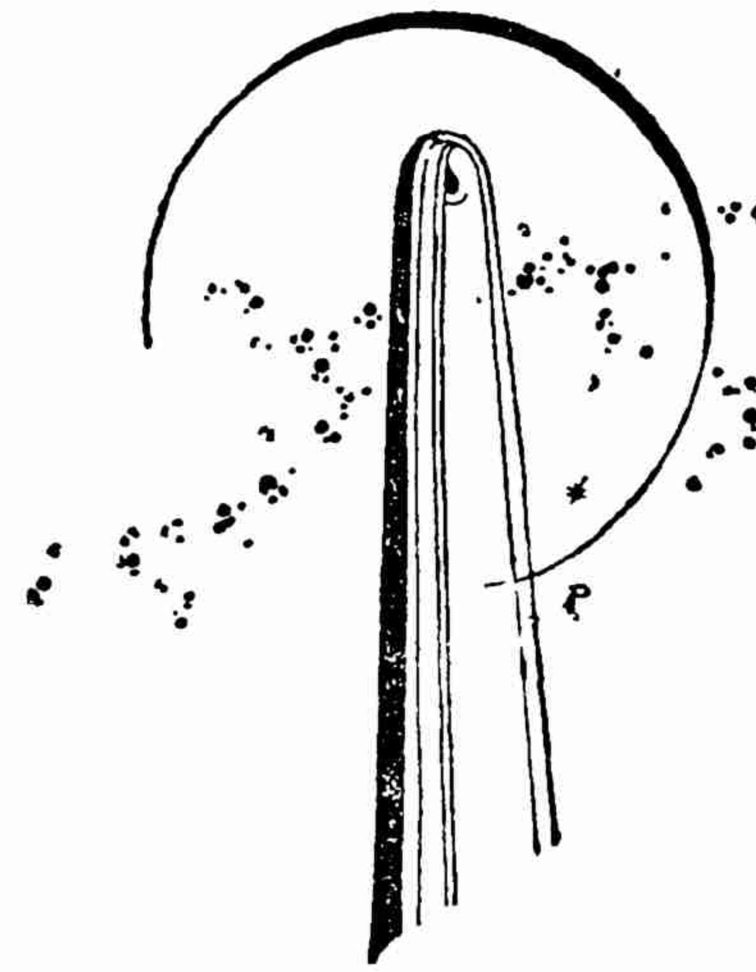
（四）信用合作社，爲四種合作社之最重要者也。吾國普通金融機關，專注重於大產業者，對於中小產業者，不願予以借貸上之便利。以其所需之資金少，所費之勞力大，而所獲之利微也。但銀行平時吸收平民存款，不遺餘力，今日各銀行所辦之儲蓄部，卽爲吸收細民存款而設；獨對於平民之經濟需要，反不注意。是以平民之資，供資產階級之用，勢必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至今日之典當，雖爲平民之金融機關；然其貸款，非用之於生產，乃用之於消費，不得謂爲眞正之平民金融機關。況月息之高，抵押之重，超過銀行遠甚；其盤剝之巧妙，亦非銀行所能及。但典當雖貪，尚不如內地土豪之惡。土豪以種種名義，貸款於平民，重其利率，吮其膏血，以致借主之負擔日重，卒莫能自拔。至於吾國之郵政儲金，固係獎勵儲蓄之良法；但所集之資金，專以購買公債，供一部份之政費，於平民生產力之增加與生產費之減少，毫無裨益也。故爲謀小民融通之便利計，非設立平民銀行與信用合作社不可。合作社三字，在我國歷史上，固無此名稱；但歷史上關於通力合作之例甚多：如孟子所謂守望相助，如古代之社倉，如現在之錢會，皆含有合作之性質與精神。卽宋王安石所施行之靑苗法，亦係一種信用合作。該時倉中所存之錢穀，爲無利的儲蓄，不如借與貧民，以爲流動之資金，民旣受惠，官家亦可收息，兩有裨益。況爾時小民窮困已極，缺少耕種之經費，土豪乘之，加倍取息，貧民苦之。神宗遂從安石之請，下詔許可。乃出大批錢粟借與貧農，俟穀米成熟時，將本利償還官廳，謂之靑苗錢，行之若干年，此法遂廢。非靑苗法之本身不善，乃因用人不當，往往邀空詐取利息故也。今日外國所辦之信用合作社，以小農爲會員，本自助與互助之精神而組織之金融機關也。吸收平民之零碎資金，專以發展平民之生產能力，有無相通，緩急相濟。養勤儉正直之美風，免土豪市儈之盤剝。社員需資之時，可以不必提出抵押品，專憑自己之信用與人格，得向合作社借用。至會員之信用與人格如何，則爲其餘會員所深悉，否則選擇會員之時，早被拒絕。故此項放款，其背後有全體會員之保證，不致久欠不還，越軌之舉，欺詐之險，非所聞也。且此種合作社，非特可以使小民取得低利之資金，興辦農業；且可以借得低利之新債，以還盤剝式之舊債。不啻使小民拋棄其自暴自棄之惰性而予以向上之機會。社會之安寧可保，階級之戰爭可免，寧非今日之要圖乎？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有鑒於此，特組一農利分委辦會，處理農村經濟問題，予農民以資金借貸之便利。凡村中公正之人，皆有被選入社之資格。入社之後，可以向社中借款，利息甚輕，負擔不重，不致受土豪高利貸之盤剝，與抵押之痛苦。此項農村信用合作社，自民國十三年

實行試辦以來，已經由該會承認並助其進行者，在直隸江蘇二省，已有七十八處之多。其已組織成社，但未經該會承認者，尚有二百零三處。該會既負指導之責任，又與以資金之協助，自當愼重將事，於未承認之先，詳細調查，於既承認之後，嚴行監察，冀收圓滿之結果也。

信用合作社之重要，已如上述。若於信用合作社之外，復加以消費公社，販賣公社等團體，則收效尤宏：一可以和緩平民激烈之反動，二可以節省平民之費用，三可以增進平民之生產，四可以補救貧富之懸殊，五可以培養互助之精神，六可以減少階級之爭鬬。一言以蔽之曰：欲解決吾國今日之貧富問題，合作公社之功用，不可忽視也。

吾國華洋義賑會救災之辦法，有足資參考者。其辦法分施賑工賑兩稱，但側重工賑，非於萬不得已之時，不辦施賑；卽施賑矣，亦限於糧米，不施以金錢，免有欺詐之事發生。蓋施賑之法，既欠經濟，又難普及，甚至養成人民倚賴之劣根性。況施賑之惠，僅及於老弱殘廢婦孺無力之人，置大多數年富力強之壯丁於不顧，故救災之法，莫善於工賑。召集壯丁之被災者，授以工作，計工授食，老弱之父母，無力之婦孺，亦可間接得食。如此辦理，不從事於工作者，無以度日，非眞貧者不能受賑，冒名欺詐之事，既可杜絕，而不良之徒，向以乞丐爲生者，亦不能分潤毫末。蓋慈善事業，必須注重於民生，非徒博一樂善好施之美名已也。凡興水利，拓道路，修堤防，造森林等工作，皆爲公益之舉，既可以預防災祲，又可以恢復田園，造福民生，其利至普；較之以米糧金錢分給於貧民，雖得苟延殘喘於一時，終難以爲繼者，不可同日而語矣。





汎太平洋學術會議之過去與將來

竺可楨

一　汎太平洋學術會議之歷史

汎太平洋學術會議之起源　第一次汎太平洋學術會議(Pan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雖始於民國九年召集於夏威夷(Hawaii)，而其動機實發源於歐戰以前。當民國三年英國科學改進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在澳洲舉行年會時，美國著名科學家哈佛大學地學名譽教授台維司(W. M. Davis)亦參與焉。氏以太平洋將爲二十世紀科學發展之中心點，而有若干科學事業非經各國學者之共同研究討論不爲功，故曾有聯合沿太平洋各國學者組織團體之倡議。(註一)嗣經歐戰，英屬各邦，遂無暇顧及，而美國學術界方面，則單獨進行研究不懈。民國五年，美國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召集太平洋問題討論會，即由台維司主持其事。結果迺成立太平洋檢查委員會(Committee on Pacific Exploration)，爲常設機關。同時美國科學改進會，及加里福尼，華盛頓各州立大學，亦着手調查太平洋上各種科學問題，但爲集中研究，免除重複起見，美國科學院之太平洋檢查會與類似機關，於民國八年合併於美國科學研究會議(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改名爲太平洋研究委員會(Committee on Pacific Investigation)。自民五委員會成立，以迄民八委員會改組，三年之間，調查太平洋各種問題，僅能略知梗概，而益覺沿太平洋各國學者協力合作之不容緩也。

美國科學研究會遂擬發起邀請新西蘭，澳洲，爪哇，中國，日本，加拿大，菲律賓，夏威夷，及美國之學者，聚集一堂，討論太平洋上各種科學問題。但當時開會地點，頗費躊躇。特會議既爲美國方面所發起，則當然須在美國。又以夏威夷地處太平洋之中心，而同時檀香山之汎太平洋協會

(Pan Pacific Union) 又自告奮勇，願負召集會議之責，此民國九年在檀香山所召集之第一次汎太平洋學術會議之所由來也。（註二）

第一次汎太平洋學術會議　第一次汎太平洋學術會議雖由檀香山汎太平洋協會所召集，但其一切組織，則仍由美國科學研究會所籌劃。依當時召集會議之通告，則會議之目的，爲（一）討論太平洋區域內各種科學問題，及其解決之方法；（二）搜集已經出版關於太平洋區域之材料，爲之部署分類，并規定將來研究之程序。討論之範圍，包括沿太平洋之人種，生物，地質，地理，及相關之科學。

第一次汎太平洋學術會議有一特點爲各種國際科學會議所罕見者，即參與會議者，均以個人資格，而非爲國家或學會之代表也。此等代表大抵於太平洋上各項科學問題，素有研究，由會議致箋邀請。當時邀請之外國代表共六十四人，而抵會者祇五十二人。（註三）計美國二十三，日本四，澳洲六，新西蘭三，菲律賓四，加拿大，英國與中國各一。合夏威夷本地科學家與會者三十九人，共爲九十二人。經濟方面，（註四）由檀香山汎太平洋協會於美國政府津貼項下，撥出一部爲資助，但到會代表，費用均由自理，故第一次學術會議檀香山所耗實屬無幾，約僅美金三萬元之譜也。

會議期限共三星期，第一星期宣讀論文，第二星期游歷名勝，第三星期計劃將來科學專業合作之辦法。當時所討論最重要之問題，爲「海洋洲各島人種之研究，」「太平洋漁業問題，」「太平洋火山之研究，」「太平洋地震問題，」「太平洋區域製圖問題，」「太平洋洋流問題」等等。此次會議抵會者均係個人資格，故雖感情極爲融洽，且覺汎太平洋學術會議有成爲永久機關之必要，但無人敢代表其本國邀請下屆聚會。故第一次汎太平洋學術會議散會之際，其前途尚屬茫茫，無人能斷定其生命是否能繼續也。但未幾澳洲科學研究會議(Australia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即發起邀請，於是乃有第二次汎太平洋學術會議之召集。

第二次汎太平洋學術會議　第二次汎太平洋學會議於民國十二年八月十三日至九月三日，聚會於澳洲之雪特芮 (Sydney) 與梅爾龐(Melbourne) 兩地。此次會議，規模範圍，均勝檀香山之會議。澳洲維多利亞(Victoria) 與新南威爾士 (New South Wales) 兩州政府均正式參與會議。邀請各國代表之函件，由澳洲外交部寄發。即會議中之職員，亦由政府委任。此與檀香山會議不同之點一也。正式會議而外，外國會員均受澳洲政府與人民之招待。膳宿均在當地士紳之家中，宴會游戲靡日無之。大會以後，并請外國代表游歷澳洲中部大沙漠，塔司馬尼 (Tasmania) 島，與澳洲東岸之珊瑚堡礁(Great Barrier Reef)。經費均由政府擔認。此與檀香山會議不同之點二也。外國代表到會人數亦較上屆爲多，計共八十二人，分配如下：美國十七，新西蘭十三，英國十二，日本十一，夏威夷六，菲律賓五，荷屬東印度四，加拿大三，英屬馬來二，荷蘭二，法國，智利，香港，菲幾島 (Fiji)，大赫底島 (Tahiti)，新幾內

亞，巴布亞(Papua)各一。人數既多而招待又周則會議經費自必倍增。澳洲政府通過招待費之數，本爲二萬金鎊，(註五) 而用去之數則爲一萬五千金鎊(七萬五千美金)云。

宣讀論文之會議分爲兩種，即全體會議(General meeting)與分組會議(Sectional meeting)是也。凡關於重大問題或需國際合作之科學研究，則提出於全體會議。其較爲專門之問題，則由分組會議討論之。當時最足引大會之注意者，爲「太平洋之結構與其對於動植物之影響」「太平洋之氣候與沿岸居民經濟狀況之關係」「太平洋區域內科學事業之合作」諸問題。而太平洋諸島各種族人口之增加，尤爲各代表所關心。故當時大會會通過議案，促進沿太平洋各國研究海洋洲諸島上土著之衞生問題。澳洲大會并指派委員研究指定之問題，以備下屆大會時出席報告，計有太平洋洋流委員會，汎太平洋學術會議章程起草委員會等。澳洲人民對於此次大會，聽講極爲踴躍，雖問題較爲專門，而聽講者有時竟逾千人云。

澳洲大會將閉幕之前二日，忽有空前浩刼發生，即九月一日，日本東京之大地震與大火災是也。當地震以前，日本出席代表已邀請下屆大會於民國十五年在東京舉行。在日本代表初接噩耗時，已知震災之嚴重，但日本代表以顧信義，重然諾，不願取消前議，而東京終成爲舉行第三屆汎太平洋學術會議之地點也。

第三次汎太平洋學術會議　**澳洲大會，一切規模均勝於檀**香山之會，而東京大會，其設備之完美，招待之周到，旅行之廣闊，與夫會期之長，代表人數與論文之多，莫不駕澳洲大會而上之。而東京丁此燼餘，全城幾夷爲平地，三年之間竟爾樓閣連雲，車水馬龍，舉凡近代大都市所有之各種建築及便利交通之具，罔不成備。與會者可享有之。此則各國到會之代表無不交口贊美者也。日人辦事之敏捷，與其毅力熱心，有可驚已。

東京此次會議爲日本科學研究會議(註六)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Japan) 所召集，而日本政府亦正式參與焉。會議之總裁爲載仁親王，而內閣總理大臣若槻禮次郎則爲名譽會長。開幕之日，總裁與名譽會長均蒞會且有演辭，則日本政府之重視此會議也，抑又可知矣。

學術會議日期，雖僅兩星期，自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十一日；但日本政府招待之期限，則自十月十八日至十一月十九日，計凡一月餘之久。游歷名勝先後凡五次，計二十組。北自北海道，南至四國九州，舉凡日本全國名勝之區及著名科學機關，無不網羅。惜各代表無分身之術，不能同時親歷兩三組之地點。但即分組而後，每日所覽之名勝及學術機關尚有五六處之多，不啻走馬看花，未能詳加考察，此則限於時間，無可如何者也。

澳洲會議時，外國代表下榻於當地士紳之家中，而東京會議時，則外國代表均由政府招待，旅居於東京首屈　指之帝國飯店。不特各代表

有聚首一堂之便，且消息亦較為靈通也。學術會議而外，宴會劇場，幾無虛夕。會期之中，自淸晨以達子夜，外國代表之時間，幾無一小時不受日程調製委員會之置配。所幸日程所排之時間，如開會閉會以及火車之行止，均極準確，無浪費時間之弊也。

東京會議外國代表與會者共一百二十三人(註七)分配如下：美國三十九，澳洲十三，中國十二，菲律賓與荷屬東印度各九，夏威夷與蘇俄各八，加拿大四，英國荷蘭與英屬馬來各三，法國二，智利，香港，巴布亞，祕魯，葡萄牙，與瑞典各一。日本本國之會員依會員名錄計共四百十三人，但實際與會者當不及此數也。此次外國代表連非會員在內，共達一百五十人，幾四倍於檀香山而兩倍於澳洲大會。一切招待均以上賓之禮，則日本方面之費用自必倍蓰於曩昔之大會。聞日本政府所通過用費為五十萬日金(註八)(約合二十五萬美金)云。至於日本方面在會議中招待之學者，均係義務性質，其寶貴之時間尚不計在內，但此則歷屆會議固均如此者也。

在東京大會學術會議分為三種：卽全體會議，分股會議(Divisional meeting)，與分組會議是也。全體會議祗開兩次，於開幕及閉會時舉行之。凡會長演說，委員會報告，通過章程，及各國代表之頌辭謝辭，均在大會。分股會議與分組會議，則為宣讀論文以及討論之用。其論文性質之較廣汎者提出於分股會議。範圍偏隘者，提出於分組會議。分組會議上屆澳洲大會時已有之，而分股會議則為東京大會所新設，蓋所以免除分組太多之弊，并以為聯絡各組之用也。以大概而論，則上午為分股會議而下午則為分組會議。各國代表所提之論文共達四百三十二篇，其中以關於地質學者為最多，計達一百零五篇，其詳細分類，具見任叔永先生所著汎太平洋學術會議的迴顧一文中。(註九)其中為我國代表所提出者七篇，命題如下：

翁文灝　中國東部地殼之動作。

章鴻釗　中國溫泉之分布(章君未到會由翁君代讀)。

胡先驌　中國東南諸省森林植物之研究。

魏嵒壽　新發見木材屋腐朽菌兩種。

魏嵒壽　浙江省甘藷之分布及其釀造工業上之價值。

沈宗瀚　對於中國棉花選種之意見。

竺可楨　中國東部天氣之種類。

以歷史上眼光觀之，此次東京大會極為重要，其原因有二：一則為章程之通過，更名汎太平洋學術會議為太平洋科學會議(Pacific Science Association)，而成立為永久機關。一則指派各種常設委員會，分類的研究各種太平洋上之科學問題。如太平洋上之火山問題，漁業問題，氣象報告問題等等，均將指定委員研究其事，并謀各國之合作。海洋學委員會，則澳洲大會時本已舉定，在東京大會時僅擴充其範圍而已。上述兩事，均在閉幕以前之大會通過。當時邀請下屆開會願作東道者，計有爪哇與加拿大兩處，結果第四次會議，決定在民國十八年於爪哇舉行。

中國與汎太平洋學術會議　從上所述，足以知汎太平洋學術會議過去之梗概。我國立國於太平洋之濱，占有一萬餘里之海岸線，人口之衆，物產之富，歷史之光榮，在太平洋沿岸各國中首屈一指，則凡各種聯太平洋之集會，我國自應占一重要之地位。無如我國政府社會，對於各種國際集會，嚮來卽漠然視之。汎太平洋學術會議第一次開會時，僅駐檀香山之領事與會。第二次在澳洲大會，則閱焉無人。第三次會議則民國十四年春間，日本政府卽已正式通知我國教育部，邀請與會。而我國教育部當局竟束之高閣，視等虛文。至十五年秋間，由少數學會之發動與督促，始有派代表赴會之舉，但離開會之期已不及兩閱月。故此次中國代表所提出之論文，以數目而論，僅僅七篇，與日本方面所提出一百八十餘篇，固不可同日而語，卽較之美國澳洲菲律賓以人數爲比例，亦有遜色也。至於赴會經費，則完全由各學會與文化基金委員會擔認，國務會議雖通過一萬元之經費，但口惠而實不至。

此次東京大會，我國出席代表十二人，抵會後覺有一急應解決之問題，卽我國代表以何種資格而參與會議，爲會議中主人翁之一乎？抑爲被邀之賓客乎？以情理而論，則我國爲沿太平洋重要之國家，自應爲會員之一，但澳洲會議所推定之學術會議章程起草委員中，有美國，澳洲，加拿大，法國，英國，夏威夷，日本，荷蘭，荷屬印度，新西蘭，及菲律賓十一邦之代表，而無我國。此次參與會議，我國與蘇俄同爲日本政府所邀請，則我國與俄國之是否爲學術會議之一份子，要視所擬之章程，與起草委員會之意旨而定。故我國到會諸人，卽推秦景陽先生爲首席代表，詢問大會當局以會員之資格。而大會總幹事輒游移其詞，無明白之答復。迄將閉幕開全體會議時，始告我國代表以蘇俄雖已加入委員會，而我國則以無科學研究會議，在委員會中落選。我國代表聞信之餘，極爲憤慨。蓋委員會中如夏威夷以一博物院（Bishop Museum）爲代表機關，荷屬印度以太平洋委員會爲代表機關，凡此皆與科學研究會議之性質不相符合。然則所謂缺乏科學研究會者，乃推託之辭耳。幸而開全體會議之初，因欲加入蘇聯於委員會，討論修改章程，爲「蘇聯」與「俄國」二名詞，爭執至半小時之久。而在此短時間內我國代表卽提出書面之抗議，並一致推中國科學社爲代表機關，要求加入委員會，請大會公決。經美國郎天錫君之助成，此議案得大多數之通過，出席代表數百人中，不贊成者僅數人耳。

我國既在太平洋科學會議之行政委員會（Pacific Science Council）中，占得一席，則我國下屆開大會時卽有直接派遣代表之權利。但大會地點既由各國輪流邀請，將來必有一日，我國應盡地主之義務。則未雨綢繆，今其時矣。試進而言太平洋科學會議（註十）之目的功用與我國將來應有之準備。

二　我國今後應有之準備

太平洋科學會議之目的　各種國際科學會議，其目的不外乎交換

科學智識以求集思廣益，與聯絡感情以期各國學者之合作。此等會議，於各方雖均有益，而以開會地點所在國關係為尤大。蓋各國代表不遠千里而至異邦，對於所在國之風俗人情文化學術多屬茫然，全賴所在國當局之指導與宣傳。如得其道，則可以引起各國人民之愛敬，增進國際之地位。如此次東京大會，日本政府招待之周、宣傳之力，可謂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而所得印象亦極為良好，美國澳洲各國代表莫不交口稱譽，我國到會代表亦衆口一詞，以日本科學上之設備頗足為中國之借鑑。美國某代表告著者，謂東京會議得益以日本為獨多，良有以也。

將來之太平洋科學會議　太平洋科學會議約每三年開大會一次，轉瞬又將為第四屆爪哇開大會之期。上屆東京大會，區學會如蘇聯科學院，荷屬東印度火山測量局，及法屬印度地質測量局等，均有成績展覽。至日本各學術團體之成績展覽與印刷品，更屬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我國成績展覽既付缺如，科學印刷品亦不多見。我國當初在委員會中之所以落選，學術界之乏相當宣傳，蓋亦一重要原因也。實則國內學術機關，如北京地質調查所，中國科學社等，不乏成績標本，足以為展覽之用，特以預備之時間匆促，未思及於此耳。然則懲前毖後，下屆爪哇大會，我國科學界既有充分之時間，當早為之預備矣。且在太平洋科學行政委員會中雖有十三國之代表，實則不過英美法日俄荷蘭與中國七國而已。下屆已為第四次會議，則輪流循環勢將及於我。依現在之政治狀況，在中國開會，固有所難。但頻年內亂，終必於最短時期內能告結束，則我國學術界能不預期將來在中國開大會之一日乎？日本為東洋科學先進之國，然其籌備上屆大會，尚費全國數百學者之心力，經二年餘之時間，始克臻此盛況。則我國若不欲相形見絀，可不警惕自勵，即日傾全力以從事於蒐集調查討論研究哉？汎太平洋科學會議，本以地方科學為限，而我國之地質礦產動物植物氣候人種，為國家開發利源計，為人民增進幸福計，即無大會，亦有調查研究之必要也。

據天文學上之推算，民國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長江流域將見日全蝕。（註十二）日全蝕為希有之現象，天文學物理學上有若干問題，均待日全蝕時數分鐘之時間為解決，是以科學家往往不憚數萬里之跋涉，以得瞻覽此一瞬即逝之現象為快。民國三十年又值太平洋科學會議第八屆大會之期（如每三年開會之週期無更變），而陽曆九月，在我國長江流域一帶，秋高氣爽。其天氣與觀測日全蝕又極相宜。是以若於民國三十年九月杪或十月初，在我國開大會，實可謂一舉兩得。特為期尚遠，將來太平洋科學會議之組織，有若何之變更，無從預料耳。

中國科學研究會議之急應設立　上屆東京大會，我國因缺乏科學研究會議，幾於在太平洋科學行政委員會中不能得一席，是以我國列席代表，均覺此會議之急應設立。且當時我國代表所提出於大會之書面抗議中，曾聲明在中國科學研究會議未成立以前，暫以中國科學社為代表機關，是以為顧全信用計，我國亦有組織此會議之必要。且科學研究會議之組織，不特可以代表我國於太平洋科學行政委員會，且尚

另有其他重要之使命也。

歐戰以前，各種國際會議，極爲煩複，依比利時所設之國際學術團體中央執行委員會(Office central des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es)之調查，計達二百七十九種之多。歐戰之際，協約各國爲集中研究，避免重複，并排除德奧起見，英國皇家學會與法國科學院，於民國七年秋在倫敦召集協約國科學團體會議。當時議決凡各國到會之代表學術機關，回國後當慫恿其本國政府，組織科學研究會議，同時并退出從前之一切國際科學會議，表示與德奧同盟各國不合作。民國八年七月，各國科學研究會議之代表在比京不魯日開大會，成立國際科學研究會議(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當時德奧同盟諸國，均在排斥之列，而我國亦無代表也。各國科學研究會議在其本國，爲提倡科學之總機關；而在國際上，則爲互謀協作交換智識之大本營。與國際科學研究會議聯屬者，有下列諸機關：

(1)國際天文學協會(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

(2)國際地文物理學協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

(3)國際化學協會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d Chemistry)

(4)國際物理學協會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d Physics)

(5)國際地理學協會 (International Geogsaphical Union)

(6)國際生物學協會 (International Union of Biological Sciences)

(7)國際數學協會 (International Mallematical Union)

(8)國際無線電學協會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cientific Radiotelegsaphy.)

而其中每一協會，卽由昔日數個國際學術機關所合組。如國際地文物理學協會，乃由昔日之氣象學會議，地形學會議，海洋學會議等所合組而成者也。

各國科學研究會議，內部組織分爲若干部。其分類往往與國際協會之分類相若。如日本科學研究會議，分爲(1)天文學，(2)地文物理學，(3)化學，(4)物理學，(5)地理學，(6)地質學，(7)生物學，(8)數學，(9)應用科學，及(10)普通行政等十部。在國際科學研究會議開會時，以普通行政部代表出席。在國際物理學協會或生物學協會開會時，則以物理學部或生物學部代表列席。(註十二)

依國際聯盟約章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第二十四條，則國際科學研究會議，附屬於國際聯盟。民國十五年德國已被邀入國際聯盟，而同年六月國際科學研究會議於不魯日開一特別大會，通過議案，邀請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各國加入國際科學研究會議，以及其聯帶之國際協會。而同時我國自初卽覬爲國際聯盟

會之一份子，迄今尙未加入。此非由於各國之不願我國加入，乃由於我國之甘自放棄也。是以爲國際的協作及顧全國體論，吾國皆有組織科學研究會議之必要，豈特爲太平洋科學會議而已哉？(註十三)

(註一)見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澳洲學術會議代表李德氏在上海聯太平洋協會席上之演辭中。

(註二)關於汎太平洋學術會議之歷史可參觀 H. E. Gregory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The Scientific Monthly September, 1924, pp. 271–281 又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Pan Pacific Scientific Congress" Bishop Museum Special Publication No. 7, Honolulu, 1921.

(註三) H. E. Gregory "Scientific Cooperation for Peace" Response to Pres. J. Sakura's Adress, November 10, 1926, in the Banquent Hall of Imperial Hotel, Tokio.

(註四)見 A. H. Ford "The Pan Pacific Club of Tokio" Japan Times, Nov. 5th, 1926.

(註五)據澳洲代表 G. Taylor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在滬時告著者。

(註六)日文名爲學術研究會議，但因其與西文原名不符，故譯爲日本科學研究會。

(註七)凡會員之眷屬及旁聽者而非會員均不計在內。

(註八)此數係第三屆學術會議菲列賓代表 W. H. Brown 告著者。

(註九)見現代評論第五卷一〇七期第五頁至第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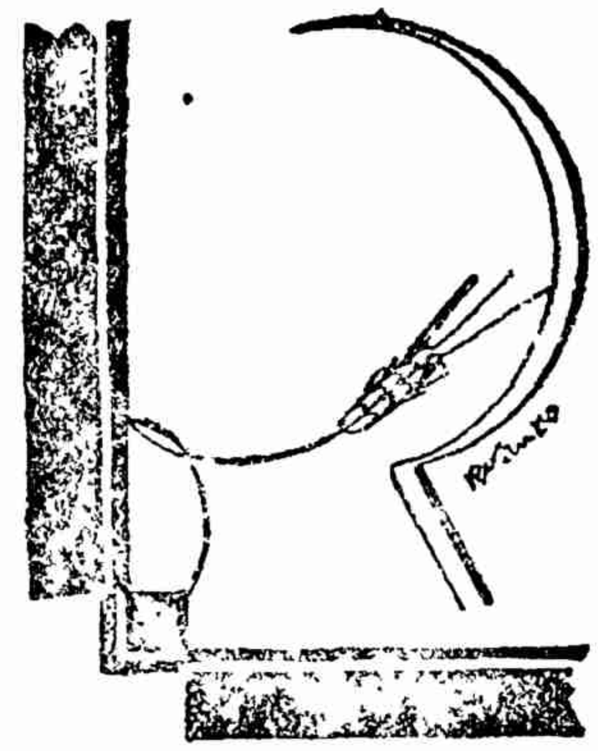
(註十)汎太平洋學術會議以後均改稱爲太平洋科學會議。

(註十一) Sir R. S. Ball "Populor Guide to the Heavens" Plate 15 4th Edition, 1925, London。民國三十年之日全蝕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各省均見之。湖南日蝕時正當二十一日之中午。

(註十二) K. Matsubara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Japan" The International Supplement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News Tokio, 1926.

(註十三)參觀科學雜誌十一卷十期張雲著國際學術研究會議和中國科學的發展。





英國對華新提案之面面觀

杭立武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英政府所發出之對華政策新提案（全文載本誌第三號），關係於中國與世界至爲重大，作者僑居英倫，於本案發表前各方評論，聞見較確。惟本文寄到稍遲，自後英政府外交政策，又有急遽之更變，但本文尚有足供參考之價值。又作者另爲文投英國 Foreign Affair 評論華事，俟日當再介紹於讀者。　編者誌

英國政黨政治與對華政策

於未討論英國新提案內容之前，略述英國各黨人士對華觀念之各別。

至英國政黨之現在趨勢，則可以三語括盡，曰：保守黨勢仍雄厚，工黨方在猛進，自由黨則日益衰微。故英之政權中心，昔之移轉於自由保守兩黨者，今則更迭於保守與工黨。一九二四年之工黨內閣，自由黨始附而終棄之；於是閣倒而下院選舉人受打擊，保守黨之議席竟超過工黨二百餘。然一年以來，保守黨內閣之工業政策，常不能應付時勢，鮑爾特溫之優柔寡斷，尤失大多數之信仰；故市議會之大選，工黨獲百五十餘席之多數，下院十一次之補選，工黨六次勝利。益益衰微之自由黨，其領袖路德喬治，前本有投入工黨之計畫，後以愛斯葵士之辭職（氏爲該黨總裁）獨霸自由黨之局已成；反之工黨麥唐納又老當益壯，故左顧右盼，仍不若以持自由黨之旗幟以自重。晚者工黨與合作組合之合作，工黨之勢益張，已駸駸有取代保守黨之意。英政黨之大概如是，請分言各黨對華態度之眞相。

好作心理學上之臆斷者，輒謂惟社會黨重訓練，反社會主義之人，亦樂引爲詆毀社會主義之資料，謂社會主義者，嚴束於主義之紀律，毫無言動之自由。想像上此說似有可徵，但就事實上之觀察，愚以爲英保守黨之訓練與紀律，遠超過對手之工黨。試舉顯例：工黨有左右派之分，至彰且烈，左右派之互排，亦毫無忌諱；然保守黨左右派之分，人鮮有知之者，此非以其內部之單純，乃以其對外之能一致也。極端之保守黨，其侵略頑強之政策，想像可知，如對俄則主絕交，對工會則主嚴束；其對華也，

則惟信賴中國協會(China Association 銀行公司之在華有交易者所組織），之報告中國協會報告之材料，又惟採自津滬香港英商委員會(China Committee)之文件。兩年前首倡共管之朱爾典爵士(Sir John Jordon 曾任駐華公使前年逝世)，即中國協會之前任主席也，該會之政治勢力可知。

共管既未達目的，該派人物乃傾力於單獨侵略政策；其方式有二，外也臨之以武力，內也播弄其軍閥。迨羣情鼎沸，武力失敗，則又大呼華民之暴動，危及英民之利益；揑造新聞，謠惑輿論，強政府以再演聯軍之故事。中英邦交之危，間不容髮矣！然中英之衝突未至即爆發者，是蓋保守黨緩和派之穩健，此之所謂「穩健」，非誠具和平之愛念，特寓剛於柔，與極端派具同一目的而異其手腕；故兩派同憎蘇俄，左則力主絕交，右則暫存觀望。彼一面悉帝國之問題方殷，一面懼工黨之承隙攬權；以是常徘徊於武力政策，而卒未嘗試。然同時顧念資本家之同黨，其利益終不可不予維持，於是表面舍棄武力之政策，而思代以外交之手腕，此所以有對華新案之提出也。

國人之談英工黨者，輒多誤認其左派為共產派；實則工黨之左派，方為純粹之社會主義者，右派則激烈之自由黨也。至共產主義者，彼另有「少數黨」之組織，既不附屬於工黨，且屢遭工黨之拒絕。現時工黨之重心，顯然傾右而離左；左者偏重於學理，右者致力於政權。全工黨對華之態度，可得括而言之，曰：以本黨政治上之利便為前提，於行使政府反對黨之權能時，予中國以可能之援助。

閱者於愚之概語，幸勿誤為嫌怨英工黨；該黨三年以來，殊不愧為中國對付英政府之前衛。雖其援助常為消極式，然不在其位，積極上固無可為力；惟既予工黨以相當之領謝，亦須同時打破國人之奢望。愚請引彼中領袖藍斯白里(工黨左派議員)之言以自明。去年九月間，獨立工黨(I.L.P. 合組工黨之一份子)為萬縣案開講演會，氏起立曰：『前我發言者，既痛詆現政府之藐視正義，惟予望中國同志却勿因此而存奢望，以為工黨執政時，將若何主張正義；一九二四年工黨內閣之政績，諸君想未忘懷，今工黨猶昔之工黨，其領袖亦猶昔之領袖。倘現政府為工黨而非保守黨，予殊不敢遽謂英政府之不派艦至華；不特此也，予敢臆斷二十年內，工黨未必有重大之變化，故予對華胞最末贈言，為奮起自救，勿徒恃外人之同情也。』

藍斯白里之言，理至顯明，蓋政黨之目的，首在攫取其國之政權，且自工黨內閣第一試失敗後，再試之心日益甚。近頃保守黨之窮於應付煤爭，國人傾向工黨者尤多，是工黨殊有取代現政府之望。麥唐納輩以此愈謹慎言行，恐失民衆之擁護。誠以英人之保守性極深，政治上之變更，僅可步趨點滴為之；遽變與革命，在英直為不可能。了解此項之情勢，非議英工黨者，固屬不是；奢望英工黨者，亦覺未妥也。

論英政黨人才之齊整，向推自由黨，今該黨政治勢力雖日衰微，然政治學術各界知名之士，就各黨比率言，仍以自由黨為獨多。此亦以該

黨有磁久之歷史，尚克暫延其舊日輝煌之虛聲，猶足掩蓋其奄奄待亡之實態；此少數忠於該黨精神之人士，終未甘舍其復興之望也。該黨內部左中右之三系，經過愛斯葵士之辭職，路德喬治之伸進，遂化為左右兩派，簡言之，即拒絕與承認路德喬治領袖之兩對方也。至該兩方之前途，就個人之觀察，似反對路德喬治者，將全部退自由黨而入保守黨，願與路德喬治合作者，將繼續維持自由黨之生命。為該派計，與其投入工黨而為工黨原有之多數所掩，誠不若仍為介於兩大之少數，尚可享舉足輕重之優勢也。

路德喬治領袖之自由黨，與麥唐納領袖之工黨，其對華政策，殊無軒輊之可言。所微異者，則兩人稟性之不同。路德喬治之長在果斷，善於隨機應變，然其判斷之方向，無人能預為測度；麥唐納之長在堅忍，弱於迎合新流，要其行為之途逕，則灼然易知。故路德喬治之言論，有時且較麥唐納為痛快，而麥唐納之言論，輿論界且往往不加注意也。

政府操縱之輿論

無論英國提案內容若何，其為外交界罕見之文字，則世人之所公認，又其發表時局勢之緊張，尤足增加其新聞上之價值。蓋當時英國不問何黨，均亟願聞政府對華政策之方針，而該提案之措詞，既極修詞家之能事，人之響應文字，又較易於響應行為（心理界之作用政家所不可忽略；）故提案甫經發表，英輿論界發表一致之贊許。保守黨之誇功固然，自由黨之稱揚尤甚，即工黨之麥唐納亦認為對華外交之大轉機。迨時日稍遷，熱度漸降，自由黨工黨批評分析之精神復張，輿論界之對該提案，乃由籠統之滿意，溶為冷靜之存疑。至其間之經過，及英輿論界今後之趨勢，可得分而言之。

英提案發表之日，適值耶聖誕節，各界人士，多屆休假，新聞界亦正缺乏材料。故一經發表，各報紙莫不利用為主要新聞，稱述標榜；而新年踵武耶節，屆茲期間，人更樂為希望式之樂觀語。況一九二六之年，不特無形之中英邦交欠善，有形之英國經濟損失，亦殊不小，以是凡論及該提案者，無不表示熱烈歡迎，祝為明年順利之先聲。其言曰：『中國仇外之情，不幸集矢於英，殊不知吾人對華，常為妥協式，其所招之怨，代人受過耳。今政府既明白宣言對新中國之同情，更於華會附加稅，為無條件之允可，中國亦當知所以待遇吾人矣。』此保守黨報紙最低度之評詞也。

自由黨報紙之稱頌該提案，尤有其特殊之政治原因，蓋兩月前該黨領袖路德喬治，曾發表激烈言論，攻擊政府對華之頑強，主張實行華盛頓之議案。於時保守黨力予詆毀，紛加攻擊，閣員白根海（保守黨左派）明呼之為國家之危害；乃不及兩月，政府竟建議列強允可華會附加稅，於是自由黨報紙，昔之對於保守黨攻擊路德喬治忍而未發者，今乃得以原量譏評還贈保守黨，曰：路德喬治不幸之演說，竟為政府對華政策之新原則，可見自由主義之終得勝利，而外部之較智於保守黨之極端反動派也。

至工黨之於該提案，內部意見初不一致，愚尚憶該書發表之第二日，工黨機關報之每日導報曾作論詆為口惠之空文，警告輿論界之審慎批評。惟愚不云乎，工黨領袖，全力惟注於政權，今政府之提案表面既堂皇正大，則亦惟有作隨俗之稱揚，以表示工黨之非不以己國為前提，故麥唐納親撰社論於社會主義月刊，曰：『就政府之提案論，英方似誠意希望妥協；今後之轉機，惟視中國之是否應用理性。』麥氏此言，蓋以迎合英社會之心理，亦誠足代表當時大多數之心理也。

惟該提案本係向列強之建議，故英輿論界頌揚之餘，漸覺有靜待各方意見之必要；及美京表示不滿，法方覆文遲遲投遞，日藉國喪更淆不理，英輿論界之熱度乃減，而此項態度之變遷，尤可於泰晤士報見之，自耶節（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其論調頗有全力贊助之意；三十日之社論，卽稍變其積極口吻，而有遲疑之態；及一月四日之社論（値漢口英租界發生糾葛），其標題「漢口與莫斯科」已有絃外之音，其文意更有嫌該提案之響應惡劣，趕速從此收束之意；迨一月八日之社論「漢口之經驗」則早已撇棄該提案，而反其保全英人權利之主張；十三日之「上海」一文，益進而提倡列強之合力互助矣。

雖然，新聞上之英提案，固告結束；其政治之影響，則尙不可論定。惟有一語，愚不可不提出者，卽英報紙之善利用該提案，而巧於宣傳也。此項輿論界之操縱，影響於政治極大。當該提案未發表時，英報紙已大書特書，謂將爲極寬讓之建議；及既發表，英報紙多不載其全文，而僅擇錄其動聽之語句，加以美好之按語，俾一般之普通閱者（今之閱報者十九涉其要目而止，其破工夫尋其始末究竟者殆百無一二）全得正面之印象。以爲英國如此寬讓，中國豈尙有不滿意處；然英報紙上之中國，則「冒犯」英人之新聞，仍日有數則。英報紙乃助其閱衆作驚異之問曰：中國果不以理性對吾乎？是其間必有複雜之原因；果也英報上之中國，不乏此項之原因。曰：『中國民族蠻橫，其農工智不過禽獸』（每日電聞 Daily Telegraph 一月十二日語）；曰『南方政府赤化，而蘇俄目標在仇英』（每朝郵報 Morning Post 一月十五日語）；『故寬讓之政策，尙非其時，今之要務，仍在聯合列強，互保共同之利益，如列強不能合作，則吾政府亦必單獨應付以相當之強態』（泰晤士一月十三日通訊欄）；『雖出以武力，亦所不惜，蓋國家之尊榮有關也』（愛國月刊元月份）。綜觀前後，英報紙之巧於利用新聞，以爲政治之暗助，可見一班；反顧吾國之新聞界，愚誠媿顏無地矣。

列强與英國新提案

欲明列強對英提案各各之態度，須先明列强相互間之感情與關係；而列強中之最重要者，厥爲美國，請論英美新近之邦交。自大戰而後，英國感於資本之缺乏，鑒於美國之興隆，遂不惜暫止其英日同盟以聯美；反之美方一鑒於美日邦交之欠善，再動於英帝國昔日之威名，亦樂變更其門羅政策而聯英。雖英美間債務問題，時起雙方之爭論，然英美

當道，則始終避免任何之衝突。由是則美對英國提案之態度，概可想見矣。

英日同盟，既中止於英美之攜手，英日之感情，自不若昔日之和洽；更以新加坡軍港之日方懷疑，澳大利移民之英方排擠，英日昔年之好感，益受影響。雖然，國人幸無以英日邦交卽為惡劣；恐以為該兩國邦交，絕不至惡劣地步，蓋英在亞洲須一協約為聲援，日於歐洲須一協約以壯勢；兩國之間，既無重要之爭點（新加坡軍港之暗爭，多由於美方之播弄，）兩國對外，又有共同之仇敵（蘇俄是也）故英為見好美邦，表面固疏日而親美，然一旦遇自身利害關頭時，未嘗不可與日合作也。惟就現時論，英日間尚無重要之共同利害，且英方經濟，猶須仰賴富厚之美國；是以英日政策，不免小有歧異處。

英外交界之對手，舉世而知為法國，其實英之於法，非無聯好之意；其困難惟在英之同時欲見好於意，而意者，法人目中之刺也。法為中東歐拉丁諸國之首長，而意與爭雄；法慘淡經營之小協約，而意破壞之；法與西班牙方在修好，而意爭先與訂親善之約；法在非洲之殖民地，而意要索之；種種衝突，不勝枚舉。法意既互相排拒，則接近一方者，必不免他方之猜忌；故英意合謀亞比色尼亞之文件發覺後，法方痛加抨擊；國際聯盟中英法爭執時，意代表常左祖英方。惟英國曷為親意而遠法，則英法間武備上之互相妒忌為其主因，茲篇不及細述。

了然於英與美日法意間之國際政治，諸國對英提案之答覆，已可加以懸測，其響應之最速者為意國，該國覆文於十二月三十日，卽由羅馬遞英，據泰晤士三十一日報，該覆文大旨，謂：『本國對華內爭，常存中立態度，與貴國今茲之建議，實不謀而同。惟關於華盛頓附加稅之無條件允可，以為須先得列強之同意』云云。美政府接到該提案後，卽口頭表示滿意，認為英美對華政策之契合；特美國在華外交，向不願落人之後，附議第二國之建議，故正式覆文，至今未到，想艱於措詞之故也。

意國之爭先答覆，其覆文雖詞意空洞，然殊可表示對英之好感，故法方對此益用審慎留難，而倫敦報紙，亦敏於發覺宣表之。十二月二十八日泰晤士之巴黎專電，標為「法方對英態度之誤會」二十九日之巴黎通信，題為「法方對英提案之反對，」並引其半官論調曰：『此項之宣言，吾人無參加之必要，因法華人民之感情素洽，至修改條約等事，則此時尤非適當機會』云云；三十日該報之社論，明言「吾人不必希冀法方之圓滿答覆。」然則日本之態度何若？該報同日之社論曰：『日本在華別有目的，故與其他列強，無協作之願念；是日本之對該提案，大概亦不至予以贊助。』惟日本之別目的究何在？英報紙亦不乏充分之推測，其言曰：『日本於華盛頓之附加稅，自始卽反對無條件之允可，蓋日本之心目中，有其無抵押之借款』（每日電聞十二月二十九日語）『日本方欲借華盛頓附加稅之允可，為他項權利之交換條件，乃吾人竟建議無條件之允可，當不能得該國之同意，況當國喪時期，彼政府更將因此延宕其答覆。』（每朝新聞十二月三十日）各國之答覆，就中最予英

人滿意者，爲比利時；然究其內容，亦僅敷衍式之贊助，其言曰：『本政府對貴國之建議，願予誠意之附議，但以爲履行此項建議，尙須待中國內爭之停止；例如修約一事，中國須先有正式政府始可與直接磋商』云云。是英報紙之稱道比覆文，亦不過作用而已。

綜觀以上之所云吾人可知列强對英之提案俱未予誠意之贊助，其惟一原因，愚以爲在列強外交之爭先各不甘落人之後，俱不願奉人爲首（卽小國如比利時，亦寧可單獨與華交涉，不願附大國之末議。）而英之提案固儼然以領袖地位自居，遂忘却各國在華，各有其特殊之「興趣」；以致終負其提倡今後協作，以維持較大權利之苦心而該提案之價値，遂僅限於本國之味賞矣！雖然，該案本係向列強之建議，吾人原不必深加討究；其未得列强圓滿之響應，於吾人亦無所得失。蓋此項宣言，最多不過小惠之流，況其末段詞意，仍不免居高臨下之口吻，與吾人之平等願望，相去猶遠。至吾人之願望，可達與否，惟視吾人自身努力之程度；而若何對付各各之列強，尤視吾外交家之是否熟悉國際政治，善用應變之手腕，與有無確定之計畫，以備隨時之需要，而不致臨事倉皇也。

十六年，一月，二十日，作於倫敦。



用法簡便　奏效宏速

美孚避疫水



美孚避疫水功能殺滅病蟲解除穢氣爲公共衛生所必需凡學校家庭不可不備而於厠所陰溝以及牛欄馬廐中用之人畜咸得其益際此春回百蟲復起之時亟宜購用以收先發制人之效

用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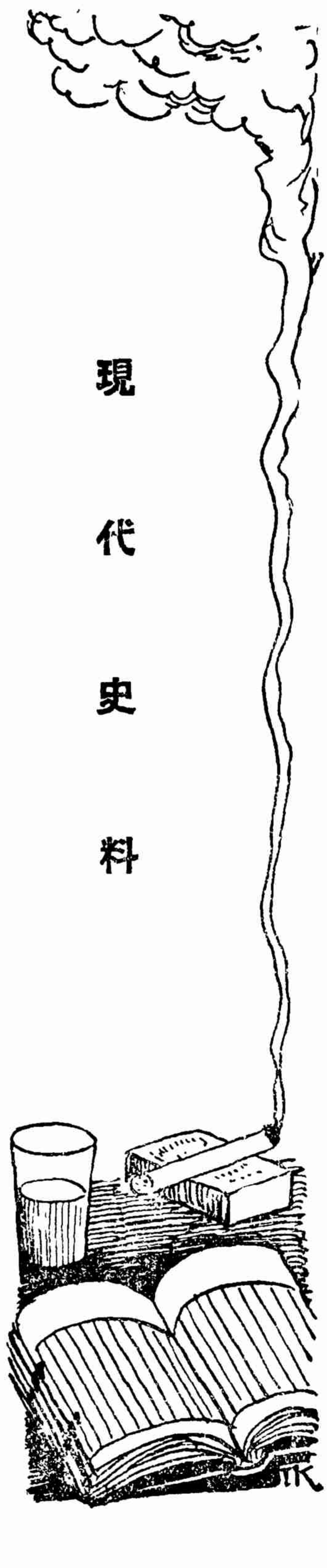
將此藥水徐徐加入清水（清水約占藥水之五六十倍）中混和之變成白色即可灑於各處

各藥房均有出售

美孚行製造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現代史料



美洲之巴爾幹

幼雄

瓜地瑪拉，薩爾伐杜，尼加拉圭，洪都拉斯，科斯大里加，這五個共和國，統稱之曰中美。總其面積雖尚不及美國加利福尼亞之一州，可是在今日外交上，經濟上已爲美洲大陸的重要舞台了。此無他，蓋因北美合衆國與墨西哥無端在中美發生了霸權的競爭，且競爭有日漸險惡之形勢。加以住在中美的人民，有印第安族，西班牙族，黑人，美人等又常發生人種的爭執，以使局面愈加複雜。這所以有美洲的巴爾幹之稱了。

中美諸國雖都爲共和國，但是國民缺乏政治知識，不知民主政治之爲何物。政治常爲一部分支配階級所獨占，大部分的人民毫不干與。這支配階級雖多係西班牙系，不過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血已滲入他們的脈管，決不是純粹的西班牙種了。支配階級的權力強盛，所以名爲民主政治，實爲貴族專制政治。選舉是有名無實的，政府要那樣，便是那樣。惟其如是，所以在野的政治家，要想由選舉以獲得政權，斷乎不能，他們遂只能用陰謀革命內亂的手段以達其目的。更且這五共和國的國民無論對於宗教，政治，經濟各問題，有意見根本不同的兩派，——即保守派和自由派。自由派欲將五共和國聯合而成一聯邦組織，保守黨却與之相反。中美的內亂，完全是這兩派勢力的爭競罷了。五共和國既都有自由保守兩派，所以一共和國的保守派與他國的保守派相呼應，一國的自由派欲與本國的保守派相抗，常乞援於他國的自由派。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二三十年間，瓜地瑪拉的保守派最占勢力，支配全個中美。自由派雖在薩爾伐杜，洪都拉斯及尼加拉圭，也曾一時獲得政權，可是終於爲瓜地瑪拉的保守派所干涉而傾壞。至十九世紀末，瓜地瑪拉，洪都拉斯薩爾伐杜的自由派，一致協同，而起革命，獲得政權。其後黨派區別雖逐

漸緩和，尤其是洪都拉斯與薩爾伐杜自由保守的區別，幾已一掃而空。不過今日各國的內亂，卻還不脫二派的互爭勢力而美墨兩國往往在後面為之聲援。

中美五國中最重要的，要算瓜地瑪拉。人口二百萬，得占中美全土人口的十分之四。貿易亦最繁盛，富力亦凌駕其他四國。政府比他國鞏固，陸軍比他國強盛，所以常能執中美之牛耳。假如別的國家，要把中美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必須先使瓜地瑪拉歸附自己。瓜地瑪拉與墨西哥接境，美墨的中美爭霸，必須自瓜地瑪拉為始。墨西哥派遣至瓜地瑪拉的公使名叫亞爾豐瑣，克拉維亞德，後昇為大使，是很有名的人物，長於文學，他的詩歌作品，頗得瓜地瑪拉國民的尊敬和信任。墨西哥與中美諸國同屬拉丁文明國，墨西哥的外交方針，即以文明的共通點為利器，與中美接觸，而對抗美國的武力。他所以派遣一個詩人做瓜地瑪拉的大使，不外遵行這個方針。反之北美合眾國對中美政策，完全是依藉武力和富力的。墨西哥有詩人大使，她就有太平洋艦隊。太平洋艦隊司令長官就是魯濱孫提督。雖然瓜地瑪拉對於魯濱孫也給予盛大的歡迎，可是這不過外



中國，摩洛哥，敘利亞，人民慶賀張伯倫，與白里安，獲得諾貝爾平和獎金。

交上的儀式，而不是以表徵兩國國民的親善。所以美國的對中美政策，不及墨西哥遠甚。還有一層，瓜地瑪拉雖為墨西哥的鄰國，而墨西哥卻無絲毫領土的野心，這是使中美人民十分信服的。墨西哥能使執中美牛耳的瓜地瑪拉逐漸獲得信任，這在美國實在是一種極大的威脅。

次於瓜地瑪拉，美墨二國爭勢力的舞台，即為尼加拉圭。尼加拉圭沒有像瓜地瑪拉一般鞏固的政府，所以美墨二國的爭競，極為激烈。一九〇九年十月尼加拉圭的保守派在勃利非爾治發起革命。他們受其他中美諸國保守派的援助，同時又受美國政府精神上的援助。因為那時大總統皮拉耶屬自由派，與他中美諸國的自由派相呼應，不絕地誘起中美諸國的革命。且皮拉耶為自由派，所採行動，往往反於合眾國的利益。革命最初，美國還是守中立的，但是未幾，武力干涉的口實來了。那就是皮拉耶總統捕捉了加入革命軍的兩個美兵處以死刑的一回事。於是那時的美國總統塔夫脫，遂與自由派政府絕交，公然援助尼加拉圭的革命軍。他的聲明很有趣味，說

『合眾國確信尼加拉圭的革命，比現在自由派政府更能忠實的代表尼加拉圭國

民過半數的理想與意志」合衆國既公然援助革命軍，那皮拉耶政府自然敵不過，不能維持他的政權了。乃聽從墨西哥總統狄亞士的忠告而辭職。保守派革命軍政府遂推愛斯脫賴達爲臨時總統。這革命軍雖爲保守派，但其中也有自由派。即如臨時總統也是曾受過皮耶拉的恩惠的，所以新政府統一國內非常困難。財政窮乏，農業商業衰退，加以自由派在國內到處圖謀再舉。新政府能夠暫時保其地位，是全賴美國的扶助的。其後臨時總統辭職，副總統台亞慈繼任。新政府爲壓平自由派的革命運動，同時救濟財政困難，乃向美國借得巨額之借款，以謀金融之改善。但是財政狀態還沒有改善，而歐洲大戰勃發。金融組織的運用全然陷於停止狀態。不得已再向美國借款，於是美國干涉的機會也因之愈多了。

一九一六年尼加拉圭選舉總統，美國即實行干涉。當時候補者計有三人。一爲政府黨所擁立的客耳羅斯，瓜特拉，派沙斯博士，一爲舊保守黨的却摩羅氏，其他一人爲自由黨的杜立安哀利亞斯博士。美國因爲保守黨的却摩羅將軍最能尊重美國的利益，所以決定予以援助。至一九一七年一月却摩羅遂正式就大總統之任。此後大總統雖更易二三人，但都是有美國的干涉的。



國際軒輊說——英與法

美國干涉尼加拉圭的國事，使中美全體懷疑於美國終局的目的，而抱非常的不安。尤其是美國當白賴陽爲國務卿時代，所締結的借款條約，不啻把尼加拉圭視同美國的保護國，因此中美全體輿論沸騰。此外美國與尼加拉圭又有一種條約，尼加拉圭允將革雷特康島及力爾康島與面對封舍加灣的一部，租給美國作爲海軍根據地，期限定爲九十九年。此條約美國參院雖曾拒絕批准，但修正以後，終於可決。此事洪都拉斯，科斯太里加，薩爾伐杜諸國有過極強硬的抗議。而最憤慨於美國的干涉政策的則爲中美各國的自由派和智識階級。

墨西哥的對中美政策即在於援助這自由派使起革命。最近美墨的衝突，便是以尼加拉圭爲舞台現在形勢愈益激烈，惹起世界的注目。那末墨西哥何故竭力扶助中美的獨立呢？蓋因中美失其獨立，則墨西哥亦決不能保其

獨立。墨西哥為謀自己的獨立，所以對於中美不能不竭力援助，雖借用外力，亦有所不辭的。墨西哥富有石油，石油為現代戰爭及一般文明事業所必需之物。此事從某種意義說，實可說是墨西哥的不幸。墨國政府現在頒行新法想奪却美人的石油採掘權；這種行為，早晚必將為禍於墨國。美國建設海軍根據地於封舍加島那是對於墨西哥的一大打擊，因為從此美國可以隨意封鎖墨西哥灣和加列本海了。墨西哥的運命，同時又卽是中美諸國的運命。使中美諸國人民徹底覺悟，以美國為共同之敵，這是墨西哥的最大使命。墨西哥的派遣文學家，詩人，為公使大使，其用意也就在於此了。不過美國却始終用財力武力，分裂墨西哥與中美的結合，而欲使中美接近己國。

美國參議院的外交委員長波拉對於美國這個武力政策，却是極力反對。他以為美國的武力干涉，只不過做一般有利權者的傀儡，於國家不會有永遠的利益。美國的脅威，必將促拉丁聯盟的成立。歐洲的巴爾幹既因為數多強國的利害衝突而起極大的戰亂。這個美洲的巴爾幹，雖因為強國只有美國一國，不致發生大戰。但是墨西哥說起文化程度來，比美國差遠，他竟能在中美與美國對抗，這沒有別個原因，就只因墨國與中美有同一的拉丁文明，同是對於美國抱有反感罷了。而且這種反感，不但中美各國，將來能够蔓延至於南美全土，亦未可料哩。

中美諸國此後將永久為美國帝國主義的犧牲嗎？這在現在實是一種疑問。現在美國在中美的利益，不外美國貸款中美的一般銀行家的利益。爪哇，巴拿馬，尼加拉圭，墨西哥等，凡是美國公然用武力干涉之國，背後都有保護投資家之意。但是今日墨西哥已以新憲法奪去美國金錢外交的收穫了。這實是美國在中亞美利加勢力的一大威脅。今後美國如肯改變其金錢外交，則已，否則恐怕拉丁亞美利加的民族運動將日益漸大，而她在美洲大陸，將成為衆矢之的呢。



拉丁亞美利加姑娘說：『叔叔（指美國）你抱的太緊，我不能呼吸了。』

德國馬爾克思內閣的傾覆

紉雄

德國社會民主黨近來屢次攻擊德國的國防軍，在國會中領袖史特曼極力指摘德國的軍隊和勞農俄國的參謀本部有祕密關係，非難軍隊的政治化。結果卒於議會提出不信任政府案，理由是『國防總長蓋士勒對於國防軍中的極端派，政策軟弱，以致不能與列國有圓滿的協調』竟在國會以大多數通過。因此馬爾克思內閣不得不於十二月十七日全體

辭職。但大總統興登堡仍請馬爾克思暫視政事，至新閣成立爲止。同時議會亦休會至一月十九日再開。

內閣倒壞的動機，雖如上所述，由於國防總長之受攻擊，但是眞正的原因，却並不在此，而在於馬爾克思內閣是以中央四派爲基礎，社會黨與國權黨兩個大黨不曾加入之故。原來德國自去年五月路德內閣，因商業旗問題倒後，馬爾克思繼之組閣，當時一般人早以爲這不過一種的過渡內閣，早晚必有聯合內閣的出現。但是馬爾克思却也有一些手段，操縱左右二黨，行使他天平式的政治，居然得以暫時支持。不過社會民主黨多年蟄伏，久有重行奮發，擔承政權之意，他決意先推翻微力的內閣，然後再和右黨挑戰。便選定了國防軍的沒有秩序作爲倒閣的題目，在十二月十六日的議會，提出上述一個不信任政府案。其時史特曼的攻擊演說，大致如下。



莫沙里尼說：朕卽國家

『國防軍的將校常收受俄國的金錢和彈藥，又於招募新兵之時，多由國權派各機關採用，此種不法行爲不一而足。而因爲這個緣故，遂使斯德萊斯曼的協調的外交政策，大受妨礙。德國國民在事實上是希望忠實履行凡爾賽條約的。所以我們現在要求政府保障，德國的鎗炮決不祕密使用蘇俄的彈藥。』

當時馬爾克思首相對於史特曼的演說加以辯駁，『說這是過去之事，且不能認爲正確』，又說『目下日內瓦各種重要的國際問題，尚未解決的時候，萬勿使政府陷於危機。』但是社會黨不聽，主張立卽表決此案。後以國權黨憤恨己黨受史特曼的攻擊，相率退場，票決因之展期。那時一般人以爲不信任案必能因國權黨的反對而否決了。孰知第二天十七日繼續議事，表決的結果，出於意外，竟以二百四十九對一百七十一票之大多數通過。照此票決的數字而觀，則贊成不信任案的，決不限於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而如國權黨人民黨中也必有參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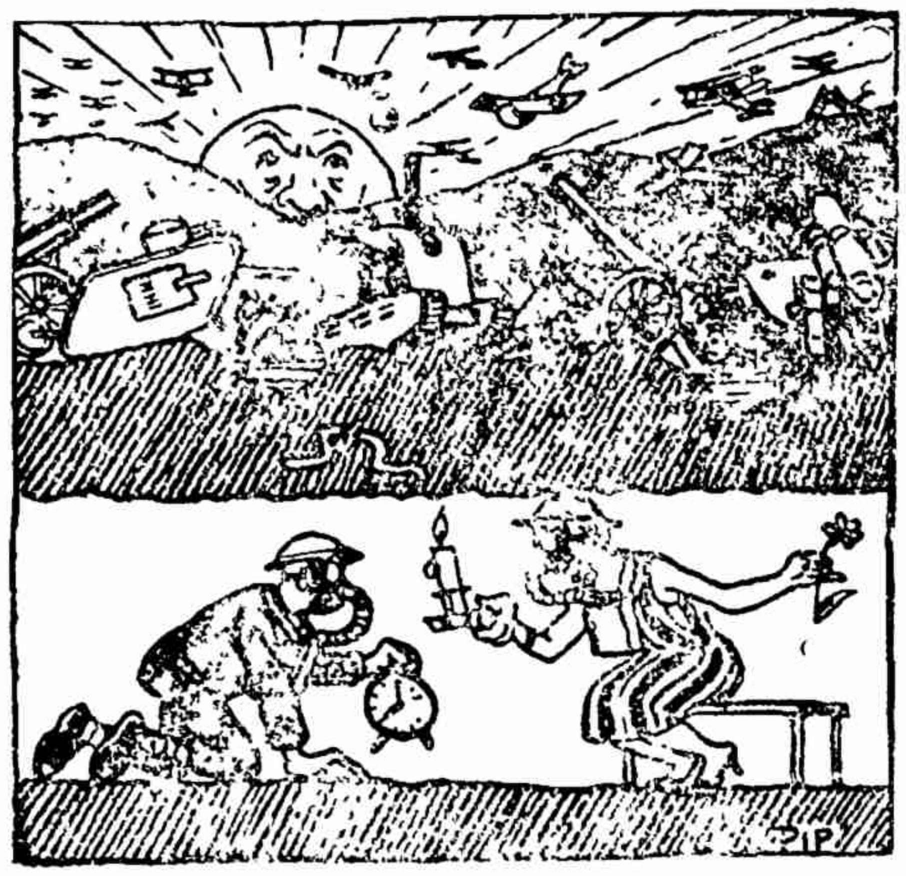
在表決之先，大總統興登堡曾招請國權黨的院內總理惠斯太伯告以外交關係的重大，請其反對不信任案，誰知惠斯太伯毅然拒絕。國權黨與社會黨本爲多年的政敵，且此項社會黨所提的不信任政府案又是含有攻擊國權黨的意義，令國權黨非特不反對，反投票贊成，這實是可奇的事情。而因此，馬爾克思內閣遂不能不卽日提出辭職了。

對德軍事管理委員會的撤廢

幼雄

協約國對德軍事監督的撤廢問題，是德國加入聯盟以後所提出的第一種外交案件。去年德里埃法德首相會商，也是以這事件爲主。所謂對德軍事監督委員會係根據凡爾賽和約第五篇第四款的規定，而設置。在那時和約成立時，以爲這是必要的機關。但是時日變遷，委員會漸次失其意義。尤其是在今日，德國已與歐洲列強處對等的地位，此事除足爲挑撥反感的原因以外，毫沒有何種作用。斯德萊斯曼說：『此種委員都是聯盟有力的會員國且又爲羅加拿條約簽字國所派，今在德國境內永久蟠居，給予德國人民以苦痛，這實是極矛盾的現象呵。』爲此德國爲保持其國家的體面，期望及早撤廢。加入聯盟以後，即開始交涉。最初法國在主義上，對於德國的要求，亦並無異論，白里安且已首肯。不過此種歷史的事件的處理，當然須經過必要的順序。所以協約國大使會議先命軍事管理委員會調查德國軍備的現狀。該委員會的專家，乃實地調查至去年十二月初提出報告書。其內容說是德國的

未來戰爭



陸上飛機與坦克砲交戰，平民都居於地底。

軍備撤廢狀態，決不能認爲已如平和條約的規定完全履行，就中東部德國的要塞問題，關於他的軍備撤廢和軍需品交易，若據德國巴惠爾將軍的說明，殊覺不能滿足，究竟難以容認云云。於是大使會議復在十二月十日集議於巴黎。審查委員會的報告，結局全部確認，報告於正在日內瓦集議的協約國外相。照此，德國的要求幾有不能實現之勢。軍事監督的撤廢，似已無望。但是此事於德國影響極大，經張伯倫，白里安的斡旋，於十二月十一日在日內瓦開非正式聯盟行政會，以英法德比各首相及日本大使石井協議善後處置。據所傳聞，則此日協議，法國白里安因本國政府由意見不一之故不肯明白表示意見，一般人頗抱悲觀。但第二天十二日再議，又加意國代表，爲最後的討論，結果達到下列一種協定，即軍事委員會定於本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廢止，他的事務由德國已加入的聯盟會行政會任命一委員會爲之處理。又成爲難問題的東德要塞，及軍需品輸出事件，擬由協約國提出新案，以求圓滿的解決。

這回新協定的成立，多半由於法國外相白里安的協調主義得本國政府的信任，同時英國外相張伯倫的斡旋，亦與有力。張伯倫於往日內瓦時轉至巴黎，與白里安氏密議這個問

題，（當時對華問題及其他亦有詳細討論。）決定大體的方針，到了大使會議得有決議以後，英法之間亦努力於一致間的發見，因此德國的主張終於得以貫徹了。

意德仲裁條約

化魯

意大利與德國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羅馬締結仲裁及友誼條約(Treaty of Arbitration and Amity)。約文要點據路透社所傳佈大約如下：——

兩締約國間所引起的一切爭執事件，為平常外交手續所不能解決的，應提交仲裁委員會解決之。此仲裁委員會之委員共五人，德國人一名，意國人一名，其他中立國人三名。此委員會應偵查爭執事件的眞相，提出解決的意見，報告兩國政府。但此報告不能束縛兩國政府，兩國政府願意接受與否，應在三個月內提出理由。如有一方不能接受時則當將爭執事件提交特設的仲裁法庭或海牙國際法庭。此法庭的判決書兩締約國有絕對遵守的義務。此又與第三國有關的爭執事件亦得適用本約的規定。但有關於根據羅加拿條約而生的權利義務的爭執事件則在例外。又本約規定不損害締約國因加入國際聯盟而發生的權利及義務。本約有效期為十年。但滿十年後，如在滿期前六個月未經預先聲明無效，則延期五年，以後每五年延長有效一次。



俾士麥有了替人了

這個條約就其條文看來，不過是一種平常的友誼條約，並沒有重大的政治性質。但據德國報紙的傳說，在最初慕沙里尼曾向德國提議，訂結共同對法的重要的政治條約，後來德國外長斯德萊斯曼沒有允許。拒絕的理由是因為德國最近已逐漸採取親法政策，且於去年成立了德法協定，自然不能再訂與德法協定相衝突的條約。此外傳聞意國同時又向法政府提議締結共同對德的條約，經法政府拒絕。這更是使德政府不得不拒絕意國提議的原因。在一九二三年意國也曾秘密向德政府提議訂結同盟條約，甚且允以軍械供給德政府，當時為德政府所拒。將來意德關係更進一步，雖然未始沒有訂結同盟的可能，但就德國的一般空氣與意國攜手是很困難的。尤其是德國社會黨竭力反對聯意，社會黨機關報"Vorwärts"說：『除非意大利放棄目前的高壓政策，德意無合作的可能。』在去年德意兩國曾為了的羅爾問題（參看去年本誌）而起爭執，所以最近意國頗有意思和德國訂約保障的羅爾的疆界，但的羅爾是意國和奧國間的疆界，德國不能越俎代謀，所以這樣的保

障條約，也幾乎無成立的可能。

就歐洲最近外交的趨勢，法意兩國的衝突已為不可避免的事實。在法德協定成立後，德國遂成法國的與國。意國外交政策的目的，只在拉攏歐洲列國，使法國成為孤立。近來意國與亞爾巴尼亞訂約，又向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國頻送秋波，這次又和德國訂結仲裁條約，都為了同一的目的。此種排法政策，顯見得着着成功，在歐洲外交上，英國與意國取同樣的步調，西班牙成為意國的與國，倘德國再入意大利的彀中，慕沙里尼可以說是躊躇滿志了。將來歐洲大戰發生，法國便處於四面包圍中。但是法國就這樣算了嗎？我們要看白里安用怎樣的手段來對付。

這次的意德仲裁條約雖然並不見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可是德國新興的帝國主義的發展，却是值得注目的。意國想找得海外殖民地，德國也想找得海外殖民地，這一點兩國的志願是相同的。德意兩國攫取殖民地，都非從非洲法國屬地染指不可，這種的志願，兩國也是相同的。為維持德國在大陸的地位起見，德國有聯法排意的必要，為尋求德國在海外的殖民地起見，德國又有聯意排法的必要。新興的德意志帝國主義究竟往那一個方向走呢？這是一個啞謎，世界政治局面的開展，實有待於這個啞謎的解答。

諸小國的海軍現勢

幼雄

說起海軍，我們一向所講的，總是英美法意日幾個大國，他們是在互相競爭，力求擴張。其實不止大國，較小的國家中也有在設法擴張海軍的，現在就拿來說說。

西班牙　政府以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法令，在同年度後半期總預算九八八、六六二、八〇〇批沙中，海軍經費定為七五、〇八九、三八九批沙，其內新建築費計有九九五、〇〇〇批沙。又以同年七月四日的法令，臨時費定為三四五四、〇〇〇、〇〇〇批沙，其內八七七、〇〇〇、〇〇〇批沙，預備於十年中完成他的新海軍計畫，用途如下。

一、建設海軍根據地三所，火藥工場三所，並創辦海軍航空學校，新設魚雷機雷的防禦網。



拉丁亞美利加向美國說：「你的利息太重了。」

二、建設新艦，分為二期；第一期，一千六百五十噸之驅逐艦六艘，C型潛水艦六艘，並完成 Moto-Veilier Sefsstion Elcano；第二期一萬噸巡洋艦三艘，一千六百五十噸驅逐艦三艘，C型潛水艇十二艘，七千噸油艦二艘，二百五十噸監視艦

三艘。此外尚有掃海敷設艇等。

◎◎◎葡萄牙海軍士官定員為七百二十五名，下士官兵四千四百四十五名。現有勢力，為戰艦一艘，(二九八二噸)巡洋艦三艘，驅逐艦五艘，水雷艇五艘，其中四艘為舊奧國所有，潛水艇四艘。尚有砲艦二艘在建造中，(且擬再增設二艘)並有建造嚮導驅逐艦二艘，驅逐艦四艘的計畫。

◎◎◎南斯拉夫海軍由士官二百五十六名，下士官兵二千名編成，分任亞德里亞海與多瑙河二方面之警備，計亞德里亞海有巡洋艦一艘，水雷艇十二艘(內八隻為前德艦)敷設艦六艘，掃海艇四艘，小艇十艘。多瑙河方面有大艇四艘，小艇若干艘。

◎◎◎羅馬尼亞政府於去年年底發表新海軍擴張案。其內容為巡洋艦四艘，驅逐艦十六艘，潛水艇二十四艘，航空母艦二艘，其他補助艦艇，合計二十四艘，規模殊為偉大。其中一部已向英意二國定造了。

◎◎◎只有比利時却已決定自一九二七年三月起，廢除海軍，目下已在準備之中。比國前為養成自國海軍計，曾向法國海軍借得巡洋艦一艘，現已無用，於去年十一月返歸法國了。

歐陸鋼鐵合同的成立

幼雄



諾貝爾平和獎金的獲得者

一

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歐洲鋼鐵卡台耳(Cartell)成立於不魯日，第二天十月一日即發生效力，這事可說是大戰後歐洲重要事情之一。

協定內容大致如左：

一、協定加入者為德，法，比，盧森堡，及薩爾地域。

一、協定由鐵及鋼鐵二種協定成立，但止限於產額，不及價格及販路。

一、鋼鐵基礎分配額以一九二六年一月至三月為標準年度，有關係加盟國合計年產總額的標準定為二七五二八，〇〇〇噸。

一、各國的生產分配率如下：

德國	四〇%
法國	三一%
比國	一二%
盧森堡	八%

薩爾　六%

一、合計每年總產額得增至三千〇六十萬噸；此時加盟各國的生產額各照其分配率增加。

一、卡台耳的本部設於盧森堡，以盧森堡愛倍脫鋼鐵組合長馬里許爲組合長。

一、加盟國照其分配的產額，每噸出金一元，超過原有產額者每噸出四元，繳納於卡台耳，反之，加盟國出產額，不及分配額時，則由卡台耳就其不足額每噸出貸與金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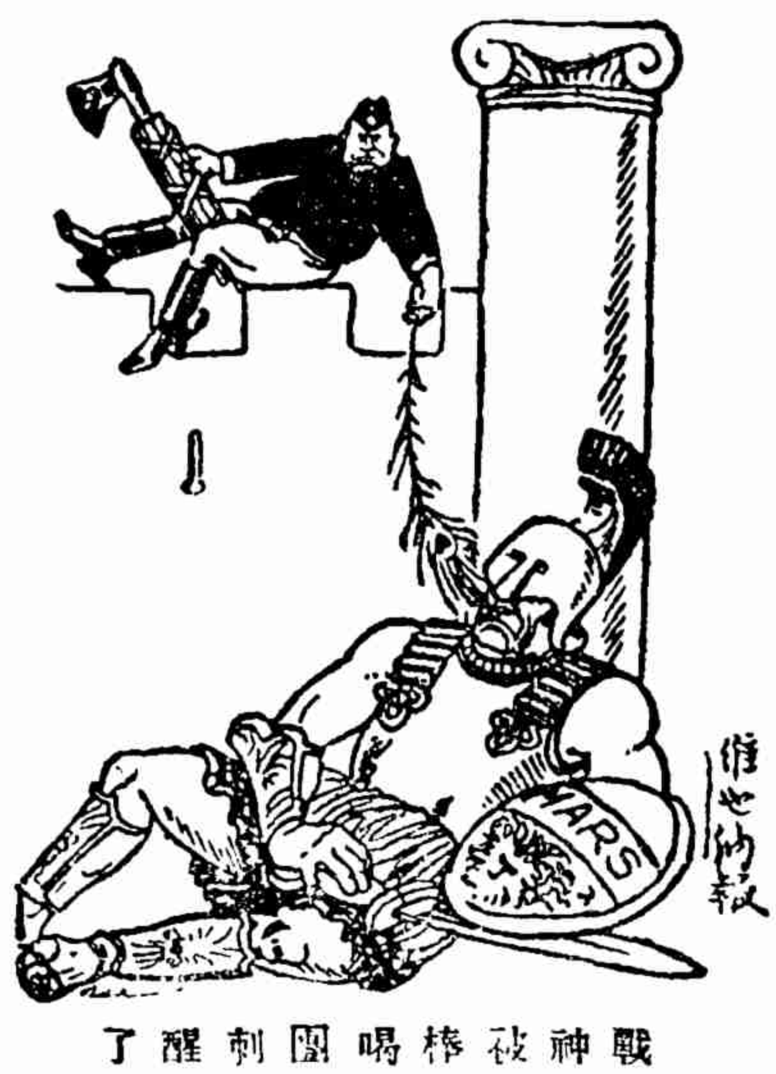
一、卡台耳本部由加盟四國各代表者組成，設委員會。委員會處理關於上項繳納金及貸與金的事務。委員的權利義務，一切平等。

一、將來若有第三國請求加入，當然應許，但若提出與協定相異之條件，則由加盟國協議，以定其可否。

一、協定有效時間爲五年，由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起算。

此外關於卡台耳基本金，及對於違反協定者的罰金，則亦有相當細目規定，別有附帶事件，即法德間另行締結關於亞爾薩斯，薩爾的特殊銑鐵協定，其詳情尙未判明。

歐洲大陸鋼鐵同盟運動，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沒有人知道，有的說，自從一九二四年八月以來，英，德，法，意，比，波蘭，奧國，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及盧森堡等國，每遇機會常有這種策劃；一九二五年七月以後，歐洲同業中人，也多有以此爲討論題目。不過一般人總以爲這樣不分國境的聯合，決非一朝一日所能成立，蓋即令一國之中，各種脫辣斯，欲其調和一致



戰神被棒喝圍刺醒了

尙且困難，何況這樣大的國際集團呢？更且歐洲各國自大戰以後，產業荒廢，工場毀壞，匯兌低落，物價高漲，正在競相制限輸出，抬高關稅，竭力發展經濟的國家主義的時候，這種國際的聯合，會有成立的希望，實在沒人敢信。只有下列這種人，或者是在期望國際聯合的實現，那就是抱有『歐洲在經濟上是不能不一致』的見解的；以及懷抱大歐洲主義的，提倡關稅同盟的，主張經濟的軍備縮小的，等而下之，則是那些貪圖微利的商人，利益當前，一時也曾不分國境，即如大戰時參戰各國都發布命令禁止和敵人貿易，但是德法商人仍有秘密運輸彈藥武器的，便是一例。除了這些人以外，都以爲最近想有超國家的經濟聯合，一定是不能的了。但是現在居然成立了一種鋼鐵聯合，這不是出人意料之外？不是很重大的一回事情嗎，今請述說他成立的經過。

二

大陸鋼鐵生產合作的運動，最初爲外界所

竊知，實在一九二五年七月，法德開始談判假通商條約之時。當時德法比盧森堡的鋼鐵同行中就有合作運動。但是不曾實現。一九二六年二月德法比等製鐵業者又在盧森堡集議，談論合作問題亦未有結果。到了三月法比盧製鐵業者在不魯日會議，始協定「含燐銑鐵」的販賣價格：內地市場定爲三三〇——三三五佛郎，輸出價格定爲三四二佛郎。三月中旬，英法德比盧同業者間對於國外銷路的價格與分配亦成立協定，其次英法德比間又成立關於鋼管的協定。

上述各種的協定的成立，實是這回卡台耳成立的階級。最初具體的作成一般基礎案，乃在去年八月十二三日的巴黎會議。原來去年七月初上有關係的同行者間，關於粗鋼的國際貿易，早有所謂的生氏案，盛行討論，的生氏的原案，內容雖未詳，但其中有一條爲法德二國所爭論，久久不決。那條就是粗鋼生產額每噸須出五馬克的償金繳納於卡台耳本部。法國以爲「這無異自己限制生產，恐製鐵事業反因而不振。」德國則說「歐洲鐵產國最近鐵之輸出，數量雖然增加，可是因爲法比幣價下跌之故，輸出價格反而減低，且同時內地需要亦不絕增加，故其結果內地價格，反比輸出爲高。這樣獲利益的不是有製鐵工場的我們幾國，而是荷蘭意大利，瑞士的無製鐵業的國家。所以我們原料國應該設法免避無益的競爭。」



英政府與國民政府　判

兩國爭論雖繼續不絕，但協議却次第進行。比利時自然加入商議，同時德國與盧森堡也有努力討議。這是應該注意的。

以利害各不相同的各國商議一致的經濟聯合，其困難情形，不言可知。所以他們相互間的討論，因種種問題時而有融洽的報告，時而又宣告失敗，直延至二年之久，始眞正成立。現爲免除瑣細計，不將逐次會議的情形記述，僅將他們討議的幾種難題，略舉如下：

（一）分配產額與協定價格問題。因爲生產額每噸須繳納五馬克於卡台爾，超過定額的每噸須交納二十馬克，所以希望產額分配的多的，償金亦必須多出，反之若生產額分配的少，則將來生產增加，每噸更須出二十馬克。怎樣才能保持平衡，是各國的重大問題。

（二）依照凡爾賽條約所分割的產鐵地方，若欲運入粗鐵粗鋼等至德再由德國輸出鐵製品，而通過西歐關係諸國必須得他國的同意。

（三）標準年度問題。此本定一九二五年，但比國因那年產鐵額大減，若以此爲標準年度，則比國的分配額甚少，所以極端反對。

此外關於消費者的利益，亦須考慮。因此種種問題，各國不易一致，經過去年八月十二日

的巴黎會議，以及九月十七日的不魯日會議，還不能簽定條約。不過各國代表已抱有實現大陸聯合的決意，或則主張用互讓的精神，或則謂比國强硬反對，不妨除外，種種設法，謀其成就，所以協定雖然遲遲不得成立，而在去年一年，一般人都相信早晚必能實現，故歐洲的鋼鐵市面，非常良好。

不但各國代表，已有成立協定的決意，而去年下半年來的國際情勢頗有改善，更足以促進其成立。如德法通商條約於八月七日簽字，八月二十日發生效力。九月十日德國正式加入國際聯盟，這些都間接對於此事有重大的影響。尤可注意的，是在九月十七日巴黎會議開幕的那一天，法國白里安與德國斯德萊斯曼正在出席聯盟大會，於是日正午同坐汽車，至法國國境附近德埃里，各抒誠意，協議法德的接近。據說會見中約定薩爾地帶即時歸還，薩爾鑛山工場用一千二百五十萬鎊的代價買收。這種法德經濟上的與政治上的逐漸親善，更是對於促進協定，有非常的效果。

此外德國代表的活躍，亦不可輕視。蓋德國對法，根據德法通商條約及斯德萊斯曼與白里安的協定盡力為法國設法，獲得財源，使其佛朗得以安定；同時對比，則初以為比國態度的强硬，實由於英國製鐵業者發縱指使。但探英國的意見，英國雖以他種原因，現在不願加入協定，但對於協定精神却非常贊成，所以九月間德英二國政府共同發表意見，為將來擴張聯合計，各派鑛業專家及化學工業的產業代表者，會議於倫敦，維持兩國鐵工業的連絡。這樣一來，最初比國想以英比及斯幹狄那維亞諸國為中心，另設鋼鐵脫辣斯而對抗法德盧森堡所組成者這個期望，不能不為之消滅。同時德國對比又用威嚇手段，說是在九月二十八日杜塞爾道夫再開會議，萬一比國依然採强硬態度，則決令比國除外。比國乃終於屈服。

至此九月三十日四國代表乃集議於不魯日為最後的決定，那天夜裏遂將討論二年的大陸協定，實行簽字，其內容如本文最初所述。

細審該協定的內容，雖似未達完成之域，但是這個協定，大之可說是為歐洲對於戰後世界極端的經濟國家主義的共同戰線的第一步，小之可說是平和時代的德國與登堡線的第一線，這是一般人一致的見解了。

以上為此次協定成立經過的大概，以下請約略論述他的反響和各國的意見。

三

我們在講述大陸鋼鐵協定的影響以前，須先說起現在已有的一個鋼鐵合作，名叫 U. S. Steel Co-operation 這是在一九〇一年二月由客內奇，蓋利，摩根三人發起組織的。當成立的時候，對於世界的製鋼界，惹起很大的影響。不過那個合作社的鋼鐵生產能力不過二千三百萬噸，而此次的鋼鐵聯合生產力實有二千七百萬噸，有時還可以超過三千萬噸。前者本不限於鋼鐵，凡銑鐵，鋼料，軌條，鐵絲，鋼管，鐵片，水門汀等，都包含在內，範圍極廣。後者現在雖只限於鋼鐵，但豫料最近的將來，亦有

擴張協定增加項目的可能性。聽說捷克斯洛伐克現已請求加入，將來繼續加入協定的一定很多，所以就範圍而言，這大陸鋼鐵聯合的勢力決不比鋼鐵合作社為弱。

那麼那個大陸聯合對於國際經濟市場會發生何種的影響？對於國際政治，有何種的效果？以及對於歐洲思想界會起何種變動？這在現在協定成立未久，當然不能斷言。只有抱汎歐主義者，大膽地說這種協定，實是他們所倡導的汎歐洲大國建設的前提，但在我們究竟不敢說。現在只好就當時各關係國的政治家，財政家，工業家，以及美國重要的工業界對於這個協定的意見，綜合起來介紹大意罷了。

德國方面是竭力讚美的，他們說此次大陸聯合，正是歐洲經濟合理化的表徵，從經濟政策上觀察，亦甚有意義。國際的組合，雖非由此為始，但其計畫之宏大，與國民生活關係的密切，實為前所未有。歐洲大戰以後，各國民間相互的經濟連鎖，早已斷裂了，比較堅強的工業家常竭力希圖自己的利益而不顧他人的陷於死地。以致歐洲鄰接各國的共同生活，極度混亂。這種競爭，又常使國際市場價格動搖，不得安定。此種形勢苟不改革，則欲謀固定的利益，實在很困難的。且不但為產業繁榮計，就是從國民政治的安寧來說，這種激烈而無益的競爭，也有停止的必要。所以這回聯合的成立，是值得慶賀的。他們又以為最可慶祝的，是協定含有國際性，其他第三國的製鐵業者隨時都可加入的一點。

德國的工業家又有人說，在國際協調的題目之前，德國不惜有重大的犧牲。即如協定成立的結果，法比盧的分配率幾達生產能力的九五％以至一〇〇％，而德國的則只有七〇——五七％。照此新協定，在最初一年德國須支付二三百萬圓的金錢於國外。——即每噸鋼鐵輸出，約須出金三馬克，不過德國雖肩上了這個負擔，但新協定對於德國，究竟還是有利的。因為（一）有了新協定，德國可以調節自己的市場，（二）國際市場，亦可從價格的改正或支配而有調節的可能。

四

再說其他諸國，法國對於此次聯合，亦極力祝賀其前途。且法國也早有這種計畫的企圖。例如法國前產業復興大臣魯錫爾於一九一九年即主張英國與德法比盧間訂結關於製鋼業的國際協定。但當時不為英德二國所歡迎，終於不成。不過大戰以後，德國因平和條約失去了羅脫林根的鎔礦爐和製鐵工場，法國因為大戰，破壞了東北部的冶金設備，英國呢，因為沒有像法德所有的鎔鑛爐，且戰後工資增加，煤價高漲，以致鋼鐵產物十分減少，亦正苦於生產販賣的困難。今德法比盧既成立了生產協定，可以脫去種種的困苦，所以不但法國，英國也是極歡迎的。據說協定的成立，確得英國政府暗中的同意。但英國既經歡迎，何以法德諸國慫恿數次，英國還不肯加入呢？這因為英國對於協定有種種顧慮，以為生產協定在生產者雖屬必要，但消費者的利益如何保護？新團體今後不致過度的圖謀利的嗎？價格

不致無限昂貴嗎？這都是英國所欲先決的問題。

就美國說，U. S. Steel Cooperation 的社長蓋利也說『此次協定的成立，為歐洲的一大成功。新脫辣斯必能以友誼待美國，美國亦必以友誼報之，可以斷言。』但這種贊揚的語言，且不必說，所奇的，據聞說卡台耳的內中是有美國的資本暗中活躍的一回事情。

俄國脫洛斯基在去年二月著文，引據德國新聞 Der Tag ——冶金業的機關報——的一篇論文題為道斯呢？狄龍呢？他說『狄龍是美國侵略歐洲的一人。英國從前在南非造新國家出了一個偉大的植民地冒險者名喚羅特。現在美國却不知生了多少個羅特。但他們不是經營南非却是經營中歐。狄龍就是其中一個。狄龍的使命，在於把德國的冶金業用賤價買收。他收集了五千萬金元，他不把德法盧的國境，放在眼中，他只求煤鐵一致聯合，而欲創立一個歐洲的脫辣斯。將中央歐洲的冶金業合同起來，以對抗戴蓋利所統率的美國鋼鐵脫辣斯。而在將來兩脫辣斯也許合同以經營歐洲。』

美國在歐洲的資本，在今日約計六十萬萬元，其中入德國的二十萬萬元。今德國的合同企業中不受美國資本援助，只有染料合同一個。那麼德國製鋼界有美國金融在內，決不是無稽之談。不過如脫洛斯基所說狄龍想以五千萬的資本，合併中歐的製鋼業於美國；那末免是誇大之辭了。

自從大陸聯合成立以後，一時傳聞，將成立的或在進行的脫辣斯甚多，如銅脫辣斯，煤脫辣斯，甚而至於二十萬萬的財政脫辣斯，也有人傳說成立，這不僅含有經濟的意義，恐怕在政治上也難免有種種副作用，頗為世人所注意哩。

美國的黑人問題

幼雄

在現今有色人種到處被白人排斥的潮流中，我們似乎也不能不注意到美國一千五百萬黑奴的運命。美國之有黑奴，自一六二〇年始，是由荷蘭奴隸商人從非洲輸入的。一七九〇年美國第一次舉行人口調查，其時黑人實占美國全人口五分之一，即七十五萬七千人；至一九〇〇年為八百八十萬；一九二〇年竟達一千五百萬。大概每白人八人，即有一黑人。而其中黑人的百分之八十七住在南部十三州。

一八六〇年至六五年的南北戰爭，雖把黑奴解放了，可是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黑人還處處受着深重的壓迫，但黑人不僅人數有顯著的增加，知識程度，亦有極大的發達。即如美國南部諸州黑人農夫之數和其耕作面積，都比白人農夫發展為速，而過去半世紀中，黑人畢業大學，獲得教師，醫師，辯護士，牧師等資格，日益衆多；且評論家有 Du Bois，詩人有 Dunbar 及 Weldon Johnslon，藝術家有 Tanner 及 Baunister，指導者有 Marcus

Garvey，從種種方面考察，黑人決不是天然的劣等人種啊。

南部諸州的白人教育，尚且極不完全，黑人自更無論，至高等教育黑人又受種種限制，如黑人的大學教授，不得入州立圖書館，便是一例。雖然，黑人的初等教育，却極普遍，現在黑人的百分之八十，都能解讀文字呢。

但是不拘黑人如何進步，而美國人對於他們的反感異常激烈，却黑斯客羅絲，曾費了許多心血金錢，著了一冊書叫做黑人獸類也(The Negro: a Beast) 他說黑人非亞丹的後裔而爲屬於猿猴類的一種獸類，因其非人，故無靈魂，但爲伏伺他們的主人——白人，便利起見，所以生有兩手而能言語。

美人對黑人不以爲人類，其心理如此，故一九二四年佛及尼亞州以保全白人的純潔爲理由公布法律禁黑白兩人種的結婚。他們以爲黑人之血足以破滅文明，任何人種，假如混有黑人之血滴，即難保持其文明，多視此法律爲優生學上極大的努力。雖然美人與黑人，今已用同一言語，信同一宗教，生活於同一社會，此種法律的禁止結婚，在實行上，常發生極大的困難。蓋近來混有黑人之血的雜種，到處皆是，與白人幾無分別，白人婦女，偶一不檢，與之結婚，雖將來發覺，也無可如何了。

美國人這種賤視黑人的態度，當然足使黑人起異常的怨恨，憤激而反抗。同時又因黑人知識的進步，怨恨與反抗，跟着昂進，一九一〇年以來黑白人間的反感愈加強大，愈加顯露。現在美人已視黑人問題爲最重大問題之一。有識之士多就教育上宗教信仰上謀緩和這個人種的衝突。不過甚少效果罷了。

美國的黑人問題在世界大戰開始以後愈形複雜。蓋戰事開始後，歐洲往美的移民數爲之大減，使美國失其必要的勞動供給之途。其結果遂引起美國黑人的北方移動，即北部諸州因爲缺少勞工盛向南部諸州招致黑人，故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間，南部諸州的黑人少則五十萬，多則八十萬，轉入北部諸市。因此又引起白人勞動者的嫉妬。

一九一七年美國參加大戰，黑人應募加入美國軍隊的，實有四十萬之多，其中二十萬派遣至歐洲戰場。黑人女子也多有爲看護婦及雜役而隨軍出征。這種黑人在西部戰線曾表現極勇武的功績。但是戰局終了，黑人的戰功竟被抹殺，而巴黎舉行的凱旋式，黑人軍竟不得參列其間。他們於有事之時則驅使黑人至工場赴戰場，自收巨大的利益，事後非特沒有何種的報酬，反受白人的排斥，黑人雖愚也不能心服的。

因爲這種怨恨，一九一九年遂發生慘酷的人種鬭爭。這是黑人對於白人空前的反抗，最值得注意的。論其原因，無不以白人對於黑人妄加暴行而起。那年台克撒斯州等黑人聯隊大起爭鬭，死者黑人二人，白人十七人，事後被處死刑者十八人，終身監禁者五十一人。同年七月，首府華盛頓，黑人受武裝白人的襲擊，至三日夜，幸以黑人勇敢的奮鬭，這個騷亂，始得鎮定。此事發生數日後，芝加哥又有一黑人少年在游泳中爲白人投石擊死，黑人要求逮捕

犯人，而警察不允，以此又起激烈爭鬬，黑人死者二十三人，白人死者十五人，受傷者共五百三十七人，家屋被破壞者在千家以上。

同年十月，亞爾甘薩斯州某地方因農產物分配問題，黑白人又有爭鬬，黑人死者二十五人，白人死者五人。其後軍隊出動，逮捕約千名的黑人，始行鎮靜。其他南部諸州地方類於此等的鬬爭事件，不一而足。

此種爭鬬，結果雖終歸黑人失敗。可是黑人的勇敢，不畏死的精神，實足使白人寒心。且近來黑人已不似從前的忍辱吞聲，已具有組織的以武器抗拒白人暴力的決心了。

美國的黑人問題，今在二方面，明白呈露——一為經濟方面，即因黑人的移動，而起南北諸州的利害衝突。一為人種方面，即白人美國如何處置千餘萬黑人的問題。而美國對於兩方面，現在似都沒有解決的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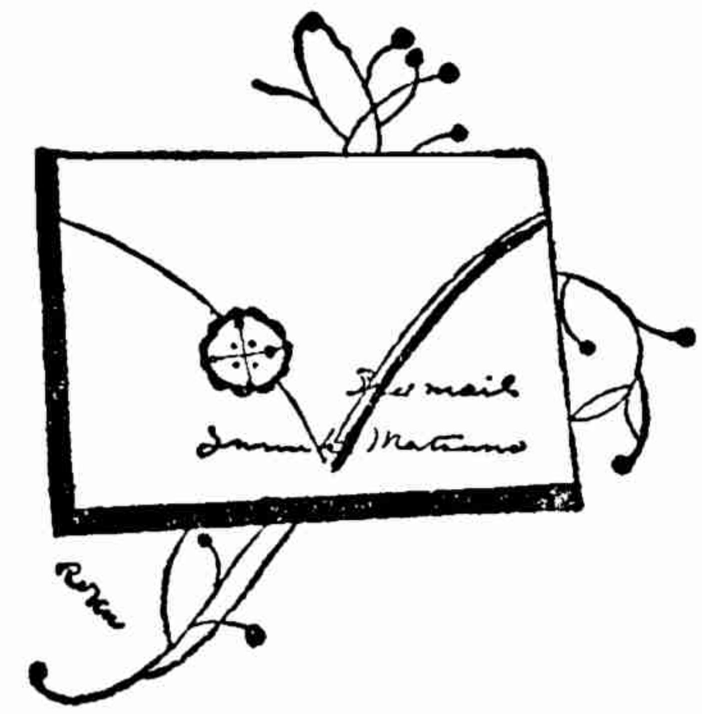
北部諸州的企業家由於人種的差別，制限南歐和東歐人的渡美。但同時卻因為勞工不足，不能不招募向來視等獸類的黑人以為之補充。此種黑人勞工又非向南部諸州招募不可。不過南部諸州的農業也是要依靠黑人低廉的勞動而維持的，黑人移往北部，是南方農業者的極大的打擊。

南部諸州近來常雇傭歐羅巴移民以及意大利人，以補救因黑人北遷而起勞工不足。不過意大利移民縱然貧乏，決不能像黑人能夠度原始的生活，以低廉的工銀而勞動。所以現在南部諸州，除非將黑人北遷的原因除去，或者坐視農業的衰退，此外沒有方法了。

據一九二四年美國勞動局的報告，黑人北遷的原因，有下列幾種。即南部諸州工資低廉，住宅簡陋，農場監督制度，教育機關均不完備，鐵路上有差別待遇，法律上不平等，民眾常有暴行，黑人不獲選舉權。然則南部諸州不欲農業的發達則已，否則必須改良黑人的待遇，防止他們的北遷。

南部諸州因黑人的北遷而發生困難了。北部諸州又怎樣呢？他們卻又因黑人的南來而另發生一種的問題。原來黑人自南而北，由農而工，生活環境大大的改變，而他們卻善於適應環境。據一九二一年芝加哥人種委員會對於一百十八工場的調查，其中七十一工場主都說黑人勞工的能率，毫不較白人勞工為劣。若此則是後此種工場必將努力招致黑人，以補充因移民制限法而起的勞工不足，可以斷言，這是白人勞工所最不願意的。

因黑人勞工的增加，一班勞動組合，又似乎不能不允許黑人勞工的加入。否則罷工之時須防黑人勞工的破壞罷工，罷工而常為黑人勞工所破壞，則今日北部勞工的地位與權力，必將著著低下。所以白人勞工事前似非誘引黑人加入組合不可。而欲其加入，必須給與以一切的公權。假使此種黑人竟因此而獲得選舉權，則北部諸州的政治狀態，必將起甚大的變化，蓋現在在北部諸州黑人人數，若用適當方法使其統一，實足選出一大總統而有餘。這樣的事情，美國人果能允許嗎？不能不說是很重大而又很有興趣的問題了。



名相與條理（續）

張東蓀

六 新實在論

我述柏拉圖以迄康德，經中世紀的名論與實論的爭執，可算已把關於名相各說網羅殆盡。誠如晚近德人傑斯魄（Jaspier）的觀點心理研究，以爲對於任何問題必有若干觀點遂成若干學說，已達極限，不復能增。例如宇宙觀不外一元論兩元論多元論三種。若有新說亦不過於此三種原始的學理型模（卽元型的學說）上加以修正，添飾，或配合罷了。關於共相問題則上述各說可算元型的學說。有人說人類的思想好像鐘底下的擺錘，擺到東又擺到西，這話亦是有理。自康德以後，共相問題沒有新的學說發生，却只有復古的現象。例如近來極盛一時的新實在論便是柏拉圖主義的復活。由柏拉圖到康德是把共相由外界而移到內界；由康德到新實在論乃是把共相由內界又推到外界去了。所以新實在論是康德派的反動。

要知道新實在論必須明白他有一個癖習。就是所謂「汎客觀主義」(pan-objectivism 此字是 D. Drake 所贈於新實在論的。)何謂汎客觀主義？就是把倚靠於主觀的縮到極小範圍，同時對於一切對象都認爲是客觀的存在；換言之，卽把內界縮小而把一切都認是在外界的。因爲這種汎客觀主義所以產生兩種結果：卽第一種是柏拉圖主義的復活；第二種是常識的勝利。先從第二點講起。何謂恢復常識？原來哲學自笛卡爾以來以疑爲唯一訣門，於是把常識完全動搖了，所以後來的哲學無論如何總是以不信任常識爲原則。因爲不相信常識，所以必須把宇宙論還元到認識論。認識問題便蠶食了全部哲學，換言之，卽所謂哲學只是認識論而無所謂玄學。把哲學全部只縮到認識論亦是使用奧康剃刀的結果，但亦可以說或許是使用奧康剃刀太過的緣故。總之，這樣純是出於「有過必疑」的結果，而與常識是正相反的。常識必有所肯定：肯定有離內心而存在的外物，肯定有離能知而存在的所知；肯定

離實物(卽個物)而存在的方式(卽共相)。我嘗說人類思想如擺鍾，擺到東來又擺到西。晚近實在論的勃興亦可用此理來說明。就是這些實在論者覺得以前的哲學家太把哲學縮小到認識論了；太懷疑得厲害了；太把外物倚靠內心了。所以他們第一是恢復常識；第二是解放玄學，換言之，卽把本體論從認識論中解放出來，使其不受認識論的蠶食。但因爲如此，所以他們在哲學上，從傳統的眼光來看，是格調不高，因爲他們犯了傳統哲學的大忌。須知哲學最忌假定或預設(presupposition 或 preassumption)。如新實在論主張外物縱使絕不映入任何認識中，作爲知識的內容，而仍依然存在，這便不啻是一種假定或預設。因爲新實在論很接近常識，所以他的假定與預設是很多的。至於哲學何以必須排斥假定乃是因爲假定與預設太無證而迹近獨斷。哲學最忌獨斷，所以非把假定剷刪以盡不可。在新實在論，固未嘗不可自以爲只求眞理，何必計較及哲學的傳統信條。然殊不知排斥假定與預設乃正是爲求眞起見。哲學所以要自異於常識，所以要把假定與預設愈減少愈好，亦正是因爲常識不眞，假定愈多離求眞愈遠。從這一點上，僅僅是這一點，我個人的意見却是很贊成哲學的傳統方法；雖則認新實在論是現代英美哲學的主潮，然却不能滿意。

從上段所說，實在論對於共相問題的態度亦可以揣想一斑了。拉德(J. Laird)在他的實在論研究一書有很顯明的主張。現在把他的話簡括敍述一下。他說如幾何原本上說正三角是等邊的，四方形是面積極大的，這雖是說這個正三角與這個四方形，但却可適用於其他正三角與其他四方形。他因此名爲「普汎的事實」(general facts)。他以爲普汎的事實與殊特的事實都是有的：不過一個是具有；一個是潛有。能了。具有是可以用眼看，用耳聽；而潛有則不能直接訴諸官覺。他的意思和亞里斯多德一樣以爲共相不先殊相而存，亦不後殊相而起，乃卽在殊相中。他雖主張殊共皆存的兩元論，但他却以爲殊相不啻是許多共相的凝合體，例如這個桌子只是「黃」「硬」「方」等凝成一體，占特定的空間與時間罷了。所以學者爲便利起見；於共相與殊相以外又立一個專名曰「個物」或「個性」(individuals)；用以指此凝合體而言。而把原有的「殊」或「殊相」一辭變爲僅指任何形容不能加上去的「這」(this 或 thisness)以與所以表示分別的「何」(what 或 whatness)相對待。若果把個物詳加分析，除空時形色外殆無餘留。所以我們可以說殊相雖是自存而不啻共相的舉例，換言之，卽只是一簇共相而已。所以拉德以爲凡物必都有其論理的結構，此卽是其共相。他說：

『於是我們得有結論，就是雖則有許多普汎的事實在論理上是離個物的存在而獨立，然而個物的存在却不能離普汎的事實而獨立。換言之，卽具在與潛在根本區別終不能泯。』

最近美人孟泰苟(W. P. Montague)撰有認知之諸道(The Ways of Knowing)一書，其中有論共相與殊相一節，茲迻譯如下：

『理性派與經驗派都犯了同一的弊病就是他們都以爲我們經

驗的原始對象只是「殊」，其間絕不含有「共」。於是理性派主張我們內界有固有的理型能把原始經驗的殊變爲條理永存的共。而經驗派則以爲共相乃係由抽繹而成的總名，並非實有。兩派皆無以說明殊何以變共。至於我們的見地則甚爲簡單：質言之，卽兩派公認的根本前提，說經驗原只是殊，先就錯誤了。我們的經驗，其始也固然是祇對殊相，詳言之，卽祇是在特定空間與特定時間的殊物。(卽在某時某地的某物。)但此種物都具有「共」的要素，爲其內包的性質亦猶其必占有空時爲其外延的性質一樣。換言之，經驗上所現的要素就是共相的一簇，每一簇是倚着空間序列與時間序列上的一個特定點而簇集的。就因爲這個特點所以方構成「殊性」，以致個物在數目上與其他互相有別。籍成共相的概念，照上文所說，是不必在心內製造出來一個與當前絕不相同的，乃只是對於當前的複雜現象不去注意其特殊地位而專注意在其一二性質的或非地位的方面，便可以成功。簡單言之，所謂殊相只是一簇共相粘在空間時間的一個特點上。』

孟泰荀的這番話究竟怎樣講呢？一經解釋必定明白。譬如有一匹馬在我目前。可卽用孟泰荀的方法來開列如下：

H　此爲此馬與其他諸馬所共有的性質。

h　此爲這個馬所獨有的性質。

S　此爲空間性。

s　此爲這個馬所占的空間特位。

T　此爲時間性。

t　此爲這個馬所占的時間特系。

於是所謂此馬卽不啻是 H+h+S+s+T+t。這六項中凡以大楷來代表的是表示共相；以小楷來代表的是表示殊相；但其實 h s t 三者只有後二者眞是殊而不能共，至於 h 雖說是這馬所獨有的性質，然卻亦可爲他種動物所共有的，例如一切馬都是五尺高而此馬獨是三尺高，但三尺高的不限於這匹馬，驢與鹿亦都是三尺高的。所以我們亦應得改用大楷來代表，則 h 可以改爲 H'。於是我們乃得"H+H'+S+s+T+t=此馬。"H 裏頭可以包含 H_1 H_2 H_3 等；H' 裏頭亦可包含 H'_1, H'_2, H'_3 等。則所謂此馬卽等於 $H_1+H_2+H_3+H_4+H'_1+H'_2+H'_3+S+s+T+t$。這裏凡以大楷代表的都是可共的，換言之，卽共相。可見雖然當前的一匹馬是一個殊特的物，而其實只是一羣共相，換言之，卽一簇共相凝集在空時的一個特點上罷了。因爲一物不能同時占兩空間，所以只有在空時的架格的系列上是殊而不共的；此外便無一不共了。所以新實在論主張殊相與共相都是有的，換言之，卽存在的；但殊相是「具在」('existence') 而共相是「潛在」(subsistence)。前者謂加入空時的序列，後者則指不附着於時空的特殊地位。可見新實在論雖是柏拉圖主義的復活，卻又吸收亞里斯多德的精神。例如約翰孫在他的大著名學上卽主張殊相是 substantives (此字可譯爲「主實」) 而共相是

adjectives（此字可譯為「附容」）總之，把殊相用剝蕉的方法來剝到只剩了時空的特點，而別無所有，這確是非常進步的。於是共相便不能不變為這個特點所披的外衣了。然而這個外衣究竟是甚麼？還是無數的呢，還是只有一種？其實這個問題十分重要。新實在論者始終沒有答復的明白。通常把性質（如白，硬，圓等）總認為共相；但最近却有人把性質還元到關係。於是所謂共相乃只有一種了：就是「關係」。（此即英文 relation，但亦有寫作 relatedness 的，與佛教所謂「緣」正相合。）所以羅素反駁白開萊，以為白開萊的反對抽相是僅就性質而言，未就關係而言。（見其家庭大學叢書本的哲學問題一四九頁以下。）他們雖未明言性質只是由關係而變成的，但却總以為關係比性質來得根本些。現在不妨姑承認性質可以還元到關係，而且看他們怎樣推論下去。他們把共相即認為由關係而成的種種方式；他們却學柏拉圖以為這些關係的方式是自然而然在外界存在的，沒有認識者的內心作用左右其間。這便是他們的「關係在外說」。但在我個人的意見，這種關係在外說實不能成立。詳細批評請讓於後節。總之新實在論確比柏拉圖進步多了：他們能告訴我們甚麼是殊與甚麼是共。

若果殊相之所以為殊即在空時格上，則共相亦未嘗不可由空時來說明。這便是於關係外又進了一步。亞歷桑逗即是主張此說的。他是受了斯披諾剎的影響（他撰有斯披諾剎與時間一小冊），以為萬物都由一種「素體」(substance) 而成；所以他主張宇宙的素體是「空—時，」換言之，即空間與時間凝合為一起，再換言之，即是「空即時」而非「空與時」。他以為這個凝合一起的空—時是世界最根本的材料，一切由此而造成。共相就是這個空—時的「配列」(configuration) 或「定則」(deter-mination) 或「規律」(category)。何以言之呢？他以為所謂「共」，就是說換了地位改了時間而其形無虧；故亦得名曰種類的同一。這樣便是在空—時的架格上可以改變位置而仍不見其形狀上有何變易，因此我們便知道這個形狀的不變並不是別的而只是由空—時架格的輻輳而成，亞歷桑逗名此為空間的永恆屈折性 (the constant curva-ture of space)。他更進而以為這乃空—時的慣例 (habits) 好像我們神經有一定的習經以適應外來相同的刺激。所以他說：

『讓我先說組織最單簡的，例如石球，其殊相即在各各顏色不同。假定其色不變，且不管其內部分子的動盪如何，而其圓形終不變。這個石球因地球在那里轉動而改易了空間與時間，不過對於地球仍為相對的靜止。其共相即在雖改變了空時上的位置而依然未影響其形，換言之，即雖易地異時而其形未虧。這便是出於空—時的一致性，另用同義語表之，即出於空間的永恆屈折性。此理可用以說明何以從一個機器造出許多球來都是一樣的：其形相同，只有地方與時候各別罷了。這種「種類的相同」是由於空間有永恆的屈折，所以此球的形能與彼球的形相一致。圓形的球換了地

方不致於變爲扁形的球。』(Alexander, Space, Time and Deity, Vol. I. p. 209)

照這樣說，顯然可見亞歷桑逗的主張是把殊共問題本來在知識論範圍的而推進到本體論與宇宙論內；換言之，他不是單獨在知識論範圍內來解決這個問題而乃是以本體論上的論據來解決這個問題。他是順着斯披諾刹的思路而進行的：以爲有一個爲萬物根本的「素體」而萬物只是其「變態」(modes)。以淺近的比喻而言，如銅可算是一種素體，而黑色圓形的銅壺與黃色方形的銅瓶都是變態。這素體與變態亦就是所謂本體與現象。亞歷桑逗的本體既是凝爲一體的時—空，他名之曰"nisnus"(斯披諾刹則名之曰'conatus'按皆是向前動的意思)這個本體有其固有的布局，換言之，卽其規律，於是我們所見的共相便是這個規律。這種主張乃是先設定了本體的時—空，而後拿了時—空以說明共相。所以我說這是以本體論來說明共相的。自柏拉圖以來總是以共相來說明本體，換言之，卽由知識論來暗中引到本體論。而亞歷桑逗却一反歷來的所爲，先由本體論而纔說到知識論。這雖是新實在論一派的共同趨向，然而與正統的哲學却是相反的。不過我的意思以爲這樣先假定了本體而後來說明共相，雖在思想史上是新開拓了一步，然而却同時更引起了不少的紛糾，必定更增加許多的爭論。例如本體是否是時—空，無在不成問題。所以他這種辦法是帶有幾分危險性的。現在且就其時—空一點稍加以批評。

亞歷桑逗的時—空論把空間與時間凝爲一體，雖據他說當時僅見安斯坦的特限相對論而還未見其普遍相對論，然而我們則不能不認其是由相對論而啓發出來的。於是我們要檢點其說便不能不先說一說相對論。相對論把空間與時間凝在一起只由於發見空間不能離開時間，時間亦不能離開時間。所以閔柯斯基說，照他的實驗物理學的推論，勢必改獨自的空間與獨自的時間皆淪爲幻影，惟二者凝一乃能存在。然而我們由這種相對論的算式看去，這裏頭似乎並不含有告訴我們說空時凝一便有可作一種本體觀的意思。須知這種空時不能獨自分開原爲計算上的正確而生。照普通人的常識，總以爲空間與時間與物質是三件絕不相同而各自獨立的東西：空間好像一個空的箱子，物質好像幾件衣料裝在箱子裏頭；時間好像一根繩索，把箱子穿在上面，於是由上而滑到下面。其實若是空間不能離時間，則必定空時亦不能離開物質。於是相對論不僅把空時凝結在一起，並且把物質亦加入進去，成爲一個不可分散的了。相對論所說的「事點」(point-event)就是空時物三者凝一的單位。向來空間的單位是「點」；時間的單位是「瞬」。這瞬與點合而爲一便成爲事點。每一個事點都有四個軸，於是演成所謂「四軸世界」(four-dimensional world)。而每一事點與其鄰相隔乃有所謂「間」(interval)，雖是一種關係的性質却是固定不變的。我們得以算式求之。說到這里，使我們恍然大悟知道上述的話却還是倒果爲因。原來我們所據以知道這些道理的工具只是數學。而數學方式

所表示的只是這個固定的「間」。不僅物質上的一切概念，例如質量速度等都是由這個根本關係而構成；即並空間與時間的概念亦何嘗不是從此以演出呢！然則這個「間」豈不成了一個神秘的東西了麼？則又大大不然。他並不是一個東西（entity）；亦不可視爲一種實體。僅僅乎一種關係而已。科學家把這種關係用數學方式以表示其固定，盲目的科學崇拜者遂誤會爲神秘了。於是我們知道所謂間，誠如哀丁頓（Eddington）所說，只是一個「點記」(pointer-reading 按即測計錄)而已。所謂點記，即例如一個尺，其上有若干點，以明其寸與分，專用爲測度以計數。哀丁頓並且告訴我們說，普通分心界物界實是不得當，不如分爲測量界與非測量界較爲明白；而即在測量界內亦只是以此種點記與他種點記相對比，循環於其範圍以內，周而復始罷了。所謂科學的嚴格性不過如此。（見 Eddington, The Domain of Physical Science 載於 Needham 所刊的 Science Religion and Reality 中，一九二五年出版）照這樣看來，不但相對論沒有告訴我們說空——時可作爲一種本體，並且告訴我們說一切由「間」而演出的都是由我們的尺度而成。原來相對論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告訴我們說似乎宇宙有一個絕對的結構，例如四軸世界；他方面是說一切都與觀察者相對而成，便是把主觀的要素羼雜進內。這兩方面在相對論的本身原無重大問題，而在由此發生的哲學解釋則不能不分道揚鑣了。注重客觀的學者便獨注重前一方面；歡喜主觀的學者則祇注重後一方面。亞歷桑逗即屬於前一種。但爲前一方面而把後一方面完全抹煞，這是大大不可的。所以我們對於亞歷桑逗的主張，以爲完全是玄學的；換言之，即完全是一種假設，並不關於科學的相對論。——即科學的相對論沒有給他充分的資助。

七 懷特海的通體說

新實在論對於共相的說明未能徹底，其病即在其關係在外說。現在我要開始批評此說了，然而由此必定引出一種新說，——即懷特海的學說。

所謂關係在外說，亦名「外的關係」說，是指甲乙丙三項（即關係者）雖可甲在乙旁，乙大於丙，丙加於甲，而這些關係總不使甲乙丙消滅其獨立的存在，所以關係是在關係者以外。此說並無深厚的學理爲其根據，只是與常識相契而已。其要點即在主張關係者不倚靠關係而存。在哲學上駁斥此說的可推伯拉德來（Bradley）他在其大著現象與本體的第二篇附錄中論列甚詳。學者因名這種反對說爲關係在內論，即「內的關係」說。此二說的差別，斯包爾定（Spaulding）用圖表來畫出，較爲明白。他的表式如下：

「爲以圖式表示這些說計，我們可用 a 與 b 以代表關係者，以 R 代表關係，（按R爲英文 relation 的第一字母）以——號表示「獨立」，以↓表示「影響」，以～～表示「托底」。於是關係在外說可

表示爲 $a|R|b$，其意卽謂兩項相關而互不影響縱缺其一而仍無礙於其他；二者都可另與第三者第四者等相關係；每項不因關係而變爲複合體；無第三項以爲二者相關時的托底的必要。總之，在關係在外說，可說是主張關係與獨立並行不悖。

關係在內說則不承認此關係在外說的根本前提。關係在內說有兩種：一爲變化說，可以下式表之 $\begin{smallmatrix} a \\ b \end{smallmatrix} \overset{\downarrow}{\underset{\uparrow}{R}} \begin{smallmatrix} b \\ a \end{smallmatrix}$ 其意卽謂二者相關則必互相影響；若缺其一則存者的其他必大異於未缺時；a之所以爲a正有待於與b相關，b之所以爲b亦然，此卽是有機體說(organic view 按有機體謂生物通體相待相成，故我下文譯爲通體說。)

此外尙有一說，乃是托底說，可表示爲 $\left\{\begin{smallmatrix} a R b \\ U \end{smallmatrix}\right.$ 意謂二者相關無論互起變化與否，而必另有一個超越的第三者，將其托住，爲之抱和，方始有關係的可能。」(The New Rationalism, p. 177)

這一段話雖很單簡而已把關係在外說與其反對論解釋淸楚了。我請根據這個解說而進一步來分析一下吧。羅素在其哲學問題上（家庭大學叢書本第一五二頁以下）說，如「愛丁堡在倫敦之北」這便是表明二個地方的關係；這個關係不能變易這二個地方的自存性；卽使我們不去認識他，而這個關係依然存在。其實羅素這種舉例是非常淺薄。「愛丁堡在倫敦之北，」其爲詞固無異於「蘇州在上海之前。」（換言之，「愛丁堡北於倫敦」卽無異於「蘇州前於上海。」）我們知道「前」「後」「左」「右」是以觀察者自身的地位爲標準而定，而「東」「西」「南」「北」則好像是固定於客觀的世界。孰知乃完全是一樣的：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我們如站在蘇州，我們便不說蘇州在上海之前而說上海在蘇州之前。愛丁堡與倫敦的關係亦何嘗不如此呢？總之，沒有絕對的某處在某處之北，某處在某處之左，而只以觀察點而定。所謂愛丁堡北於倫敦，乃是我們以地球的軸爲標準（卽生的關係）而決定的；倘使離了這個標準便不能成立。所以若說有一個絕對的關係而超越於關係者以外，乃是不合理的。我們因爲一個關係者和其他關係者可成爲種種關係，遂卽推論到關係者是獨立的而不倚靠關係，其實這只是一個速斷。須知關係者雖可爲種種關係，然却不能逃開一切關係。例如愛丁堡可以前於倫敦，左於倫敦，北於倫敦等，這便是與倫敦成爲種種關係；然而我們却不能因此卽主張世界縱使沒有了倫敦而能獨有愛丁堡。所以這種關係在外說不能不說是有些誤會：就是把關係的複多誤認爲關係者的獨立；把關係的變化誤認爲關係者的不倚靠關係。關係者a與關係者b相關係，亦可與關係者c相關係。但無論如何只能對於a與b相關時認爲是一個整體，a與c相關時又是一個整體，而不能因爲a可與b相關又可與c相關遂推論到a是獨立的。所以凡關係都是內的，換言之，卽凡成爲關係必不能在外。因爲a與b相關，若不是一個整體，則a便與b無關。可見關係在內說是主張「關係」照其眞正的性質來講，必是「內的」。質言之，就是關係者與關係凝爲一體。例如「蘇州在上海之前，」無「蘇州」固不能有「在前；」無「上海」亦不能有「在前；」

無「在前」亦不能有「蘇州」與「上海」。這便是說關係者與關係組成一個整體，好像「人」固不能離開「頭」「身」「足」而「頭」「身」「足」亦不能離開「人」。若說人只是頭身手足等拼成的，則是一種嵌屑說（Mosaic Theory）。新實在論者每每痛罵人們於暗中受了亞里斯多德的名學的沿習總是以主辭與謂語來思維，不作兩個相關的關係來看待。亞里斯多德的主謂格式固是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幾千年，經新實在論的揭穿，其功誠然不小。但希臘伊昂派（Ionian）以及原子派的一流思想亦主宰了西方思想直到今天。這種思想，懷特海名之曰唯料論（materialism 按此字以 material 爲語根，並不重在 matter，故不譯爲唯物論而譯之如此。）新實在論雖打破了主辭謂語的沿習，却仍困於這個唯料論的窠臼中而不能自拔。新實在論不但不發見這種嵌屑說是舊式名學的遺傳，並且反抱定這種舊式名學的假定，推而至於極端。於是新實在論遂犯了一個大弊病：就是把關於符號的法則直當作關於實際的法則。何以言之？新實在論的立論前提是所謂「單辭」（atomic proposition），如「花好」「月圓」「人壽」等，各各都是獨立自足的；其組成一個整個的聯語「花好月圓人壽」，正和 O H_2 組成水一樣，所以亦可譯爲「原子的命辭」。然而這個原子的命辭在符號上是可以成立的；而在實際上，是不是一個原子的命辭正與一個原子的事實（atomic event）相應而爲其代表的符號呢？我們暫且不必問實際上是否有所謂原子的事實，照相對論的主張，如所謂 point-event 或 event-particle，似乎是有這種原子的事實；但據懷特海的意見，以爲這只是一個抽象，因爲這種原子的事實既不占空間又不占時間，只能視爲一種極限的概念而已。所以我們敢說縱使有所謂原子的事實而與原子的命題亦決不相應。換言之，即原子的事實不能作爲原子的命題的根據，因爲原子的命題完全是一種關於表示思想的符號的法則。在符號的名學，即方式的名學，自然是不能不以原子的命題爲前提，沒有了命題固然不行，而命題若無原子性亦必不行。不過我們大大須注意的就是須知這種原子性的命題與原子性的事實在根本上初不一致。例如花好與月圓，在命題上是獨立自足的；而在事實上，則是十二分複雜，所有一切關係未必能盡攝入在這個命題的符號中。所以符號自符號，事實自事實。新實在論的大弊病即在誤認符號爲實際。須知符號乃是人類辨認外物時爲簡便起見而創立的。如說「花好」，在實際上，花究竟如何好，眞是複雜萬分；但人爲簡便起見不妨逕以「花好」一個符號來總括之。但此種符號的創造亦必有條理，不是隨便胡亂可以創造的，所以纔有名學的法則。不過這種關於符號的條理雖亦必須與實際的條理相應，然却未必能與實際的條理完全一致。所以若把關於符號的法則即認爲就是實際的法則，未免太速斷了。柏拉圖所說的，如上文所引，一與多在事實上可以相混，在概念上是不能相混，即可算表明這個緣故。在事實上，有時一個東西我們很難說他是一是多，是方是圓；然在符號上，則既名爲甲以後，便不可再名爲乙。新實在論只注眼於這一方面：以爲

凡關於符號的法則都可盡表實際的眞相。懷特海則從空時研究着手，知道這種辦法與現代科學並不相合。現在我要述懷特海了。

懷特海的思想是由安斯坦的相對論而啓發，而他却不滿意這種正宗的相對論，因爲照他的主張，可以比相對論更澈底些。他的研究亦是自空間時間爲起點。照電磁學的研究，知道空間與時間是一體的；並且時間不僅是一個唯一的(卽由昨而今的)進歷；空間的點線可以說是由許多不同的時系織成的。所以懷特海主張所謂空間與所謂時間都是抽象；從一個根本的「擴引」而抽出的。這個「擴引」是懷特海於不得已中所創立的新名；其實這個根本不但是擴張而已，並且還是包涵。因此後來懷特海在他的科學與近世上自己對於此說又創一個新名，卽是 organism。此字舊譯爲有機體說；按 organic 本是所謂第三概念而 mechanic 與 vitalic 是第一與第二第一既譯爲「機械的」則第三若再譯作「有機的」必致意義混淆，使人無由知二者實不相同了。所以我現在改譯爲「通體說」通體說是甚麼，請看下段懷特海的原文。

『我所主持的意見就是說唯料論只能適用於抽象的東西，這種抽象的東西只是名學上辨別的結果。而具體實有的東西則是通體的：其全體的格局影響於其內所包涵的分子。以生物爲例，其心的作用左右該生物全體的結構；不但能改變其內的分子，卽細胞，並且能影響其分子內的分子，卽電子。所以一個電子其在生物體內與其在生物體外是不同的。……這個通體的原則是普遍於全自然界，並非生物所專有。所以我主張拋棄向來科學上傳統的唯料論而代以通體說。』(科學與近世第一一一頁。)

須知懷特海此說不是主張有一個不可思議的生命，所以並不是「生命論」(vitalism)。他所主張的僅僅是說全體能影響部分；部分的存在依其全體的結構而變化。他只是把散沙式的嵌屑說推翻，却並非完全拋棄機械性質而歸於神祕。所以他名其說爲 organic mechanism (按此只可譯爲機械的通體論，不可譯爲通體的機械論。) 但宇宙間沒有一物不爲他物所包涵，換言之，卽無一物不是他物內的部分，則此種通體說不啻把全宇宙打成一片了。懷特海這種論調，從這方面看，似頗令人難解。我想稍稍學過佛學的人必定可以明白。其實此說就是所謂「一切攝一切」。華嚴一派講得更要精細複雜。在懷特海，則亦有一句要言，就是：「亦可以說一切物於一切時間占一切空間」(In a certain sense everything is everywhere at all times)。這正是佛教所說的一切攝一切。(按懷特海在其書中用 mirror 這個動詞以表此種意義，我以爲此字譯爲「攝」可謂恰當之至。) 這個原理若表以淺顯的說明，從正面而講，我愧未能，現在只好從負面來說。我們平常總以爲一個東西於同一時間內不能占二個空間，例如張東蓀在民國十五年十月二十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在吳淞，決不能同時同分在蘇州。懷特海名此爲「單純的定位」(simple location)。懷特海以爲非先打破這個單純定位的沿習不能明白這個一切攝一切的道理，因爲我們的

頭腦久爲這種單純定位的思想所束縛了。自相對論出世以來，從實驗方面早已告訴我們說沒有所謂同時；既無同時，則當然可打破這個單純的定位了。讀者請取關於相對論的通俗書籍讀之，自得許多實例，現在恕不多述。我的目的不在述此汎論，乃在說明懷特海對於共相的意見，所以上述各節原是略叙其學說的大體，因爲不明其要旨便不能了解其共相論。

懷特海不歡喜'universals'這個字而另立一個字'object'以爲代，正猶羅素不歡喜柏拉圖的 ideas 而用 universals 一樣。懷特海於一個 object 還嫌不足乃名之曰 eternal object 或 enduring object。此辭可譯「永相」。因爲共相是自空間言，說見於此處的可亦見於彼處，所以是共同；永相乃是從時間言，說見於此時亦可見於彼時，所以便是永久。照懷特海的意思，以爲我們對於混沌無痕的自然加以鑿開，乃有五進：即第一是所謂「事」；第二是所謂「座」（按原文或稱 percipient event 或稱 percipient object，著者聲明非指能認識的心而言，乃止謂其焦點所在，故譯之如此）；第三是所謂「官感的物相」（按如紅，方，香等）第四是所謂「知覺的物相」（按如椅子，人，馬，樹等；第五是「科學的物相」按如電子分子等）。懷特海名這種鑿破渾然的自然爲「自然的分別化」（diversification of nature）。渾然的自然若不鑿開，則我們無由辨認。但懷特海於此却又把「事」與「物」分爲兩截。除第二的「座」被他暫擱不講外，他把第三至第五總名爲 object，此字我譯爲「物」或「相」或「物相」，其實即是上文所說的「名相」。他以爲事是不可再的，而物是可再的，所以物的存在以再認爲條件。而物是在事中的，所以他又立了一個新名是 ingression，此字可譯「配入」。於是事便是不居故常的與創新常進的；而物則是無所謂新舊僅反復發現而已。事之所以常新即因爲物之配入各各不同。他於一方面充分吸收量子論的原理，仍保留原子性；於他方面則又盡量採取生物學派的創造論，主張全宇宙是在那里創進自新。但我們須注意的就是他這種主張是把共相認爲純粹客觀的呢，還是有幾分主觀性的呢？他對於這一點實無明白回答。不過他說所謂「自然」（按即「外界」）就是在我們官覺上所現的，並不是於官覺以後另有一個自然。他又說我們對於自然有兩種認識：一爲形容的認識，如看見「黃」與摸着「圓」等；二爲關係的認識，如知倫敦在英國，知這個桌子在隔壁室內等。照這樣說，他是不分主觀與客觀的，或換一句較明顯的話來說，他是把主觀納入客觀中。但他這樣辦法是把客觀打了八折，而把主觀打了二折。所以他仍是反對主觀論派。他告訴我們說物只是抽相，所謂抽相乃是由現實中從殊體超拔而審識之。但我們要重讀「審識」（原文 comprehensible）這個字。所以自這一點而觀，他雖十分不歡喜主觀論，但却又未能澈底排斥主觀的尺度作用。他只好說自然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創進自新的，他方面是反復故常的。他名此爲「自然之兩元性」。他的議論亦因此不澈底而終。不過他却有一個最大好處。就是他告訴我們說他所謂永相每個都有相關

性，換言之，都是對待相成的，不是獨立自存的。這一點可算自柏拉圖以迄新實在論所未想到的了。他的話如下：

「一個永相，自其爲一個抽相而言，是不能離開其與他種永相的相關，亦不能離開與現實事物的相關。此原則可換言之爲：凡共相必有一個相關的要義(relational essence)。由此方能定這個共相如何能發現於具體事物中。」

照他這樣說，就是共相與共相之間完全是互相關係的，互相倚靠的。所以我們不能尋到一個共相而能與其餘共相不同存在。討論到此，我們把關於共相的各種異說可算已應有盡有地羅列殆盡了。並且這些異說却亦一線相延，表示思想的進步。這一條長路雖其中途有許多灣轉，却不能不算很發展。最後到了懷特海，其所給我們的異彩就是這個通體的相關性，不僅在具體的事物，並且亦見於抽成的共相。於是我們的敍述事業大體告終了，雖則於敍述中兼說了不少的批評。

八　最後的分析

敍述既終，請最後作一個建設的結論。我們的問題是試問：共相是從那里來的呢？若能說明共相，則便能說明條理。若能說明條理，始能說明我們思想上的法則。原來這個問題眞是難如上青天。因爲我們所恃以說明條理的就是思想的法則。我們以思想的法則來說明條理實不啻卽以思想的法則來說明思想的法則了。這種思想的法則卽所謂「論理的規範」我們所欲問的就是：這種論理的規範還是人造的呢，還是天然的呢；還是自內而射於外的呢，還是自外而鑠於內的呢？照上文各段所說，雖有各種學說而仍不能有澈底說明在比較上可使我們滿意。而在我的意思，總覺他們，無論實有論派與唯名論派，於暗中都是以心理爲根據。唯名論以爲我們的認識是先殊而後始抽爲共；實有論以爲最初的對相若非共則決不能綜合抽成。我們現在須檢查心理學是否爲此二說張目。

心理學本來有兩派，一派卽是所謂嵌屑論派，或稱原子論派，總是以爲全體由零屑集合而成，所以主張知覺由感覺而綜集以成，概念由知覺而抽繹以成。另一派是所謂全體派，總是主張無論任何東西而全體必定大於其分子的總和，例如一個人必是於頭加手，加脚，加身，加目等等以外，再有所增加。前一派在歷史上頗有成績；後一派近亦取得相當地位。照前一派的人來說，自然主張我們認識的只見殊相，不有共相。而依後一派說則不然。最近德人柯萊(W. Köhler)以食物養猴與雞，有一個新發見。就是用兩個燈，一個是灰色的，一個是深灰色的。把食物常常置在灰色的燈下，而不置在深灰的燈下。數次以後，這些動物一看見兩個燈便直往灰色燈下去取食物。乃柯萊另立一個淺灰色的燈，雖則食物仍在灰色燈下，而這些動物却總是飛奔到淺灰色的燈下去取。照感覺論的解釋，豈不是灰色的感覺與食物因習慣而構成聯想麼？而竟不然。可見知覺全成於比較。這個實驗雖對於嵌屑派施了一個極大的

攻擊，然而此說却不能算卽直接證明我們認識事物時是先見其共相。所以我以爲於此派所說以外須稍稍另加說明。比較可信的乃是李薄(Ribot)的意見。玆錄其言如下：

『只有一個原則是可以成立的，就是：認知總是由不確定而進於確定。若「不定」（卽不確定）是與「普汎」（卽共同）爲同意語，則可以說，當認知之始，所現的固然不是殊相，然亦不是共相；謂其只是一種含糊的，庶乎近之。換言之，認知沒有發展到知覺以前，其所印象總是一種不分明的，乃介乎殊共之間』(Evolution of General Ideas,p. 32)

我們對於當前的「所對」(the given)有所認知，最初並不是只見殊相，如白開萊與休謨所說，然亦不是只見共相，如柏拉圖所主張，李薄的說當然近於眞際了。不過我們於此尚不能滿足，還想進一步追問一下。我一個人反復思考了許久，覺得我們現在的能力雖則尚不足以完全解決這個問題，然却不能不貢獻些意見，以爲導引到眞際的塗徑。數年以來我亦常常研究這個問題，而每每因思想的紛糾無法整理以致中斷。現在雖不敢說我能把這一團亂絲來爬梳得淸淸楚楚，但亦願盡我能力提出幾點。

第一，名相與條理好像是兩方面。常識總以爲名相，卽物件，是實；由物件的配置而始有所謂條理。而科學相反，以爲只有定理是實，由定理可以隨意造出物件來。因此科學的思想若推而至於極端，勢必以爲全宇宙只是一個絕對的條理，一個固定的秩序。殊不知依常識的推想，把宇宙全體認是所有物件堆聚起來的總和，固然是一個妄想，然而照科學的研究，這個固定的條理世界亦是初無證明。據我所見，凡我們以爲世界必是有條理的，必是有秩序的，只是一個信心。我名此種信心曰「良信」。在英文爲 instinctive belief。原來不學而能謂之良能；不學而知謂之良知。這種不學而信當然可以謂爲良信。就是表明這種信心是無待證據的，是元始的，是不學而起的。不過雖說只是一種信心，却不含有指摘其爲杜撰的意思，讀者千萬不可誤會。

第二，我們若知道「理」是那里來的便無異於知道「物」是那里來的。當我們認知所對的時候，我們的所見雖不能卽分爲殊相與共相，然而若其成爲認識，必是把赤裸的，不着一字的，而變爲分別的可用符號來代表的。所以我於此立了一個新名詞是所謂 symbolization，就是「象徵化」，換言之，卽化爲符號。康德一派的學者以爲我們是天然固有若干「根本符號」（亦稱元始的符號）此說實有長處，我以爲可以酌取。不過康德所定的數目則我却不敢苟同。最顯著的莫如拿「性質」來比例的說明。從來哲學家對於性質幾無圓滿的說明。近來德萊克(D. Drake見其新著 Mind and Its Place in Nature)却有新見解，頗可取。他以爲性質只是「堆聚的結果」(mass-effects)，換言之，卽由聚集而起的一種現象，並非眞有。例如我們看見白雲，其實乃是一堆煙霧，自其每一煙屑而看，並不見白色。又如我們看見遠處一片黑，其實是一羣

入所以我們看見的「紅」「白」與聽見的「尖」「響」以及摸着的「圓」「滑」無一不是這一類由堆聚而現的幻相。德萊克此說雖爲唯物論張目，而我却取來作我的根本符號說的論據。因爲所謂堆聚的結果即不啻是一個符號，不過比較具體罷了。並且不僅關於性質爲然，誠如詹姆士與杜威等所主張，我們決不是單獨認識性質而不認識其與他性質的關係。我們看見紅的東西必同時看見這個紅的東西是大或是小；是在前或在後；是在左或在右。所以關係和性質是同存在的，在認識上亦不分前後。可見關係亦可算作根本符號的舉例。所謂根本符號亦可以說就是批評的實在論者桑他耶那 (G. Santayana) 一流所謂的 essence (此字我曾譯作「蘊」取「精蘊」的意思，其實即是性質。) 據桑他耶那說，我們只見 essence 而不能見 thing-in-itself。所以他自稱爲極端的懷疑論 ultimate scepticism)。我對於符號背後的「物其本體」亦主張不可知，所以亦是懷疑論。

第三、若有人問我：所謂根本符號究竟是甚麼？究竟還是主觀自造的呢，還是外界鑠成的呢？回答這個問題專靠認識心理學 (psychology of cognition) 了。我對於認識心理學稍有特別的見解。大家無不承認我們通常的知覺都是「再認」(recognition)。其實所謂「認」亦即是再認。例如我自生了出世以來第一次看見貓，我決不知是貓，迨我見貓而認其爲貓必已是再見了，所以認即是再認。我們日常生活上對於一切事物有所辨別，知道這個是甚麼或那個非甚麼可以說完全是由於再認。所以懷特海告訴我們說於自然界的「常自創進的」而能辨其中有「未嘗變易的」則全靠再認。他不承認再認作用中含有何種記憶與理智的作用，而以爲再認只是於常流的「事」中揀出不變的「物」。懷特海這個解釋是不錯的；不過我們對於這種再認作用還得加以分析。我們的知覺就是再認；若對於再認能知其眞相，則對於知覺的問題可謂完全解決。我的意思以爲我們最初的感覺例如我自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貓，只是一種刺激，我姑名此爲「元始的刺激」。凡元始的刺激都是對於認識者的機體上給予一個印記，久留不退。這是一班心理學家和生理學家所公認的。而海林 (E. Hering) 拔特萊 (S. Butler) 主張尤力。晚近西門 (R. Semon) 與黎那諾 (E. Rignano) 更以此說明後天的遺傳，於生物學上開一新路。於是當二次刺激時無不立引起以前的舊痕。西門有新創的術語如 engraphy (可譯「銘印」) 與 ecphory (可譯「召聯」) 等。據赫林屋茲 H. L. Hollingworth) 換一個方法來表現西門的原則，是例如有一個刺激爲甲乙丙丁，所產生的一個反應爲子丑寅卯，後來僅只甲或乙或丙發現時便可立刻喚起子丑寅卯的反應。這便是以部分誘起全體。他酌採哈密爾登 (Hamilton) 的用語而名曰 redintegration (可譯「復全」) 他用此以說明「意謂」(meaning) 與推理。其實我以爲再認不僅是由部分誘起全體。我們所要研究的亦不僅是第二次刺激與元始刺激的關係。在嵌屑派感覺論者總以爲元始刺激是如實地印在心上；把我們的心視爲和照像機一樣，把外

物絲毫不改地攝入其中。所謂「心如白紙」即是此派的主張。但我以爲元。始。刺。激。所。遺。留。的。痕。迹。並。不。是。元。始。刺。激。的。原。樣。刺激當前，我們心所攝的不是這個刺激的原形，而只是對於我們表示的「大勢」(按此二字尙不甚切，惜無適當名詞以易之，在英文却有 pattern，然亦不十分切。) 所以所留的不是原形，乃是痕迹。須知所謂「痕迹」就是一種「表號」的意思。所以再認，自影相上來講，雖是以部分誘引全體。但所誘引的並不是眞的全體，乃只是一種符號而可表其全體的。雖白開萊與休謨痛詆抽繹說，然而我總以爲在元始刺激變爲留痕時已就有抽繹作用行乎其間了。明白了這一點則困難自會減少。用顯淺的話來說，如我第一次看見貓，迨第二次又看見認其是貓時，我所喚起的不是當時所印在心上的貓的原樣，乃是當時所印在心上的貓的痕迹。原樣早已泯散了，不能喚起。至於痕迹本來是介乎符號與形樣之間的；但後來一經移用便變爲符號了，所以二次喚起的舊痕乃是一種符號有所代表。我這種符號論，可謂爲徹底的符號論，是以心理學爲根據，即自認識心理學而出發。

第四、至於問這種根本符號是主觀自造的呢，還是外界鑠成的呢。我只能說須得先把外界下一個嚴格的定義。如我看見電燈是白的，但在我發熱時則燈光是黃的。所以我們平常所謂外界可以說十分之七八不是眞屬於外界，而是屬於主觀所具的身體機括。這種身體機括是居於媒介的地位。然亦可以說是外界，不過我們只能名爲「準外界」或「亞外界」。學者亦有人名此爲「體感」(bodily feeling)。於是我們便得有三種：一曰眞的外物；二曰媒介的體感；三曰主觀的心。這種符號當然是由於這三種要素交相作用而成，缺一不可。我們決不可說眞的外物是不存在的。我敢大膽地告訴大家說，無論何種唯心論的哲學家，從無眞正否認外物的存在的。他們都是承認外物的存在，不過他們都是要問外物在何種意義之下而存在。他們說我們所要知的不是外物的「僅僅乎存在」(bare existence) 的問題，乃是在何種意義中存在的問題。換言之，即「存在」離不開「意義」；「有」離不開「是」。即「存在」的身體無有不被着「意謂」的衣裳的。至於我的意見，亦以爲如此。我們不能否認外界，不過我們對於外界眞所知的實不甚多。雖不是絕對不可知，然而大部分總是存疑，所以我自稱懷疑論者即是爲此。這是說外界，至於說到符號的構成，我們却不能完全追隨康德，把外界純爲材料把內界純爲格式。我以爲以格式論，當然大部分是內界的，然至少有一點是外界所鑠的。這一點或許就是原子性在認識上的起原。袁頓說，若問外界是否眞有定律，我尙不敢確答，不過現在似乎原子性的定律可算眞正的定律。(Space Time and Gravitation p. 二二一) 且照懷特海所說，「事」總是擴延而相連的 (他的用語是 junction)，但亦因擴延由連而斷而分。從其雖連而連以觀，自然可以成立通體說；但從其雖連而分以觀，又可以發見其原子性。至少我相信我們在認識上能辨別物的個體，知道甲不是乙，必是由於外界有一種原子性定律所助成。較近的

量子論在物理學上把這種原子性定律付以新意義；即懷特海的通體說亦必主張有所謂「元體」(primate) 以吸取量子論的長所。所以我們對於常流自新的渾體世界揀出分散不變的個體秩序不能說是全由於主觀的格式：好像主觀藏了九宮格的眼鏡看見一片白紙乃劃成許多塊。只能說好像庖丁解牛一樣：雖則庖丁的刀斬下來皆中其節，然而牛的自身似乎亦本有節。這種主張或許有幾分類似所謂「預定的諧和，」但我以為我們暫時實無更好的說明，只可安於這樣的不澈底了。照這樣說，我們可以回答上述的問題如下：我們的符號不能純是主觀自造的，亦不能純是外界鑠成的；乃是內外交相作用而成的，不過出於內界的並非僅居小部分。

第五、以上乃是說元始的符號。但這元始的符號亦是假定的，原來我們的認識作用追溯其元始幾乎是絕對不可能了。所以我們不能不即講我們的平常生活。須知在我們平常生活上，是符號與符號相錯縱；符號與符號相同化；符號與符號相抵消。這便是經驗來再造符號；符號來再構經驗。我此說雖與杜威的主張未嘗不稍稍相同（他的主張可名為 functional empiricism，在其近著 Experience and Nature 尤為顯明）然而他忽視符號，遂把康德一流的方式主義看得太輕，所以他所謂的經驗直是一篇流水賬，不能產生論理的法則與普遍的秩序。我今把符號加進去使經驗與符號相交：由經驗來造符號；由符號來再造經驗。所以我們經過這種反復的結果便約有兩種符號：一為符號的符號；一為經驗的符號。何謂符號的符號？就是論理的法則或稱名學的公式 (logical form)。這是從那里來的呢？往往誤會這個就是元始符號，殊不知不然。這乃是即由元始符號經鍛鍊而抽繹以成的「關於符號原理的符號」所以名學的方式不是根本上自然的，乃是發達而成的。這一點明白了便可對於康德一流的迹先的方式論減少懷疑。我們並不是沒有迹先的理性，但方式的名學法則却不就是迹先的理性，且近來新實在論以純粹的方式名學來說明數學，絲毫不借重於直觀的方式，便是把數學的符號性更加一層澈底；同時則可以數學來說明名學法則。凡此所為，足見是純粹關於符號，大可為我[illegible]、張目。至於這種關於符號原理的符號所代表於其背後的是否即為外界條理的眞相？則照上段所說可以明白：就是並非外界條理的眞相，而只是一種可能的符號於其相當的方面或許能代表外界眞正的條理（這仍是假定之詞）於幾分之幾罷了。因為這種名學方式總不外乎與懷特海所說的「抽演法」(method of extensive abstraction) 同一類的性質，雖是對於眞正的外界亦有所根據，然總是只能表示宇宙的原子性，不能表示宇宙的通體性。新實在論者的大弊病即坐於此：他們以為名學的方式即就是外的世界眞正的秩序；以為宇宙的眞相已完全由論理的法則來表示了。這是由於他們誤認符號為實際，把關於符號的法則誤認為就是實際的條理，我在上文已經指摘過了。

第六、我們自始至終即生活在符號中。最顯著的例莫如言語。言語是

符號，然有莫大的實力。如催眠術，施術者拿了一杯冷水，告訴患牙痛的被術者說，這是一碗止痛藥，吃了就好；被術者吃了果然痛止。這便是那個「藥」字的威力。符號能影響於實際竟如此！須知我們生活就是對付「自然」。然而要把捉（此字係英文 to handle）自然則莫善於用符號。因為除了造成符號，自然是捉不住的。這種撲捉自然就是「生活」。杜威說 Knowing is living（知即生）實是不錯，我們且可倒過來說 Living is knowing（生即知）。換言之，即在那里生活就是在那里認知。既然生活即認知，則我們可以說這種製造符號就是在那里生活。至於外界可以說就是無數的符號，可名為「符號叢」，不過這句話並不包含只是幻相而非實在的意思，不可誤會。

第七、我說了許多還沒有接到共相的正文。若有人問我：共相究竟是甚麼？我便可用文言答道：『共相者符號也。』我所謂符號亦可說即是所謂「相」。相所以能「共」就是因為這一個相同於那一個相，亦就是具有普遍性。康德呼此普遍性為「可能性」，就是說此相可能再現。而在我則以為就是因為他是符號，不是實在，所以纔能共，能普遍，有可能。伊登(R. M. Eaton, 見所著 Symbolism and Truth) 說得好：我們看見一物可以自其性質與關係上來分析，遂變為無數的性質與關係，即是所謂一簇共相，然而無論如何總必有所餘留。換言之，即把個物變為一攀共相時，無論如何總不能吸收盡淨，必定還有一個X。所以據此以觀，個物不是一簇共相，因為總有未變盡的。可見共相不是固定的；亞里斯多德主張共相在個物中，實是比柏拉圖進了一步。黑格兒說是相待互變的，則又進一步。由此使我們知道共相不是在外界獨立自存的東西。新實在論者把感覺（他們名為「感相」sensa）認為在本體上有獨立的地位，把共相亦認為在外界上是自存的東西，實不外乎一種偏見。這個偏見是由唯心論者太偏於主觀而激起的一種反動。我們固不可以太偏於主觀，卻亦不可這樣太偏於客觀。所以康德的主張雖比較上粗疏些，然大體上其方向是沒有錯。我們仍須跟着他走；只要從近代心理學關於認識方面的拿來修正他，補足他，便行了。

第八、不過康德的方式論是把眞理的基礎置在預先；詳言之，有迹先的理性方有經驗的可能，這便是所謂眞只由於所用的尺度是確切。我的意思不然。眞偽問題與符號無直接關係。以符號論，所謂元始的未必就是最可靠的。我們誠然有迹先的理性，但眞偽判別的標準卻並不完全依靠於此。我們生活在符號中以窺探自然界，所以所謂眞卻不盡在我們的尺度，而亦兼在我們經驗的結果。從這一點來說，歸納法亦不失為一種可以接近眞理的方法。總之，絕對的眞是沒有的：內界的尺度當然有充分的根據，固不能全認為幻，然亦不可即認為唯一的標準；至於外界的經驗結果乃是許多符號加以鍛鍊，使其淨化，亦自不能認為鏡中的花或水中的月。所以我們有兩條路：一是逆進，以探內界固有尺度的根據；一是順變，就經驗上歸納的結果以窺外界的根本大體。前者是哲學所有事；後者即各科學所從事的。我們不能說科學所得的都非眞

理，須知科學固不待哲學證明理性是眞而後其所得結果方爲有效。哲學自逆窺知識的本性，科學自安排知識的所得，二者都可接近眞際而不相抵。

依以上八段所說，綜合起來，我們對於名相與條理的問題可得一個結論如下：

名相與條理本來是一非二。乃是符號。雖可說是由內外交互而成，然却是尺度的作用居多。雖可說是閉門造車，却竟出門合轍。因此有人說世界如大理石，由我們隨意彫琢。所以若有人問我：理是那里來的？我說：理大概是我們拍到自然上的。這樣的「拍」就是生活。

至於籍這個尺度，亦可返窺本體於幾分，不過用尺度而得的經驗亦不盡是幻影。實在(即外界的眞相)只能這樣略約得之。

以上是我的主張，即本篇的建設方面。我在科學與哲學一個小册子中，搶了丁文江先生的「存疑的唯心論」以自名。我現在亦還喜歡這個名字，以爲表示我的態度仍以此爲宜。但凡唯心論無不是理想主義。所以我覺得「理想主義」一辭比「唯心論」來得好。於是我又要搶魯哀士(J. Royce)的「唯用的理想主義」(pragmatical idealism)以自居了。哈哈！

九　結論

究長的討論想讀者已耐心地讀完。我亦不願再多說。只有一點却非聲明不可。就是「共相」與「價値」有密切關係。價値雖必有主體，亦有所謂本身價値與賦予價値的分別。然總以能久與能共爲標準。所以若無共相即無價値。因此共相論便直接影響於倫理學道德學。柏拉圖主張理型，其動機在此。康德主張規矩，亦未嘗不爲此。照理型說，是把道德上善惡的標準繫於外界；照規矩說，是把行爲上是非的判別立在內界。但無論如何總是把渾沌的世界變爲條理的世界，我們方能生活下去。照我的主張，是偏於康德一派。理既是我們拍到世界上的，則我們的道德若求其標準當然亦是有先驗的而雜於經驗中的。

至於這種思想由這樣從歷史上來敍述，可以見其爲理想主義。理想主義不僅是不滿於現實，且自有特點數條，茲列舉之。

第一、理想主義必定是相信世界確是有秩序的，於是方有理可講。柏拉圖反對那班詭辯的人們而主張有理型，爲一切物之所由成，便是對於有秩序有條理的世界樹立一個堅硬的根基。

第二、但世界的條理若是固定的與已成的，必致人力絲毫不能有所左右。這樣亦無異乎一個死的世界。所以理想主義於條理的存在還認爲不夠，必定更加上一種主張：即主張這種條理至少總有幾分精神作用參雜其間。把精神與道理融於一爐，於是宇宙便由呆板而變爲活潑了。康德的先驗論就是給我們以充分的證明。

第三、把精神的要素加入條理的構成中，固是全部都活了，然而僅僅把死的變爲活的還是不夠。因爲條理雖即是精神，然仍未見其滿足。所

以理想主義必更有一個主張：即主張這個即條理即精神的大作用必是漸漸發展，進拓無窮，亞里斯多德主張形質迭進，把宇宙全體認爲是一個大計畫的次第實現，一個大目的的逐漸完成，便是把此思想築了基礎這種意匠論乃是後來進化思想的根源。西洋人始終走在這條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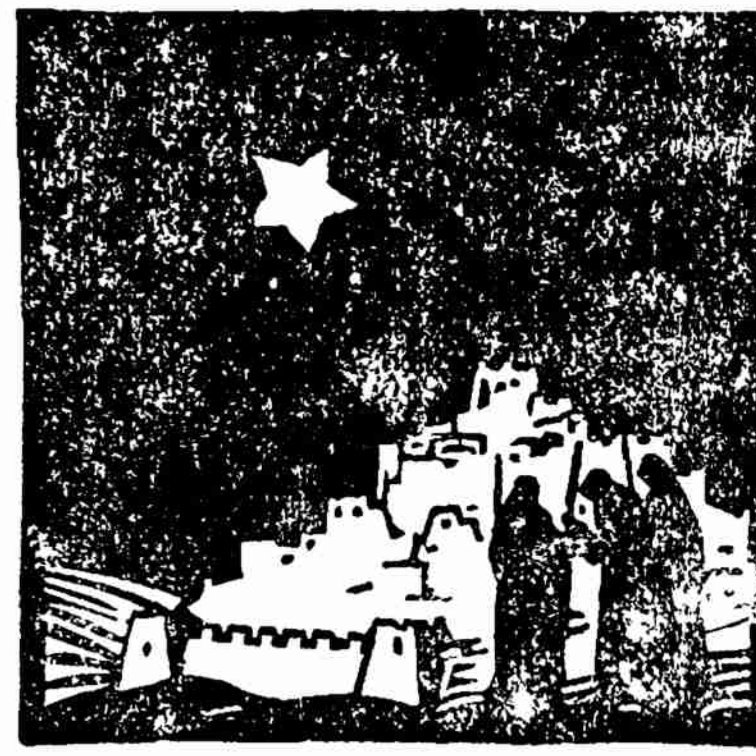
第四、宇宙的條理既與我們的精神打通，則我們但憑智慧必可開此寶庫，世界的祕密都可由理知而發見。理知便是最可靠的工具了。

合觀以上四點，我們可以名之曰第一爲秩序主義。後來科學思想即由此而出。第二爲理性主義。西方人的人生觀能令人樂天知命亦正由於此。第三爲進化主義。這種思想總以爲樂土是在將來；努力是堆積的。惟其樂土在將來，所以希望無窮；惟其努力是堆積的，所以現在不能不奮發。第四爲主知主義。相信只有理知最可信托，可以領導我們。後來科學都以數理爲標準，即因此。以上所言可謂西方思想的精髓，亦西方文化所寄託的了。

以上是說西洋思想的大勢，至於末段我個人的主張，我卻要聲明絕不求人強同。我亦學桑他耶那的樣子，揚言另成一說乃是可能的。即薄丁 (J. E. Boodin) 亦極力鼓吹哲學上應有容納異說的氣度，他名曰 Philosophical Tolerance （見所著 Truth and Reality）。我今亦本此原理，不僅容納與我不同的說，且希望與我不同的主張者亦稍稍容納我的說。

民國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初稿





治理黃河之討論

——與歐美水利學者討論治河問題函一束——

沈怡

一 與費禮門論治河書

十四年秋余由歐赴美參觀工程，次年春將有歸國之行，往別費禮門先生，頗於治河事有所討論。本文卽余當日以書面形式向費君所提出諸問題也。

（前略）前上一書內述荷蘭政府近將庚子賠款退還敝國，（註一）全國水利局擬就此款先從事於黃河之測量，諒蒙鑒及。怡現因回國在卽，頗思將平日蘊積於胸中久未解決諸問題之有關治河者，一一就正於先生之前。素仰先生為美國水利界名宿，於敝國之黃河問題尤有研究，倘蒙賜教，感幸萬分。問題若干，謹開具如下：

（一）上下流之治理孰先孰後　森林家與氣象學者之恆言曰：『治理下流，必先防止上流岩石因氣候而起之剝蝕作用。防止之法，植林尚矣。』此言也，就理想論之，固無人得謂為非；然森林之造成，非有長久之時期不可。執是以觀，恐植林上游並無濟於今日之河患奈何？

一月以前，米西西比河工局局長僕德先生寄來工程雜誌一册，內載氏所作治理米西西比河之諸般建議。氏於其文中有曰：『與其植林山嶺，不如墾植其地；卽不然，任其滋蔓可也。』（註二）蓋氏意以為熟地與草地，阻止雨水下流之功效，皆較森林為大，其言殊發前人所未發，頗為新奇。

嘗思治河本無一成不變之規，最妙之道，莫如治河者盡力治河，植林者盡力植林。各事其事，各盡其能。若謂治河毋賴植林，或植林以後，卽毋須治河者，皆偏激之談，不足道也。

（二）治理河口　河口積沙，水勢日微，為任何大河通有之病象。治理之法，是否唯開濬是賴？利用潮汎之力以冲刷沉沙，其效果何如？

（三）選擇入海幹道　河口三角洲上枝流至多，治理之時，選擇河流

入海幹道之標準何如？恩格司先生嘗於此列舉二原則，其語見所著水功學全書：（註三）

一、保留沙灘上任何之枝流；

二、利用水勢最弱之枝流以爲入海幹道，蓋因水勢最弱之流挾沙較少，口外之沙灘必小，易於掘去故也。

嘗讀先生所著中國治河問題（註四）內有語云：『縱治河之動機僅爲防止洪水，但舟楫之事亦未可盡置諸度外。』然則選擇入海幹道之時，似亦當注意舟楫之事矣。

（四）勘定河道　先生治河計畫有云：『茲擬分段將河道取直，每段長五英里以至二十英里。務將河槽置諸現有內隄之間，庶河道既能取直，而又不爲當地之害。現今黃河之隄距大致爲四至八英里，苟「新洪水河槽」完成以後，其正隄之距離將爲半英里，河面之寬將爲三分之一英里。』（註五）

嘗聞恩格司先生批評先生之計畫有云：

『一、歐美百餘年來治河經驗，皆以爲惟「之字形」之河道，最能持久不變；而實際天然河流亦鮮有具直線形者。故開直河之說，未免與自然相背。

二、當新槽尚未冲成之先，苟洪水驟至，原有之河槽既因兩岸加築隄壩大爲減狹（較現寬減小八分之一至十六分之一），其結果勢必至不能容納此多量之洪水，而釀成異漲之禍。此項異漲之水可高出現今最高水位至數公尺以上。

三、新河（卽直河）固可使之較舊河爲深，但新河下流必將較舊河愈淺。其未減狹之處，勢必河身日淤，河床日高。

四、減狹河道斷非短時所能奏功，若此則上述各項危險，殆爲勢所難免。』（註六）

因此之故，恩氏乃有如下之建議：

『當今之急，首在保護河岸，爲河流一固定之中水位河槽。次則裁灣（僅限於太不整齊之灣）塞枝，亦屬重要。自此以後，河身日深，而河床亦不致再有墊高之弊。且河槽既有一定，則河水嚙隄之患亦可由此而止，而兩岸田地勢必日趨安全，更不待言矣。』（註七）

以上係恩氏對先生計畫所下之批評及其個人之建議，倘蒙示以先生之意見，曷勝盼望。

（五）隄防　黃河內隄之距離，據先生之報告（註八）所云，其寬自四至八英里不等。惟明潘季馴所著河防一覽則云內隄之距本不當出二華里之外，可知古人亦未始不知堤距太寬，易失束水之效。潘氏嘗言築堤之法有二：『近者所以束湍悍之流，遠者所以待衝決之患。』又云：『築遙（遙隄卽外隄）以防其潰，築縷、縷隄卽內隄）以束其流。』可知縷隄之用，原與其他諸隄不同。

包世臣中衢一勺論縷隄之功用有云：『潘氏之法：遙隄相去千丈，中有縷堤，相去三百丈。河槽在縷隄之中，急流東下，日刷日深。其初每年有

大汎一二次，溢出縷隄，漫灘自遙隄，三年之後，河槽刷深至五丈以外，不復漫過縷隄矣。』

曩讀先生考察黃河筆記時，見一堤工照片；該堤爲雨水所嚙，毀壞不堪，可見年來隄工失修情形。惟敝國於護岸向分埽草與植柳二法；後者於黃河尤宜，語見劉天和問水集：『余行中州，歷觀隄岸，絕無極堅者；且附隄少盤結緊密之草，與南方大異，爲之憂慮。乃審思備詢而得植六柳法』（註九）讀此可知古人護隄，並非無法，皆後人因循自誤耳，可勝歎哉！

（六）其他問題

甲、現有關於流量，河流斜度，流速，沙量等等記錄，是否已敷設計之用，抑尚嫌不足？

乙、先生對於敝國之河工有何批評？以爲必須速行改良者有何數端？

丙、治河以前，先生以爲急須着手籌備者有何數項？

丁、黃河無圖，擬用飛機測量（註十）不知以爲何如？又治河用之圖，比例尺之大小以何者最爲適宜？

戊、河流情形各不相同，故治法亦隨河而異。先生於黃河素有研究，有無特別應注意之點可以相示？（下略）

一九二六，二，二十五。

二　費禮門論治河覆書

費禮門先生(John R. Freeman)，美國水利界名宿也。民國八年嘗受運河工程局之聘，來華考察水利。返美以後，嘗發表其治理黃淮之意見；我國亦有譯本，散見各雜誌。自是談水利者無不知有美國費禮門其人矣。

（上略）僕於黃河僅考察其在京漢津浦二路間之一段，見聞殊爲有限。今就鄙人之印象所得諸於此項有限之見識者言之，似治理之初，宜於河身南岸堤工以及險工所在，先有一番考察。如一年以前，開封下流隄決成災，河有南下趨勢，即此等危險所在。且累年堤決釀禍無不在開封一帶。以現狀論之，彼處河勢之危急，當遠在洛口利津之上，可斷言也。

治河需料，而枝料之用尤廣。故當着手治河之際，不妨同時研究樹木之養成。務須費時暫而得料速，然後始可爲濟急之用。如美國之木棉樹(Cottonwood)爲建築「樹枝壩」（註十一）最適宜之材料，於保護河岸，功效卓著；且料價甚廉，尤堪介紹。惟僕爲此言，非謂貴國河工上沿用之石工，盡可以此爲代。其故無非因工程貴賤，莫不隨地就料而異，則多一方法，即多一伸縮地步。至於石壩本身原有之價值，固不因此而損其毫末也。除上言考察南岸險工以外，亟宜自京漢路黃河鐵橋起，溯河而上，探河源及鉅量黃土之所自來。此黃土者，嘗爲河水所挾，淤積於河槽之中，而爲河患之主因。

濮德先生之意，以爲阻止雨水之下流，墾地較森林尤見功效，此當視地面之斜度及土地之性質而判，並無一定之公理。

敝國北加洛來那州(North Carolina)在過去之三十年中從事開墾，成績甚著。其法係將山地墾成階級，每級之寬自二十至一百英尺不

等。此項犂植法之原理，乃在沿「層次線」之地位施以犂植，庶雨水因階級之故，不能直接下流，而有充分滲入土中之機會；故名「層次犂植法」(Contour plowing)。足下行經該州時，可先往訪賽維爾或白勞恩教授於該處之州立大學，接洽參觀此項犂地之事。後者為尊師恩格司先生昔年之弟子，余信其必能竭誠為足下助也。

關於植林問題，足下歸國以後，可往南京金陵大學一訪其副校長威廉士先生，彼定能為足下介紹勞德米教授及顏博士(譯音)。余知彼二人者，必將樂為足下解決與此有關之疑難問題。

當余旅次日本之時，在箱根湖畔見樹木遍山，梢頭齊整，有條不紊，嘗為之讚歎者良久。余意彼日人之經驗與成績，頗堪為貴國日後之參考。

河水淡而海水鹹，當其在口外相遇之際，鹹水因自身之沉澱作用，壓迫其已加入之沙土，復轉而入於淡水；此乃造成河口沙灘之重要原因。此種情形，前述二君諒必知之。惟其混合時之情形，即沙土何以因此沉澱，至今猶未得確切之解釋。即通常河工教本於此亦鮮有加以注意者。倘水流實在無力刷沙，則「閘濬」確為治河口唯一之道。惟僕與歐投司大佐(註十二)為有同一之見解；即苟能於便宜之所，造隄築壩，利用河流自然之力，冲刷淤沙，則河口殆可不濬而自治。

僕嘗屢言之，治河之時，最妙莫如先建一「河工試驗室」，取全國各河床中之泥沙，一一試驗其性質，則泥沙沉澱與流速之關係，俱可不待實測而自明矣。

足下問現有關於流量，斜度，流速，沙量等等記錄，是否已合設計之用，抑尚嫌不足？查目前所有之記錄，初不過供暫時之需，距完備尚遠。蓋以貴國於黃河雖有窮千累萬之著作，然關於前述各項記錄，則可謂向所未有，故舍逐年測量以外，殊無他法。就余揣度，至少尚須經過二十年之時間，更須室內試驗與實地考察，俱有相當之成績，然後此項記錄，方有滿足我人需要之一日。

昔人有言：『失敗者，成功之母也。』足下幸毋以失敗為慮，須知由累次之失敗，而然後我人之知識與經驗，始有更進一步之望。況河性，世之最難捉摸者也，而尤以挾沙之河為甚。現代科學雖發達，但我人對於河流所具之知識，猶不過如何利用人工及機械之力以事開浚，以及少許之普通定理。若以所知與未知較，則所未知者，誠未有涯也。

足下復屬余指出中國河工之缺點所在，關於此層非余今日，甚或非經長時間之研究後所能置答。苟有志於此者，必須對於一切工作方法，先有明瞭之觀念，然後更駕一葉小舟，泛乎此等大河之上，實地研究。譬如一壩，必也先考其歷史，製法，尺寸，為何建設以及築後經過若干時日，始發生功效。誠有頭腦清晰之士，曾於相沿千餘年之中國治河問題，有一番研究，必將更為遲疑，不敢遽下斷語。蓋中國歷史中有不少往例，必須首先熟悉，然後所下批評始有根據。鄙人不敏，愧猶未能也。猶憶鄙人在華之際，嘗於一日行至開封黃河下流五六十英里之某小村，其地當

六十餘年前，曾被河水所衝沒；村長某且爲余詳述二百年來河流變遷及決口情形，並附以說明之圖；其印象至今猶深留余之腦未嘗稍忘。假設余爲總理治河之人，余必首先組織旅行隊二三組，沿河兩岸，詳細考察；並於同時努力搜集河之史料，以爲治河之參考。

河道地圖可用飛機攝影法測製之。足下行經費城時，可往晤韋毛慈先生；此人與某飛機測量公司頗有關係。又抵紐約時可往泛卻爾特公司訪馬失史先生，接洽此項測量之事。同時不妨詢彼等全副儀器之價値，以及在六個月期間內，借用熟練之工程師數人，其酬金共爲若干。此數工程師抵華之後，卽可爲轉教其他中國工程師之用。就余所知，空中照相機之於飛機測量，確有奇妙之效能。爲求一律起見，鄙意圖紙之大小，不宜超過一平方公尺。比例尺亦不宜過小，庶圖上尙有充分地位，可爲記錄河道變遷及設計新工之用。就余目前之感覺言之，設計用之圖，比例尺不宜小逾五千分之一。爲表示河道以及隄工形勢之全圖，比例尺不妨爲五萬分之一。此外若能縮製一圖，介於以上二比例尺之間，則更屬盡善盡美。在決定比例尺之大小以前，應檢取河流彎曲之處數段，繪其剖面形狀以作比較。圖之比例尺若大，則一切重要記錄及說明，無不可以直接塡註圖上，此乃其最大便利之點。

恩格司教授主張在現有內隄之間，爲河流謀一永久不變之中水位河槽，余極端贊同。惟在實行此項計畫以前，必須先擇一二十公里之河段，加以精密之試驗，庶施工之際，更有切實之把握。

治河之道，千頭萬緒，既無一定之公理，又無一成不變之治法。苟稍不愼，發爲錯誤之主張，復從而實現之，則大錯成矣。因此，每十公里之河段，卽應作一單獨研究。而每百公里之間，或須數易治法，亦非偶事。總之解決此項問題，必須經長時期之研究，然後步步實行，決不可自始卽立一不着邊際之方案，致貽後日無窮之悔，此則可以斷言者也。(下略)

一九二六，二，二十五。

三　恩格司先生論治河書

恩格司先生(Prof. Dr. H. Engels)前爲德國德來斯頓大學水利學教授，現已告老退休。先生爲首創河工試驗室之人，學問淵博，於水利工程上建樹甚多，誠今日水利界不可多得之碩果也。余之識費禮門先生實出先生之介紹，故自得費氏覆函後，卽將原函併寄先生，乞其批評，此書其覆函也。函中包含精義至夥，可與費函互相發明，世之關心治河者幸毋等閒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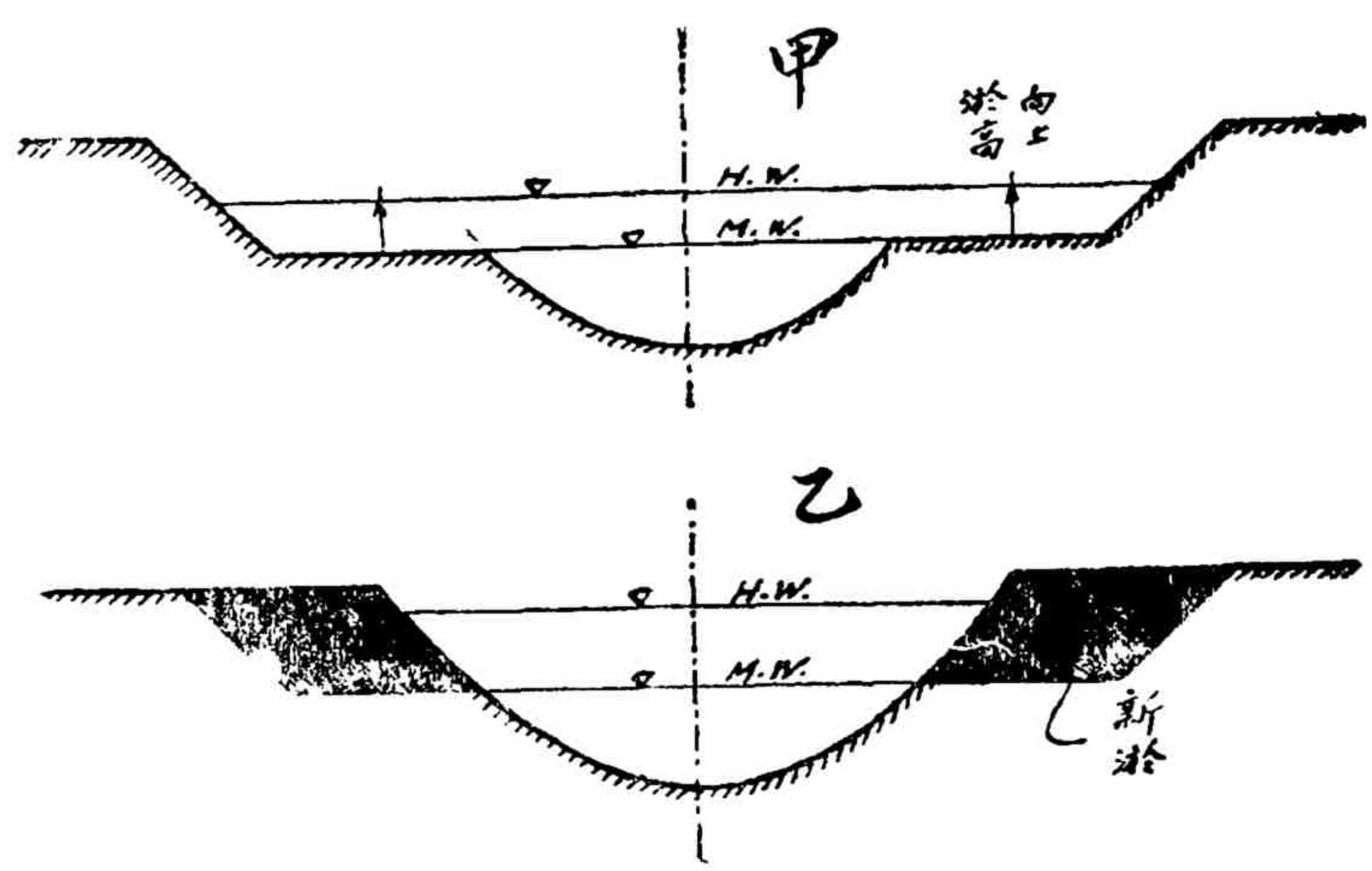
(上略)六月十日來函論治河一節，以爲目下距大規模治河之日尙遠，此時惟有盡力於個人研究及宣傳二事，深合鄙懷。讀致費禮門先生書，洞中綮要，想見別來進步，尤以爲慰。附來費君覆函亦已讀畢，今將鄙人意見逐條答覆如下：

(一)上下流之治理孰先孰後　拙作制馭黃河議文中嘗有言：『苟上游山嶺長此不樹木種草；而暴雨或山洪可自黃土表面直馳入河；或兩岸黃土對於河水之嚙囓，永無保護之方，則治理下流殊難期有完滿之結果。但此項工作皆非旦夕所可奏效，而在此時間中，河流必將往復

汜濫，視今發廣」（註十三）因此余始終主張治下流之重要遠勝於治上流。誠能於治理下流之際，同時在上流植林以及施行保岸工程，則尤善矣。

（二）治理河口與（三）選擇入海幹道　足下於此曾引用拙著水功學全書第四七一頁所云，但未注意該段所論者係爲治理河口之無潮汐者說法。黃河河口爲一「三角洲」所攔住，致使潮水不能深入。如口外潮汐之差別有二公尺半而口內反僅半公尺。是故治理下流，根本上必須先治河口。治河口之法，當於三角洲上擇一枝流以爲幹道，然後築隄束水，使之蕩滌自深。如築堤之後，水力仍嫌不足，亦不妨略施開浚之工。

選擇幹道之標準，須視當地之情形而定。苟爲口外形勢所許可，假亦可以利用水勢最弱之道以爲幹流。譬如潮流係由北而南，則所擇之河道應在極北，因潮水至此，尚未爲河沙所混，不致有沙沉澱河口也。因此在決定此項問題以前，首須研究黃河口外潮流之方向係由北而南？抑由南而北？（是否夏日如此？是否冬日如此？）舍此以外，應在近海各枝流中設置一「自動測潮計」，以資察潮水漲落之狀況。



第一圖

（四）勘定河道　關於此層，余之態度猶一如昔日；尤以對於將河流作大規模之取直，不能苟同。我人誠欲防止河流之變遷，惟有善用其天然之性，因勢利導，而不在武力取直。蓋喜曲河之天性也；惟曲折而有一定之河槽者爲上。是故善治河者並不斤斤於裁灣取直之說焉。

（五）隄防　余之見解以爲黃河每岸有一隄已足濟事。標準河槽宜如第一圖之甲式。當大水之時，兩岸雖爲水沒，但岸上之水甚淺，力殊不足以刷沙，可無他虞。凡此種種足下在德國時頓大學所提出之博士論文中，亦嘗論及之。

應借手試驗以謀解決者，即在何種流速之下，河沙尚能停止不動，不爲水冲之問題。假設此項流速每秒鐘爲〇·九公尺（大致當不外乎此）則兩堤之距宜爲二千公尺；設沙土在流速每秒鐘爲〇·七公尺時始不爲水動，則堤距應爲四千公尺。

如依上法決定二堤之距離，則每次大水過後，均可在兩岸灘地上積起一層沙土。及其淤墊漸高，更當略施保岸工程，庶足以禦激溜；但亦僅施諸有險工一邊。可且自此以後，兩岸日高，河床即可由甲式轉變而入

於乙式(第一圖)。

昔者足下嘗誤以鄙人所建議之河槽爲甲式或爲乙式，而未知鄙人之意乃在使新河槽漸漸由甲式轉變而爲乙式；此節關係頗重要，不可不辨也。惟以上所云形式俱指矢直之河道而言，若在灣曲處則河形斷難一致，其狀非爲丙式卽爲丁式(第二圖)。

無論如何，保持河槽一定深度不使時時變動，乃爲治河者最應注意之事；而此種情形，亦惟河流彎曲得其自然之狀，始克實現。按余推測，在低水時節河槽乙之平均流速每秒鐘約爲〇・八六公尺，其力當猶能使泥沙隨水入海，不致沉澱河內。若海口水勢散漫無力，可於口外沙嶼之上擇定幹道，築堤束水。倘猶不濟，則繼之以開浚之功。苟能照此實行，而下流河底墊高之病不從此戛然而止者，未之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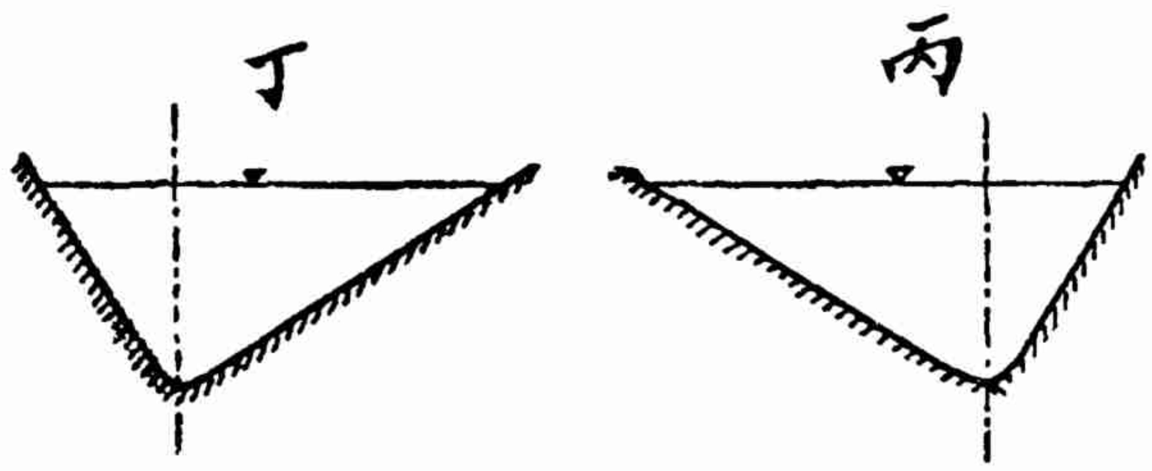
(六)其他問題

甲、現有關於流量，河流斜度，流速，沙量等等記錄，鄙意已屬合用。

乙、對於貴國河工，鄙人殊無從批評，因此事非經實地考察之後，不能有所表示也。

丙、及丁、治河之先，第一當測一可靠之河流形勢圖；此項地圖若用飛機攝影測量法測之，必可合用。

戊、關於此層拙作制服黃河議中已詳言之矣，故不復贅。



第二圖

末尚有數言：卽當治河之際，應於下流各段，隨在取適宜之材料，保護河岸以爲試驗。惟此等試驗當於河上舉行，絕非室中所能解決。又下流河道，長逾千里，工程所需材料爲石，或爲枝，或爲木及鐵絲等等，必須因地制宜，庶不背經濟原則。費禮門君主張在河流兩旁植林儲料，極爲重要，亟應從早辦理。爲保護險工起見，若伏而夫式順埽 (Wolf sche Gehaenge) 及法白而式擱水牆 (Faber's Stauwand) 均不妨試用。此二者於隄岸之崩潰，頗能先事防止。(註十四)

以上所云，不過其大略，苟尚有未盡之處，可參看拙著水功學中所載治河十大原則(註十五)至於治河之時，必須自始卽有一統轄全河下流治理事宜之機關，以遠大之眼光，爲施工計畫之訂定，然後審慎實行，此乃當然應循之手續，假毋待多言也。(下略)

四　結論

爲明瞭起見，更將討論結果摘要錄後：

一、治河宜先下流，倘能同時於上流植林及防止岩石之崩潰，則更善。

二、治理河口當築束水隄，倘水勢仍弱，無力刷沙，可酌爲開浚。

三、選擇河流入海幹道須視當地潮流情形而定。

四、河性喜曲：曲河始不善變。若過於彎曲者，自應裁減，但不宜動

輒取直，枝流應加堵塞。

五、就地取材，保護河岸，免使河槽逼近隄身，致啓隄圮之禍；由是「中水位河槽」亦可確定。

六、兩岸一帶宜多植樹木，以爲枝料。

七、宜組織旅行隊沿河考察河流情形。

八、創辦河工試驗室，研究河工上各種問題。

九、辦理飛機攝影測量，實測河流形勢。

十、根據地圖，擬定治河大綱及施工步驟。

嗟乎，處今之世，而侈談治河，寧不知河之終不能治哉！猛獸不去，洪水不止。吾書至此，不禁感慨係之矣。

(註一)荷蘭退還庚子賠款之說，發動在十四年冬季。當時盛傳僞數凡數百萬元，實際未付之數本息合計幾不過七十六萬五千餘兩。以此治河，河寔能治？況今因政局變動，交涉停頓，並此而不可得哉！

(註二)參看 Colonel C. L. Potter, Some Suggested Ways of Controlling the Mississippi Floods, Eng. News-Record, Volume 94, No. 14.

(註三)參看 H. Engels, Handbuch des Wasserbaues, I Bd, 2. Aufl. S. 401.

(註四)參看 John R. Freeman, Flood Problems in China, Transactions of Am. Soc. C. E., Vol LXXXV.

(註五)同前。

(註六)參看 H. Engels, Die Baendigung des Hwangho (Monusknipt)，出文曾經鄭君肇經譯其大概，登在同濟雜誌第二十一期。

(註七)同前

(註八)參看 John R. Freeman, Flood Problems in China.

(註九)劉天河六柳法：一曰臥柳；二曰低柳；三曰編柳；四曰深柳；五曰漫柳；六曰高柳。其種法及功用俱詳天祖所著問水集中。

(註十)參看拙作飛機攝影測量，刊載在東方雜誌二十一卷十八號。

(註十一)樹枝壩西名 tree-retards，美國米蘇利河一帶甚見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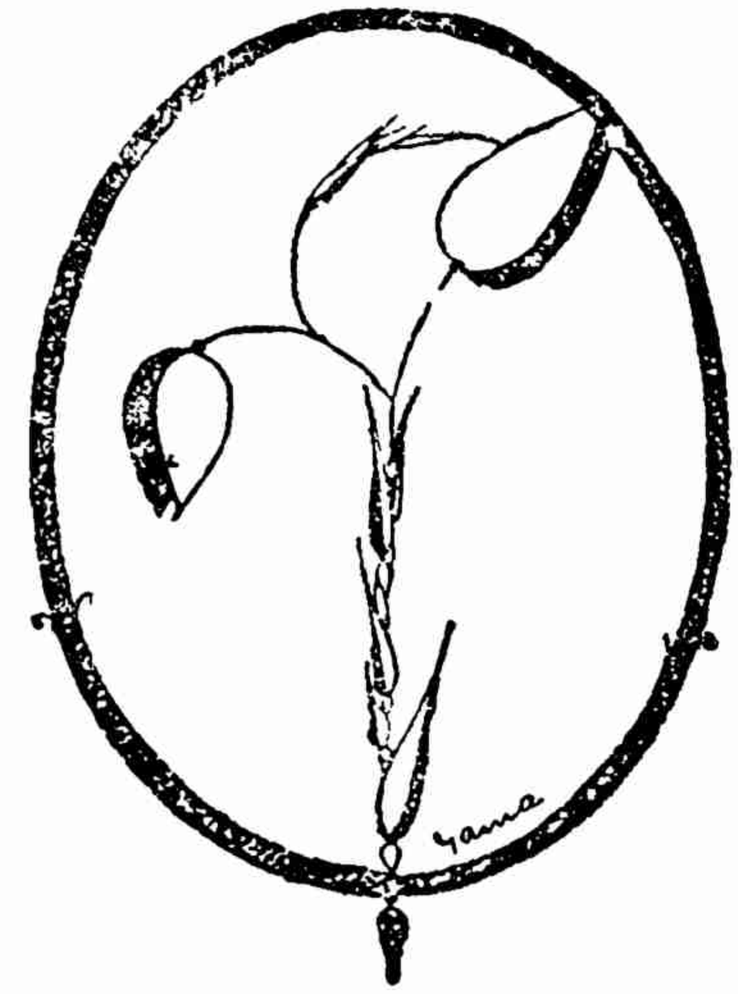
(註十二) Captain Eades 爲治理美國米西西比河河口之人，曾以此得名。

(註十三)參看 H. Engels, Die Baendigung des Hwangho.

(註十四)參看 H. Engels, Handbuch des Wasserbaues, I Bd, 2. Aufl. S. 453.又 H. Engels, Handbuch des Wasserbaues, Ergaenzungsheft, S. 15.

(註十五)參看 H. Engels, Handbuch des Wasserbaues, I Bd. 2. Aufl. S. 373.





朝鮮銅字本四書五經大全考

邵元冲

丙寅之秋，於役鄂渚。時方承大戰之後，故家遺書，稍稍間出，予從事旁搜於肆間，得圖籍金石之屬凡若干種，而以朝鮮銅字本四書五經大全最爲鉅帙。是書共一百四十七卷七十五册，用朝鮮銅字排印，匡高工部營造尺八寸，寬五寸八分。每半頁十行，每行大小字各爲十八字，而春秋左氏傳之春秋經文特排之大字，則爲每行十二字。全書用高麗綿紙印，紙厚如繭，潔白如玉，墨色精良，書作趙吳興體，娟秀悅目。每册平均爲百頁左右，全書約八千頁以上，洵爲煌煌鉅觀矣。

全書計周易傳義大全二十四卷，書傳大全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禮記集說大全三十卷，春秋左氏傳二十七卷，大學章句大全不分卷，中庸章句大全不分卷，論語集註大全二十卷，孟子集註大全十四卷。爲明永樂時翰林院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等奉勅編修。朝鮮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引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原任奎章閣提學蔡濟恭，奎章閣直提學李秉模，奉教總裁，奎章閣抄選講製文臣李書九等編校，春秋館修撰官李翼晉等編修。

按明史藝文志(第九十六卷)載永樂中勅修周易傳義大全等爲胡廣等纂。又彭孫貽明朝紀事本末補編卷一載

『永樂十三年九月五經四書大全書成。先是十二年十一月，上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至是書成，上親序之，命禮部刊刻，頒行天下。』

自是四書五經大全遂爲有明一代經義之準繩。余瀏覽之餘，爲之考核，覺不特本書內容有研究之價值，即朝鮮銅字排印各書，亦有關於朝鮮數百年來文化之興衰。茲特以朝鮮印行本書源流，朝鮮活版印刷與其文化之關係，及本書之內容分別敍述如次，亦徵文考獻者之所有事

一　朝鮮印行四書五經大全源流

余既於本書春秋左氏傳卷末見有蔡濟恭等總裁之名銜，其最欲知之一問題卽爲本書在何時印行及是否雕板也。乃遍繙全書迄無印行之年代其所可資以考據者乃在春秋左氏傳末卷朝鮮裁編諸臣銜名之次，附有一葉曰「鑄字事實」，茲其文如下：

『太宗癸未置鑄字所，以詩書左傳注疏爲字本，鑄十萬字。世宗甲寅，以孝順事實爲善陰隲等書爲本，鑄二十萬字。我聖上在春邸，命宮僚校正甲寅字，鑄十五萬字，藏於芸閣。元年丁酉，命關西道臣加鑄十五萬字，藏於內閣。十八年甲寅，移藏內外閣銅字於昌慶宮之舊弘文館，追述太宗朝故事名之曰鑄字所。前後印書，輒用是字。睿定則易學啟蒙集箋，三經四書正文，續綱目也。御定則八子百選，朱書百選，史記英選，陸奏約選也。重印則三經四書大全，通鑑節要，十九史略也。命編則明義錄，國朝寶鑑，鄉禮合編也。二十年丙辰，命內閣倣通鑑綱目思政殿訓義例，編定春秋左氏傳。丁巳秋，以丁酉字印進。而經文大字，前參判曹允亨，仁川府使黃運祚，承命書之，各爲一本。工既訖，命外閣翻刻藏板，又刻一本於湖南，以壽其傳。』

據以上事實，有可參考者數點：卽(一)此書係銅字排印。(二)此書中之春秋左氏傳係朝鮮重行編定，而非永樂本之春秋大全。（按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四經籍考載春秋大全七十卷，永樂中胡廣等奉勅譔，明史藝文志則稱三十七卷；彙刻書目卷數與明史藝文志同，而本書中之春秋左氏傳則爲二十七卷，且不沿用大全之名，是必以原書繁重，特加刪約重編可知也）(三)觀其先後各君編印書籍之夥，可以想見其稽古右文之盛，然於印書之時代猶未能瞭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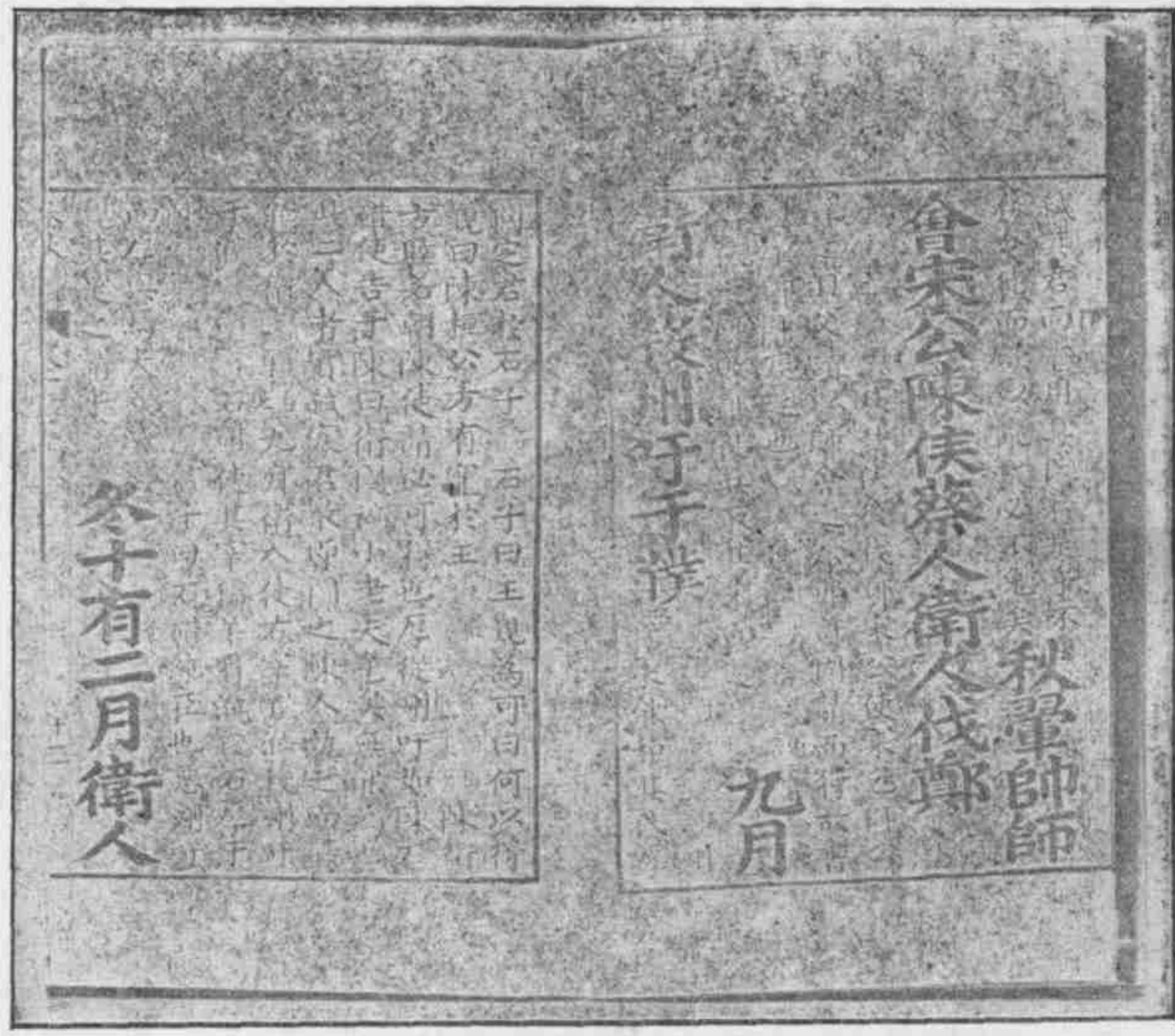
嗣又參稽葉德輝氏書林清話，「日本朝鮮活字板」一條下，載：

『活字版之製，流入外藩最早者，莫如朝鮮日本，其盛行已在明初。永樂庚子冬，朝鮮國王命造銅字活版，又命新鑄造大樣銅字，印行十八史略，……又弘治十年，朝鮮國活字印板唐鑑音注二十四卷。……大抵朝鮮活字本始行於明初，余藏有國語韋昭注，爲銅活字大字本。後有跋曰：「我東活字印書之法，始於太宗朝癸未，以經筵古註詩書左傳爲本，命判司平府事李稷等鑄十萬字，是爲癸未字。世宗朝庚子命工曹參判李蕆等改鑄，是爲庚子字。甲寅以孝順事實，爲善陰隲等書爲字本，命集賢殿直提學金墩等鑄二十餘萬字，是爲甲寅字。英宗朝壬辰，正宗大王在東宮，仰請大朝以甲寅字所印心經萬病回春二書爲字本，鑄十五萬字，藏於芸館，是爲壬辰字。正宗朝丁酉，命平安道觀察使徐命膺以甲寅字爲本，鑄十五萬字，儲之內閣。又於壬寅，命平安道觀察使徐浩修以本朝人韓構書爲字本，鑄八萬餘字，亦儲之內閣。壬子，命仿中國四庫書聚珍版式，取字典字本木刻大小三十二萬餘字，命之曰生生字。甲寅，命內閣銅

字移藏於昌慶宮之舊弘文館，稱以鑄字所……」據葉氏所記證以鑄字事實所稱，則丁酉年之鑄十五萬字，甲寅年之移內閣銅字於昌慶宮之舊弘文館，名之曰鑄字所者，皆爲正宗時事，是鑄字事實所稱之聖上實爲正宗，而此四書五經大全蓋爲朝鮮正宗時所印行。又查張璜歐亞紀元合表內載朝鮮正宗算卽位於丁酉年，卽西曆一七七七年（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在位二十四年，歿於西曆一八〇〇年（清仁宗嘉慶五年）。則此書之印行，蓋在中國乾嘉之際，正清代學術極盛之時，中東文化迢迢相望盛矣。

二　朝鮮活版事業之發展與其文化之關係

由上文以觀，則朝鮮活版事業發展之次第及歷朝印書之繁多皆可概見。且由此更可研究朝鮮文化發展之大略。蓋朝鮮自唐以來，被中國之文教最久，宋代尤爲極盛。觀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所載：「比者使人到彼，詢知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又有清燕閣，亦實以經史子集四部之書。立國子監，選擇儒官甚備。新敞黌舍，頗遵太學月書季考之制，次第諸生。……」（見卷第四十）是朝鮮在宋代之崇文可見一斑。又據日本林泰輔著朝鮮近世史所稱：「太宗獎勵學問，置四學（中東南西四處）以掌敎儒生。始親試文臣，設謁聖之試，命大提學卞季良掌文衡，而其尤有功於後學者，憂典籍流傳之不廣，三年（明成祖永樂元年）出內帑，置鑄字所，命李稷、朴錫命等鑄銅製活字數十萬以印行書籍。……」（見第十六頁）此卽「鑄字事實」所謂「太宗癸未置鑄字所，鑄十萬字」也。同書又稱：「世宗時，因以前活字尚未盡善，再三改鑄，漸漸鮮明。」（見第十



朝鮮銅字本春秋左氏傳之一頁

七頁)

『世宗時官撰之書籍無慮數十部，如治平要覽，明皇誡鑑，五禮儀，杜詩註，資治通鑑訓義等。』(見第二十一頁)

此卽世宗朝鑄字印書之概略，亦卽葉氏書所引之「庚子字」「甲寅字」之故實也。

同書又稱：

『正宗深好學問，命儒臣纂輯諸書（有同文彙考，文苑黼黻，朱子百選，協吉通義等）又自撰者甚多（有八子百選，四部手圈，大學類義，雅頌，弘齋全書等。）』(見第一百四十頁)

又久保天隨著之朝鮮史稱：

『正宗命諸儒編纂國史，其國朝寶鑑，大圭章全韻，五倫行述等諸書皆成於此時。自英宗以來三世皆好學，編纂之業頗盛，蓋倣清之乾嘉盛時，文治極一代之美，有挽回半島衰運之觀。宣宗以後國勢之振興，以是時爲第一。』(第二二六頁)

朝鮮李氏各君，自太宗世宗皆好學術，至成宗益擴而大之，鷄林文化遂稱極盛。至明季中葉以後，日本海寇屢侵擾沿海，滿洲勃興又擾其邊陲，戰伐頻仍，民無寧日，國勢遂日衰，文化事業亦因之一落千丈。至肅宗之時，爲清康熙時代，滿洲已統一中國，朝鮮亦正式稱藩於滿清，故國內漸臻小康，文化亦因之漸興，至英宗正宗而學術彌昌。正宗又爲深崇朱子之學者，因之對於印行典籍誘掖文化之事業，無不汲汲爲之，以是學術益爲昌明，故讀朝鮮史者，每以成宗之世爲朝鮮文化全盛時代，正宗之世爲朝鮮文化復興時代，自此以後，寖以式微，此亦考古者得失之林也。

三　四書五經大全之內容

吾人於此書印行之時代及版本源流既以略明，乃不得不更進而一探討此書之內容。查彙刻書目載稱，『四書五經大全，明永樂十三年奉勅譔。前有成祖御製序，翰林院學士胡廣等進書表，繙經廠刻本。』(此本無成祖序及胡廣等進書表，殆爲朝鮮復印時刊落耶？) 刊行以後，明代經義遂悉以是書義解爲準繩，無敢或逾。清康雍乾三朝既先後刊行御纂七經，以爲清代經義圭臬，四書五經大全遂致絕跡。清儒又每以是書編纂匆猝，頗以潦草相詬病，實則此書除周易大全，四書大全等多採朱子之說，墨守朱學以外，其餘如書傳大全之本於蔡傳，禮記大全之據陳澔集說，揆之當時所謂之程朱家法者，亦未可悉爲厚非。況各書引用諸家之說，少或四五十家，多或百餘家，其校讎經文及援引之書亦動輒數十種，亦可謂提要鉤元，闡厥指歸者矣。茲略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於各書之批評如次：

四庫總目提要對周易大全之批評曰：

『朱彝尊經義考謂廣等就前儒成編雜爲鈔錄，而去其姓名。易則取諸天台鄱陽二董氏雙湖雲峯二胡氏，於諸書外未寓目者至多

云云。今勘驗舊文，一一符合，彝尊所論未可謂之苛求。然董楷胡一桂胡炳文篤守朱子，其說頗謹嚴。董眞卿則以程朱爲主，而博采諸家以翼之，其說頗爲賅備。取材於四家之書，而刊除重複，勒爲一編，雖不免守匱抱殘，而要其宗旨，則尙可謂之不失其正。』

其對於書傳大全之批評曰：

『大致本二陳氏。二陳氏者，一爲陳櫟尙書集傳纂疏，一爲陳師凱書蔡傳旁通纂疏，皆墨守蔡傳。旁通則於名物度數，考證特詳。』

其對於詩傳大全之批評曰：

『本元安福劉瑾所著詩傳通釋而稍損益之。』（按劉書在發明朱傳）

其對於禮記大全之批評曰：

『以陳澔集說爲宗，所採掇諸儒所說，凡四十二家。』

其對於四書大全之批評曰：

『其書因元倪士毅四書輯釋稍加點竄。』

由此以觀，則此書實能根據程朱學說，而薈集羣言，籀其要恉。其短處在不能網羅諸家經說之大成，其長處則在能鎔冶諸家之成說而出之以簡要，自諸經注疏以外，能會通經說之要義者，端推此編。今者鷄林鴨水，既告淪胥，赤縣神州，又流榛狉，則一代劇蹟若此書者，雖零編墜簡，猶將什襲珍之，況茲泱泱大觀乎？朔風勁厲，寒雪打窗，呵凍成篇，意有餘慊。

民國十六年一月



"Kodak"





柯達鏡箱固已精巧
無比然欲得最佳之
照片非用
柯達軟片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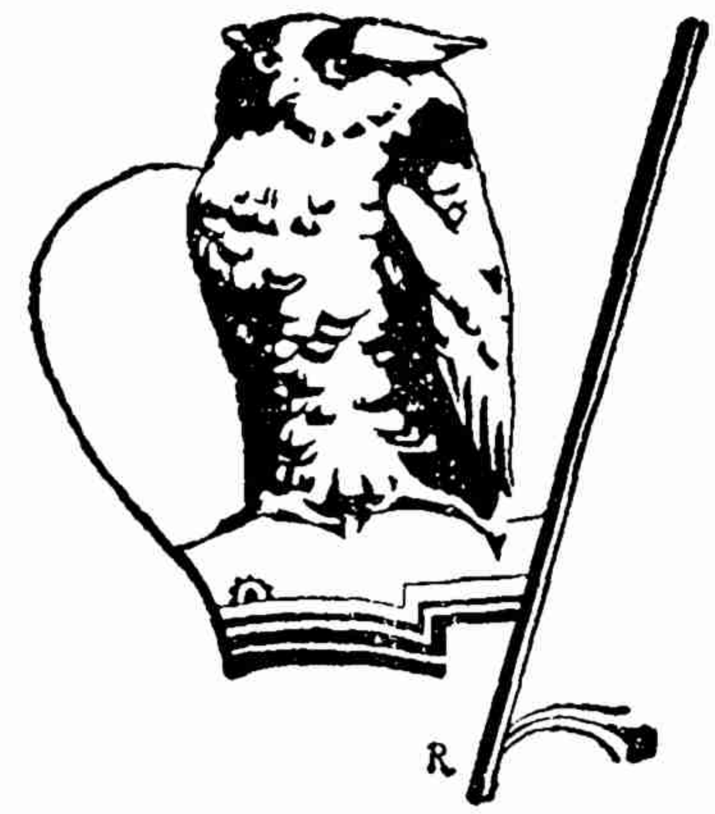
美商 柯達公司
上海江西路六十四號
(五一三)

柯達
KODAK
REGISTERED TRADE MARK

(裝黃匣中)



柯達軟片
裝黃匣中
材料精良
捲捲一律
感光迅速
光度最大
賜顧諸君
務祈認明
左列盒樣
以防假冒



兵大伯陳振武的月譜（續）

李劼人

正月

陳振武行年二十四歲。

自他有知識以來，試問他何曾過過像今年這樣的新年：腰包裏滿滿實實的裝着三四十塊洋錢，身上穿着暖暖和和的棉衣，無憂無慮，吃酒吃肉，閒了，便同着張金山們去嫖嫖娼，街頭巷尾的賭博攤上去擲擲骰子。（因爲新年放假一星期，而他們又是攔米有功的，所以他們更得了特殊的自由。）他們消遣的事本來不少，然而他們最喜歡，並且是共同都喜歡的，仍只是末了這一項：賭錢。平日沒有機會，就有機會而大家腰包都是空的，縱然想賭也賭不成功。至於新年，這在習俗上差不多完全是一個吃喝穿賭的佳節，由來從初一到初五，稱爲「金吾不禁」之時，所以一般丘八們也借此時機來同普通的人樂一樂。不過他們頭腦比較的簡單，甚麼麻雀啦，勃克啦，都不是他們的對頭，最合他們口味的，第一是押紅黑寶，第二是擲骰子；前一項不是街頭巷尾所宜的，倒是後一項頂好，只要有一張方桌，擺上一隻土碗，碗裏盛六顆骰子，便可吆吆喝喝的同樂半天，又熱鬧，又方便。

初一那天，陳振武贏了半塊錢，覺得還對。但從初二起，就糟了，每賭必輸，每輸必大，臘月間積得的錢竟有四分之三搬家到別人的腰包裏去了。張金山輸得更凶。於是到了夜裏，張金山輸起了氣，便在桌上一巴掌，說，骰子裏有講究（意若曰骰子有弊），陳振武幾個便附和起來，要伸手去抓打那擺賭的。不幸他們同賭的這一桌上，普通人不多，而擺賭與贏錢的都是別一部的丘八，大家披的都是老虎皮，誰害怕誰。其結果儘可想得到：先是罵，後是打，不但打，並且帶有刺刀的便拔出刀來互砍。這種舉動，在陳振武算是第一次參與，看見動了武器，頭一個開脚逃跑的就是他。

他跑不上半條街，就聽見演武的那地方砰訇幾聲：『啊呀！還開了槍

了！」不但他大吃了一駭，就連通街的人都駭得亂奔起來。

及至他進了營門，看見張金山老早就在那裏。他道：『我猜你還在那裏哩。……』

『我沒有那麼笨！』

『你聽見槍聲沒有？』

『聽？我還看見哩。……原來他們不留心，正耍刀時，憲兵隊就來了。向天開了幾槍。我登時就溜脫了，那幾個笨猪都被憲兵抓走了……』

陳振武垂頭喪氣的道：『只可惜我的三十幾塊錢，都輸光了！』

張金山道：『豈但你。難道我就贏了嗎？賭錢本是兩搶的事，輸了算甚麼。況且錢這個東西，本是國寶源流，這面去了，那面必有來的，你等着好了。』

* * * * *

督理先生正在公館裏同着幾位太太打麻雀消遣的時候，忽聽見街上遠遠的人聲大震，鬧得實在有點不像樣子，便打發人去看。回來報告說是一般軍士同好些普通人因爲賭錢的事在那裏耍刀。督理便勃然大怒，跳起來帶了十來個攜手槍的衛兵，急急的趕去。賭場就在督理公館的街口；他去得威風，耍刀的早都紛紛的逃跑了，叫衛兵追去只捉了兩個普通人過來，跪在當街。一個說他是木匠，一個說他是轎夫，都說耍刀的不是他們。督理說：『不管是不是你們，總之，賭博滋事，便不是好東西，且拿你兩個做個榜樣。』登時，乒乓手槍兩響，這兩個榜樣便長伏在街上，到第三天，因爲都無家屬領尸，才由警察署派人在慈善會要了兩具棺材來收拾了。

但是督理餘怒未息，還下了個條子給憲兵隊長，叫他從嚴禁賭，無論軍民人等，但有犯的，准其就地槍決。督理說：『治亂國，用重典，這就是用重典之一，不如此，這些東西是不知畏懼的。』

然而督理絕沒有料到他的重典只算給張金山陳振武輩做了生財的工具。因爲陳振武張金山們的錢是告別而去的了，賭既不能，終日只好在街上閒誑，聽見憲兵抓賭，果是利害：三橋街一個擺賭的流氓槍斃了；西御街一家鞋鋪的徒弟們，趁着師傅出去，躲在樓上擲骰子，也被憲兵調查出來，把三個徒弟一齊抓去，把鋪子也加封充公了；東門外四個在田埂上打紙牌的鄉下人，被憲兵巡查隊碰見，立刻就杖斃了兩個，其餘兩個抓去押起了；甚至連一個旅長的公館裏也去惠顧了一次，雖是第二天憲兵隊長曾親身去陪了禮，把抓去的賭具恭恭敬敬的送還，並把滋事的諜查員押了兩個在公館門前各打了一千板子，但大家終覺得旅長的面孔是被憲兵抓傷了的，縱然傅了粉，到底是不好看的。張金山於是就打了一個主意，笑着向陳振武們說道：『生意又來了，有膽子的跟老子抓錢去。』

這是在正月初十的一天，傍晚的時候，龍燈早已上了街。這年街上的燈火極熱鬧，其故因督理曾出有告示，叫大家只管放花炮耍龍燈，說目前是太平世道，本人極願與民同樂，但是不准生事，生事的立刻槍決，

「本督理言出法隨，其各凜遵。」就是一般丘八也能仰體憲意，各部隊中都極力準備，有造花炮的，有紮燈籠的，安心從上九到元宵結結實實的給督理湊個大趣；至於人民，本把這個舊新年看得很重，往年因爲給步槍大炮占去了，不能讓他們來熱鬧，今年既得了這個光明正大的機會，他們豈有不想方設計預先弄幾個錢來樂一樂的（與官同樂）。大家都忙着快樂，而張金山們却另自走往一條僻靜街中，住家人戶極多，而又爲憲兵巡查隊所不會來的地方。

他們一行八九個人，中間一個穿了一件大氅，打了一個青紗包頭，腰間帶了一柄手槍，其餘的都帶着刺刀，走到一家小公館門前——大約張金山早注過意的——他就指派陳振武同另一個兵守在門外，教他們道：『若是巡查隊走來，你們趕緊進來報告！若是門裏有人跑出，不管是男是女，總須攔住，不許他們走出去！耳目放瞭亮一點，要緊得很！』

陳振武到門前才恍然大悟，他們原是要借抓賭爲名來打起發的（起發者搶人之雅名也），因爲他此刻方隱隱聽見裏面有骰子擲在磁碗裏的響聲。

不錯，他猜的恰好。只見張金山幾個人一撲進去之後，裏面忽然的就鬧聲大震起來。中間斷斷續續傳來了幾句極響亮的：『……就算家庭娛樂，總之是賭！……抓起走，抓起走！到憲兵司令部去！……連女的一齊起！……西御街，東門外有例在先，你們不曉得麼！……不干我們的事，我們也是奉了命令的，……認罰也對，自己說，罰多少呢？……』到這上面，鬧聲纔漸漸的平靜下去，便聽見有人喊：『拿煙來！倒茶來！先生們請坐下好說話……』其後忽聽見張金山的聲音斗叫起來：『不行，不行，我們不是同你講生意經的！難得說，還是請你往憲兵司令部去自己說罷！』同時又聽見有人在勸和。好一會，纔聽見洋錢聲響；陳振武便向那一個把門的同伴道：『得手了！』那一個也說：『得手了！』果然，就這時候，只聽見人聲腳步聲一路響了出來，一個穿皮袍子的年輕人手上拿着一盞洋油手照滿面陪着苦笑的將張金山們引至大門口，張金山也笑嘻嘻的說：『不送了。這一次算你們的運氣好，碰着我們都是肯通方的（通方爲言好說話），——跟着又悄悄的說——你們還是可以耍錢，不過先得把大門關上，不要大呼小叫的，弄得街上都聽見了，才行啦。』那少年連說：『承教，承教。』

他們靜悄悄的走出了街口，看見正街上的龍燈頑得正在興頭上，夾街的花炮放成了一帶火林，硫磺氣濃得刺鼻子；中間又夾着無數的鑼鼓鐃鈸，把滿街的歡呼聲全壓了下去。張金山們無心湊這熱鬧，便聯做一團，直從人叢中擠過，又走到一條略靜的街上，陳振武實在忍不住了，才問：『到底弄得了多少錢？』

那個穿大氅冒充諜查員的回說：『大約一個人可以分得三四十塊……不要忙，到前面一個酒館子裏偏僻點的地方再分好了。』

陳振武後來說：『正月裏我們還做了幾樁生意，都是這一類的。前幾次我還有點害怕，後來我們的排長司務長都入了夥，我便膽大了。我想

有這樣的好處，當兵倒也不辜負人，原打算再弄百十塊錢，便回去看看老娘們餓死了不曾，若是還在，我就在家鄉正正經經討上一個老婆，安安逸逸頑他幾年，把錢使完了，再出來當兵，怕沒有錢使麼！我想的倒對，却是二月間就打起仗來……」

二月

二月初間，成都南門外的花會（官稱爲勸業會的）就動了手了。督理說：『我是提倡實業最力的一個人，現在我又當着權，世道又正太平，正月間的娛樂我尚且加以鼓勵，何況勸業會又是正當提倡實業的事情；你們大家都須體貼我這意思，替我結結實實的辦熱鬧一點。』

所以本屆的勸業會果比上一年熱鬧——可是也不過賣茶賣酒的館子多些，洋廣雜貨鋪子陳設得華美些，除川戲而外，加了一種電影，沿城大路上除了破爛的轎子，與小如大狗的溜溜馬外，加了一種人力車而已，而眞正由外縣送來比賽的工業品，却因戰謠甚盛，都不肯遠道送來，弄得枏木林中爲各縣搭蓋的實業所赴賽館，竟空了十之五六，比上年還要寥落得多。——去遊的士女雖不傾城空巷；却天天總有上千數的人。

會場如此熱鬧，然於陳振武等却沒有好處，因甚麼呢？他說：『口裏說是優待我們，叫我們星期日整着隊伍，由長官率領着去遊耍，吃茶不要錢，有他們特設的招待所，看戲看電影不要錢，他們包了園的；其實把我們管得好嚴，一個都不准離開隊伍亂走。平日要去，須穿着普通衣服才行。會場裏憲兵同警察都仗恃上頭的威風，看見我們總是很留心的，只要在女人後面跟走上幾十步，他就來把你抓了去，硬說你是軃神（軃讀若妥字音，軃神者川中指拆白黨人之稱也），在你臉上寫兩個倍子字，把你鎖在路旁一根石樁上。這不是安心搔皮嗎？（搔皮傷面子之謂）在會場裏的女人們也格外可惡，只要你在她們身上動一下，不管你有心無心，她立刻就把你揪着，大喊你是軃神，在調戲她。這更糟糕，不但要吃鎖在石樁上，並且還要挨軍棍，若查出你是軍人，起碼總是六百，比普通人挨得更重更凶。我們連上一個上士就吃了這個大虧來的，所以我們都不敢再去犯這個險事了。花會一直辦到二十八，我們開差出去打仗時，通沒有私下裏去過花會，眞不干我們軍人的事，若我做了師長，我第一個命令，就是不准辦花會！』

原來就在花會期間，四川內戰之機，業已醞釀成熟，無論甚麼人，都覺得督理口中的太平實在萬分的靠不住。倒是軍隊中間，不甚清楚，一直到二月二十七日夜裏一個緊急命令下來，叫補充四大隊合成一支隊，交參謀長賀甚麼統率，限明日開拔，（並不曉得開拔何處）然後大家才知道了。一般孩子兵聽說要開出去打仗，便都駭住了；就是陳振武也好半天才呼出氣來說：『怎麼！就要我去打仗了麼！』

張金山們却不同，倒大爲高興起來：第一，聽說明天早晨每人可以領取開拔費一元；第二，明早就要上街拉夫，這中間是很有油水的，若運氣

好，多碰得見幾個膽小沒勢力的斯文人，倒是一筆好財喜；其實最有望的還是在第三若眞上了火線，打衝鋒有獎賞照成例總是二十塊錢一個人，攻下了一個地方，可以盡情盡興的搜索徵發，運氣好，立刻就發財。他們是老兵，這些故事熟得很，並且都得過成績來的。他們便各把以往與未來笑着說了大半夜。官長們很滿意他們這樣做，因爲借此旣可把一般新兵與小孩子們的膽量與雄心鼓舞得起，並使得一般從未領過軍餉的饑兵也甘願上陣去拼死，只要幾個勝仗，他們的官便有陞遷的希望。

不是嗎？陳振武豈非第一個就受了影響了？我們但看他第二天在街上拉夫那樣的奮勇：把一條步槍（上了刺刀的）橫起握在兩手上，雄糾糾的站在街當中只要有人走過來，管你是老的，年輕的，斯文人，賣氣力的，除了婦女小孩外，沒一個不先捱他兩槍托，然後才抓去交與一個孩子兵把右手拴在一條棕繩上——就如貫魚一樣，一條棕繩至少也要拴十幾二十個，繩之兩頭由兩個孩子兵握住。這般被拉的人，都比棉羊還馴，只要中間有一個稍微說一二句不願意的話，不怕孩子兵就比他矮，並且極微弱無力，他也只好低着頭，聽孩子兵跳起去打他的耳巴。此刻陳振武的心裏大抵復仇的成分也占了一半：報復以前被人拉他的仇，報復當散工長年及加班匠時，被一般比他有身分的人蔑視他的仇，報復在軍營裏向官長們低首復從的仇；並且借此顯一顯丘八的威風，以便自己咀嚼一下，看到底是甚麽滋味。

夫子拉齊了，二十八日下午三點鐘陳振武等便由西較場軍營開拔出來，卽便開出新西門，至此，他們方知道是去進攻南路四十里遠處的雙流縣城的，守城的聽說只一團人，而且是素不能戰的兵，攻城的除他們一支隊新兵外，打頭隊的是三團新招安來的隊伍，據說都猛勇得很，業已打過簇橋場（距成都與雙流皆二十里一個很大的場）去了。所以那夜陳振武等一支隊就止宿在這個場上，等支隊長到了，再定前進的日期。

三月

三月初五日，支隊長仍不曾到軍，只發了個命令來叫開往雙流縣去。就在這幾天的等待中間所拉的夫子和孩子兵等紛紛逃走的頗不少；營長大怒說，行軍之初，不能不嚴辦幾個示威。於是就派出好些得力的老兵，四路去捉拿。夫子不曾捉住，因爲是穿着普通衣服，難於辨認，只捉了兩名逃兵，都只十五歲的孩子。營長立刻就叫站隊，全營人都集合在一片廣場上，然後把兩個逃兵提出來，問也不問，每人倒地一千軍棍。兩個孩子拚命的號哭起來，營長更是大怒，打到三百上，便叫不打了，用刺刀給我戳死罷，『他兩個怕死，我偏要他先死！』

行刑之後，營長又向衆人演說了幾句，把一般孩子兵都駭得大睜着眼睛。陳振武是第一次看見人流血，而這頭幕戲又演得如此的不悲不壯，只是慘毒：四五把上在槍尖上的刺刀，高舉起來，一齊戳下去；那慘呼

的聲音——還未成人的孩子聲音，斗然傳在空氣中，比殺牛殺猪時候，猪嗥牛鳴的聲音還難聽。直到第四次刺刀下去時，才默無聲息，那兩具用爛軍服包裹的幼年軀體方不動了，十幾個刀孔中都在冒血。哈！陳振武以前只說殺人不過是那麼一回事，却不想初次入眼才怎的不好看！他雖不致逃出行列之中，但一身的肉却都震跳起來，簡直不由自己作主。他拿眼去看張金山們一般老兵同那幾個正用稻草拭去刀上之血的別連伙伴們，都不見他們臉上有某種不同的神情，其後，聽他們笑談起來，才曉得這原是軍中的家常便飯，據說還有比這個更慘的死法哩。

逃兵既多，營長便吩咐在所拉來的夫子中選一些來補上。這在營長未常不是照顧勞動家的盛意。却不想這般棉羊，寧肯一天吃一碗飯，半饑半飽的當他的兵差，一聽說要叫他們去變老虎，轉而啼哭起來，十二分不願意；不過這也由不得他們，老虎皮便給他們披上，殺人的傢伙硬遞到他們的手中，他們也只好夾在大隊當中，一同開拔到雙流縣城。

弟兄們一到雙流，看見理想中的財喜全然被打前鋒的搜刮乾淨，只剩了些沒肉的骨頭給他們；又聽說別的甚麼溫江縣，崇慶縣，又都有人分頭進攻去了，他們遂憤慨起來。營連長們也知道軍心甚憤，遂連番的電話打到成都，向支隊長告奮勇，願當先去進攻新津縣。新津是敵人的老巢，當然是很富有的，告奮勇去向這地方打主意的豈只他們這些人？不過敵人的重兵也在新津，要想攻進去，也不是容易的事。經省城決定各部隊分途進行，駐雙流的這一支隊擔任正面攻擊，於是三月十七日，支隊長便親身前來指揮。一般老兵們好生的歡喜。

陳振武說：『說來你不肯信，打仗原來是這樣的！我頭一次放槍，在雙流南門外十幾里的地方，我們正走的時候，忽聽前面二三里處放出的尖兵砰砰訇訇開了幾槍，營長在後面馬上便大叫散開！我們都荒了，也有向左跑的，也有向右跑的，把平日操練的都忘記了。亂了好一會，算是散開了。連長們又在後面催着前進，我們的槍裏都裝好了子彈，便提着槍向前跑去，不過才跑了一里多路，前面的槍聲就像爆竹一樣的響起來，一陣陣的子彈噓噓噓的直從腦殼上飛過。一般小孩子便哭的哭，叫的叫，大鬧起來。連排長們連叫臥下，快放！我們的槍也嗶嗶剝剝的放得好不熱鬧。其實我們何常看見甚麼敵人，只是別人的槍從何處打來，我們也就向何處打去。胡里胡塗打了好一會，張金山們幾個老傢伙，便站起來，挺着刺刀，大叫弟兄們，要得財喜的跟我們衝呀！我們遂也跳起來，一齊大喊着衝了半里多路，又臥下打了一陣槍，這樣幾次，有人說敵人敗走了；我們慢慢停了槍，聽了聽，果然四下里都清靜了。營連長們都喜喜歡歡的說：「我們這一次的功勞眞不小，斷不想頭一仗就把幾團的敵人打敗。弟兄們努力，前面花園場吃飯去……」當夜支隊長趕來，很誇奬了我們一番，說這都是平日我們操練得好的原故，跟手又叫宰四隻猪給我們吃。我們經了這一戰，膽子的確大了好些，心想像這樣的仗火，一個人也打不死的，就打上一百仗，不過多花些子彈，有甚麼稀奇！可是第二天在花橋子的仗火，就軋實得多。我們也看見了敵人，敵人也看

見我們，但大家的槍都打得不好，打了半天，我們這邊才打傷了七八個人，就是如此，我們也害怕起來。幸而我們這面打抄擊的隊伍攏了，敵人才退了下去，我們遂駐在花橋子，一直到新津縣城快要攻下時，我們才開到大河邊。

『阿也，機關槍大炮打得眞熱鬧，一會便起了火，說是敵人退走時放的。一會傳說我們的手槍隊已進了城了，我們都焦急起來，生恐我們又落了後，恰好，支隊長命令飛來，叫我們渡河進城。到底落了後，等我們進城去打搜索時，到處都被前去的人搜索過了好幾次了。我們分頭搜索了幾家大公館，只看見一些破爛的傢俱，後來，在一條小巷子當中碰見別部的一個娃娃兵，肩頭上揹了一個大包袱。張金山好生發氣說：『老子們一樣都得不到，你龜子倒搶了這麼多！老子們是沿山打獵，見者有份，放下來，大家分些。』我們此刻一共五個人，便不由他的分說，估着把包袱給他搶過來，那娃娃還要來爭，張金山一刺刀背磕下他的手去說：『來！……』他的勢孤，畢竟吃我們把他閧走了。我們打開包袱，幾件衣裳，沒用，不想中間却包了七八只金戒指，三個錶，還有些別的東西。我分了兩只戒指，太小，連么指頭都套不上去，只好拿來塞在衣袋裏。唉！萬不想當夜敗退時，胡里胡塗，不曉得怎樣竟弄掉了，你說哩！』

原來當攻城的隊伍撲近城去時，只忙着搜索（擄搶的別名）去了，司令指揮不動團長，團長指揮不動營長，至於兵士們更如一羣野馬，此時你若強迫他歸隊，強迫他追擊，不但他不睬你，他還有本事槍斃你哩。好在司令等也正忙着打電報報功請賞，商量如何的籌款，也全未想到這上面去。所以到半夜三更時，退去的隊伍便在城外十來里地方整頓妥當，一個反攻，就轟到城裏。這裏全無準備，一下聽見反攻，不知來了多少敵人，一個個翻起來，提着槍就向城外逃跑。所有日裏搜索來的東西，一概顧不得，娃娃們甚至連槍支子彈都拿不及便跑了的。這個損失眞不小，連陳振武衣袋裏的金戒指也損失了，你說哩！

他們這一敗，直敗至雙流才把隊伍收容住了。娃娃兵同夫子兵趁亂跑了的，不知有多少，軍械更不消說——尤其以第一支隊第二營就是陳振武張金山們的這一營損失最大，兵額缺至八十多名，除了一般老兵，新兵中能如陳振武一樣稍可振作的人，實在沒有幾個。支隊長也察覺了這種情形，便令調第二營回省休養補充。於是在三月底，陳振武們仍然打從新西門而入，駐紮在西校場；大家的腰包比上月開拔時還爲輕巧。

四月

他們雖說在省城休息了半個月，其實除了才回省的頭一天算是眞正休息外，到第二天，就被營長督着一天六點鐘的操起來，並又加了兩點鐘的講堂，講甚麼射擊學，兵事學，一早一晚還有一點鐘的精神訓話。這因爲營長回來被督理傳去大大責備了一頓，說他平日教練不力，以致敗至這個樣兒，限他一個月把隊伍整頓好，缺額暫不必補。督理的脾

氣，他們是知道的，所以一個硬釘子碰下來，營長果就一變平日的行爲，連公館也有四五天不回去，住在營裏，連排長等縱不値日，也不准穿便衣，也不准出營門。這樣一來，叫苦的就不只是一般孩子兵了。陳振武張金山們在前幾個月是何等的自由，何等的舒服，兩次操場他們能夠只下一場，營門是隨意出入，不惟不受一絲軍營的苦楚，並且還仗恃這個資格，弄取許多分外的銀錢來揮霍。然而如今都作了罷。張金山們便天天希望開差，因爲這種束縛非開差以後是不容易擺脫的。

到四月十七日，他們果然開差了。這一次他們全營開赴眉山縣。

原來當他們受束縛之時，新津，邛崍，雅安，天全，火邑，名山，蒲江，彭山各縣早被這方搶過來，算是把南路占了一小半，打倒了一個對頭，如今又移兵過來另打一個對頭，眉山縣便是必爭的地方，守的雖只一團多人，進攻的雖有三四旅，攻了二十幾天還是沒有攻下，省城的大兵開赴東大路去了，無兵增援南路，所以才調遣到陳振武他們這一營。他們聞命之下，喜歡得幾乎要跳起來了。

不過他們開去，並未一逕的就加上攻城的火線，也只駐紮在彭山眉山交界處一個小場上。場上房屋不多，如何能紮得下一營人，於是便各連各排的分駐在左近各田家各院落中。當他們去駐紮時，絕不問房主姓甚名誰，到底有空屋沒有。他們只是一湧的搶進門去，一片聲喊：『把房子騰出來給我們！』陳振武張金山一排三十幾人占了一個大四合頭的瓦院子，主人是一個老頭子，有兩個兒子，長子在前一個月才討了老婆，當陳振武打頭進去，看見一個年紀輕輕的女人穿一件新藍洋布衫子桃紅洋布挑青棉線花的褲子，正抱了一捆柴往廚下去的，正是那新媳婦。那老頭兒雖迎着排長苦苦說他沒有閒房空舍，又說他家裏女眷甚多，恐有不便，求排長另外找一個院子駐紮，可是誰睬他的，弟兄們早已穿房入室看了一個遍。都說新媳婦房裏還整齊，可以做官長室，讓給排長住，其餘某班長住某間，某一班弟兄住某幾間，都指派出來，並且說廚房很大，柴米也多，本連的給養也就在這裏辦了罷。老頭兒聽他們說完，才說：『先生們，你們倒住下了，我們呢？還有我們這幾個女眷呢？』弟兄們便發了氣說：『那個管你這些！你家裏這些婆娘要不願意同我們住在一塊，你就把她們送往別處去罷！……房裏要用的東西給我們留下，甚麼衣裳那，褲子那，我們沒用，趕快收拾了走！……快點，快點！我們安了衞兵就不准你們隨便出入的了，我們營規是很嚴的！……』

不到一刻鐘，凡這院子中的女眷都驚驚皇皇的各挾着一個小包裹，攜着孩子，由幾個長年送走了，主人留下的除了那個六十幾歲的老頭兒外，還有他那三十幾歲才討了老婆的大兒。他們沒有地方安身，便在牛欄上隨便鋪了一些草，同排長商量了好一會，才取得一牀薄棉被出來，打睡覺的主意。

陳振武他們温温和和很安適的睡了一夜，到次日他們還更高興，這因爲他們在這院子中除柴米油鹽而外，還發現了一大羣雞，一大羣鴨，四頭半肥的猪；他們都說：『我們的口腹送來了！』不客氣，一頓早飯就

殺了四隻雞兩隻鴨，說晌午再宰一頭豬。老頭兒心痛不過，僅來向衆人求了一句饒，衆弟兄便一齊罵了起來：『不看見你有了幾歲年紀，便賞你老傢伙一頓！老子們打仗命都捨得，你就連這點東西也心痛！說得好，老子們還讓你兩父子在這裏容身吃飯，說得不好，趕了你不算，等老子們開拔時，還要放一把火，把你這龜殼燒個精光，看你怎樣！』這些並不是駭人的空言，原是穿二尺五的人們所優爲的，老頭兒知之甚深，便低了頭，連氣也不敢歎一口。

既然一時還不上火線，住在鄉間又再沒有甚麼操場講堂，肉膩飯飽之餘，無所事事，他們便挂着槍出來，三五成羣的向左近一帶去閒逛。他們並不是無目的的亂逛，實在具有正副兩種目的，正目的在圖財，副目的在行淫。陳振武說的：『當着這兵荒馬亂，沒有王法的時候，大家的命都是提在手上頑的，爲甚麼不趁機圖個開心樂意呢？我們就幹了壞事，受害的也不敢把我們怎樣：要同我們動武嗎，我們有軍器，並且我們都不是單身一個，憑你甚麼人都不行；要去告訴官長嗎，他們既認不淸我們，又不曉得我們到底是那一部的，那時的部隊複雜得很，就連我們自己也分不淸楚，何況長官們就曉得了也斷不敢把我們怎麽樣；第一，他就得不承認他部下的人幹了壞事，第二，害怕得罪了弟兄，到火線上翻過來同他爲難。我們縱然守法不幹壞事，却是那時候的軍隊那個不是這樣的，早已成了風氣，即使你是好人，但在別人眼裏，還不是一律的看待，並沒有倫子分別。好在那幾縣的人也都受慣了，你就蹧踏了他們，他還是笑嘻嘻的向着你，所以我們更是放心大膽去幹。只有一次，一個婆娘吃我們騷凶了，求我們說：「人之姊妹，己之姊妹，你們也摸着良心想想你們的姊妹……」這話倒把我說動了一下。可是我回頭一想，處此世道，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不講甚麼姊妹！我的姊妹說不定早被別人搶了，幹了，或是餓死了，這更與我無關。唉！這不過是那個時候的想頭，及至事後，倒也失悔……』

五月

眉山城內的守兵早已退往嘉定犍爲一帶，這面攻城的軍隊以及散駐在各鄉場的隊伍遂都紛紛的撲進城去。初進城時，當然有幾天的搜索，及至各個丘八的慾望稍稍得償而城內的住家和商店都分任了損失以後，長官們才發出禁止騷擾的命令。

陳振武的一連人進城之後，駐紮在一家大公館中，據說是一位闊紳士的房子。房主人膽小，一家人早都躲得不知去向，只留了幾個下人在那裏看房子。他們紮進去時，一查各住屋中的箱籠並沒有幾隻打開一檢看，只是一些粗布棉衣，就賣了，也值不到幾文；原來主人善於見機，早就把些值錢的東西搬運走了，至於銀錢更是沒有。好在他們腰包中都得了幾文，沒有倒也罷了。

陳振武們一班人分住在那闊氣的花廳中。這花廳的確濶氣，爲陳振武有生以來沒有看見過一眼的：大穿衣鏡就有幾架，還有幾張黑色木

頭雕花的桌子，有圓的，有方的，有長的，通是黑白花紋石頭的桌面椅子也闊氣，並且還有幾把洋椅子，坐下去又軟和又舒服。你看，鋪地的也是花毡子，陳振武心裏便想：『狗東西的，眞闊呀！我們一輩子想坐一張靠背椅都不可得，他們還要頑洋式的。這毡子若是有一塊鋪在我們的牀上，恐怕做夢都是安逸的，他們却拿來鋪在地下墊脚。我們鄉下討老婆，要是有巴掌大兩面鏡子，還不平整哩，照起人來，總是嘴歪鼻斜，耳朵長在額頭上的哩，可是已經算是講究的嫁粧了，却那裏想到別人家還有這麼大這麼平整這麼照人硬像人的大鏡子；怎的多，怎的不同樣！看起來，眞有點令人生氣！』於是他就出了主意，叫弟兄們把鋪地的毡子拿來裁成若干小塊，一人得一塊，用來墊着睡覺也使得；穿衣鏡也可以照辦，桌椅等沒用，打來當柴燒。他的意思只是弄破了，大家頑不成。別的人雖不像他這心思，却總覺得把個好好的東西故意弄壞，把片乾淨地方故意弄髒，把件有用的器皿故意弄來沒用，甚至把有的故意弄成無，原是頂好頑的，頂好消遣的事。所以到五月二十邊，因爲事情斗變，致令他們倉皇開走時，這好好的一個闊公館直變得成了一座破瓦窰，而且糞尿遍地，臭不可言。

事情之斗變，是怎麼樣的呢？陳振武等在當時只聽見同駐一城的某部大隊，忽然派人把某部小隊圍着，將所有的槍支提去，將弟兄們的東西衣裝都刮剝淨盡，驅逐出城，這本是實事；而這一天，營長忽來一個命令將他們調到城外，他們正從容收拾之際，營長早親身來到，倉倉皇皇的向衆人說：『事情不好，快走，別人要來提我們的槍支了！』這如何過得，於是他們便急急忙忙的開到城外，別的三連人也同來集合在一處。營長遂叫向丹陵這條路上開，有個連長詫異說：『現在丹陵縣還在敵人手上，我們縱然要避免衝突，儘引以移住鄉間，或開往彭山，爲甚麼倒開往敵人那面去？』營長說：『這不用你們研究，我自有道理。』直到夜裏，宿了營，衆人方漸漸的曉得，原來營長已投降了敵人，要把他們拖過敵人那面去，據說一到那面，官長們都照例超陞一步，營長陞團長，連長陞營長……弟兄們哩，照例發三個月的餉，也可以超陞官長，大家都沒有違言，因爲本是當兵拿錢的，管他主人家是那個。倒是陳振武稍微覺得有點不合式，便問張金山這可行得嗎？張金山笑說：『這是常有的事，大家看也看慣了；有啥子行不得！若是行不得，你看現在這些師旅團長，是因啥子功勞陞起來的？就說眼前這幾位大老班，那一個又不是這樣出身的？我們倒也不望當官長，只要趁渾水撈些銀錢到手上，快快活活的使他媽的一些時，就完了。』

不幸，他們運氣太壞。中間有個連長是忬理的衛兵陞起來的，——就是質問營長的那個第四連連長，偏不同意，到半夜竟自率領起全連的人悄悄逃了回去。營長大怒，遂停住在那裏，指派陳振武張金山他們這第二連去追趕第四連。陳振武說：『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的飯碗會這樣的砸碎！原來我們走後，城裏早派出一團人來追我們，路中遇見第四連，便合在一處，迎着我們追來。所以我們這一連才追了十幾里，兩下就

碰見了。這一場仗火眞烈害，算是我會見機，看見我們這邊的弟兄死傷得太多時——也由於那般娃娃太笨，一開火，只曉得埋頭打槍，還以爲同前兩次的仗火一樣；却不想這一次人家多我們十幾倍，差不多三面都有人在攻打我們，我們又沒有掩護，怎樣不吃虧呢！不過我見機却早，到那時，我便把槍支丟了，子彈也丟了，恰巧我又伏在極左一個小山坡脚下，所以我就趁勢爬上山坡，因爲子彈來得凶，我曉得他們看見了我的軍服，一到山坡那面，我就連忙把軍衣脫了，只穿一件汗衣。把包袱挂在背上，軍帽也丟了，只是軍褲脫不下。因爲我只穿了這一條褲，脫了便沒有穿的，却不想後來竟自從這上面害得我幾乎送了命。

『原來，我包袱裏很有一些東西，墜得重沈沈的。我直向沒有槍聲的地方逃跑，心想還是回成都省去罷，當兵是險事，我身上有了錢，不如去做個小生意，倒還安穩。我一直跑了二十幾里，到一個場分上吃了一頓出錢的飯，起身又走，問清楚上省的路，一口氣跑到靑龍場，天氣黑了，我便落了店——一家流差店。不想剛進店房，就走來四個帶刀的團丁，來盤問我從那裏來，向那裏去，姓名叫啥子，是做啥子事的。這就糟了，我想拉幾句謊，也拉不出口，他們早一口說出『看你穿一條軍褲，腦殼上一條軍帽痕迹，你不是逃兵嗎？把包袱拿出來我們檢察！』唉！俗話眞說得好：叫化子丟了棍子便要被狗咬，我當了幾個月的兵，只有人家怕我的，啥子團防何曾在我們的意中！如今却沒法了，該他們凶了，若果有張金山一路，他的法子多，說不定躲得過這一關，只我一個老實人，眞只有讓他們檢察了。

『你要曉得，團防同我們軍隊本一樣的，口裏說是檢察，其實就是在想你的東西。不過我這一次，讓他們把我辛苦掙來的東西拿去，還幾乎脫不了手，因爲他們說是奉了命令專拿逃兵，一定要把我送到新津兵營去。你想，處置逃兵的刑法，我難道忘記了？說我不但是逃兵，並且是叛兵，只要審問出來，包管砍腦殼。當兵時，覺得死算啥子，一顆子彈打來，哼一聲就算了；可是一脫了那老虎皮，就覺得怕死起來，你說怪不怪哩。所以我那時，只好把拉夫同佔住民房之時聽來的一些好話，都拿來向他們說了一遍，不行，下個跪，還是不行，哭着哀求他們，方放了我，叫我明早就走，不准在場逗留。

『我這時身無半文，店老班不要我歇，我只好把汗衣脫下來向他押二百錢，又好好同他商量了一會，才拿了條破褲子出來給我把軍褲換下來拿與他。到第二天淸早出店，我那裏還是陳振武，就比九個月前逃荒上省的陳老三還不如些，說起來眞可憐！……』

尾聲

作者以何因緣，竟能與陳振武在鄉間一個野店中間，作了竟夕之談，承他的厚意，居然把他數月的軍中生活不虛飾不矜誇的這樣告訴了我一遍？照例我應該極詳細的敍述一段，以便對讀者表示我這篇東西絕不是嚮壁虛構的，無如我把他的月譜作畢業已手懶，而且也不願再

把這種底而的人生多汚我快樂的讀者們，兼之我的思想力也不敏銳，陳振武如何告訴我，我便如何寫，算來只寫出了他幾個月裏的呆板行動，而一點沒有從他的語言中去作一番心理解剖的工夫，這猶之畫了一個人形，絕未賦與牠一點兒靈魂，使人見了，只感乏味，而不感興趣，是一樣的笨法。但這却限於作者的藝術與天分，沒法求好的事，所以我也就不必再效西施之顰，於這尾聲之中多所忸怩，來討讀者的厭。

不過有一事我須告訴讀者，就是陳振武次日與作者作別時，作者問他以後打算做甚麼，他老實不客氣，一口就答應『還不是去當兵！』我從社會安寧與人道上着想，何嘗沒有苦口勸過他改行去幹別的事，而不必當兵，我並且還替他指了許多路，然而他的主意已定，說：『我覺得到底還是當兵的好，雖說是苦，比起當加班匠就好得多。第一，穿吃兩個字不焦心，第二，在營門以內受點長官的氣，一出營門便只有別人受我的氣，第三，找錢容易，單就我以往的幾個月中而言，若我不胡使，不遭損失，好幾百塊是存着的了……你先生儘管說些道理，可是如今的世道如此，越守道理越是吃虧，我們是粗人，只曉得趁着年紀快活他幾年，以後的是非好歹，那個管得……』

他是決意再去當兵的了，以後出處的情形如何，且等我有機會碰見他時再問問了再寫與諸公瀏覽。

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六日，脫稿於成都。

徵求雜誌

㈠北京西城邱祖胡同三十九號陳超人君，徵求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全年，如承惠寄，當以嶄新之袖珍英漢辭林(或混合算學第一二册)及九成新之十三經(洋裝一册)為酬，後至及汚損者璧還。

㈡杭州留下鎮郝旭東君，徵求東方雜誌21卷18號與22卷2，3，4，22各號，共五册，如承割愛惠寄，當以郵票三元為酬。

㈢浙江紹興柯橋鎮源裕米行范鼎生君徵求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第九號一册，如承諸君見寄，願以五倍原書定價之現金為酬。



一個警察

法國米爾波著　宅桴譯

我是在警察的崇拜中生長的，並且我可以說，警察是我的最初的社會概念。然而這種警察的與社會的概念，如一切美妙的東西一般，是簡單的。一面盜賊；一面警察，英雄一般父親一般的警察，把鳥上帝的一切勇敢的子孫蔭庇在他的衣襟底下，並用他的腰刀來保護他們：因爲在警察身上一切都是大的，軍器大人大職務大。此外我毫沒有想像。我生長在奇玉耳一個偏僻的小村裏，我沒有被那些向巴黎孩子們吹噓的傷道德的談話和革命的論調惑動過。後來，在中學校裏受到拉丁文高深的思想後，我曾以黑鉛把社會畫成一種綜合的建築，我以爲希臘神廟的形式，正與我所想像的建築一般，也是廟頂一個警察，廟脚一個警察，除此以外便不成樣子的。或者我在象徵的景緻上，光明的天空下，加上一頂輝煌燦爛的神話的盔子，如太陽一般照耀於世上，這於我好像是偉大的。唉！孩子時天眞爛漫的印像那裏去了？我保着這種渺茫的幻想，一直到了十四歲，後來是被一個警察自己給我除去的。這個警察名叫伯爾弱。

· · · · ·

伯爾弱是一個大漢，臉上赭紅光潤，好像每天早晨如磨擦子彈囊似的用心地磨擦過一般。實在，他是時時磨擦的呀，這副光潤的紅顏上面，遍佈着明顯的酒斑，中間有一個個藍的，黃的，紫的，赤的靜脈鈕；不過這個不是用磨砂或西班牙的白粉磨擦罷了。他是一個方便的朋友，詼諧者，很順人們的意思，喝一杯「三六酒」(Trois-sia)就喝一杯「三六酒」，并且時常撫女孩們的下頷。他在地方上是一個眞正有名聲的人。這個名聲，大半是從他時常醉酒中來的；他醉了的時候，却不是與一般不知死活的醉漢一般和人吵嘴打架。反之他在這些時候，世界上無論如何滑稽的，愚笨有趣的事情，他都是件件皆能的。頑童們，小偷們去到果樹園中盜取梨子，在通常一見到三角帽就要逃走的；但對於他，却反跟着他在路上走，拍着手叫着：

『噯伯爾弱！……這是伯爾弱……瞧呵，伯爾弱！……』

有些時候，他們從他的制服後邊吊上一根長繩索在繩索的那一端，繫上了一隻死猫或一些別的奇怪而汚穢的東西。

『噯伯爾弱！』

許多人站在門口笑，喝彩，叫着：

『噯，伯爾弱！』

警察所的威嚴爲伯爾弱的一切醜行減損了不少，但他是一個好孩子，很少像警察的樣子。『這個神聖的大膽的伯爾弱，』人們却不注意到他。

『噯！伯爾弱！』

* * * *

警察署是設在鄉下市鎮的盡頭，一片寬廣園地的深處；一座美麗，方形，甎製的房子，屋頂很高，滿蔽着苔蘚。在屋的正面中間，豎着一根旗桿，懸起三色旗，一面被雨洗淡了的用洋鐵製成的旗子，每當一陣風過，發出一種不愉快的聲調。園地劃成五方，五個警察各自分用。警署長呂東先生，倚着最高的權利，自然取得更大而更好的，再加上伯爾弱很輕視蔬菜，把他的一方也讓給呂東。因此，伯爾弱得到了呂東明顯地來保護他，而呂東除他個人的消費外，還可以使他的夫人在星期一的市場裏去販賣白菜，生菜與紅蘿蔔。

每天在洗刷馬身上面的脫毛以後，警察們戴着他們的藍色帽子，穿着紅色羊毛的襯衫，去鋤草，覆土，種植，灌溉，栽盤他們的樹木。夏天，傍晚，在日落西方以前，呂東先生常常歇息在園中一角葡萄樹和淸木香的綠葉棚下，在那裏袒胸，休息，土色的手拿住報紙上的小說，悲劇史來讀着，怡養精神。這些書報，是某小學教員借給他的，教員是從會計員拿來，會計員又從收稅官得到，收稅官是一個很了解當時文學的人。除了有些會操的日期該好好地坐一回馬，并履行像煞有介事的職務外，個個星期，年年月月，老是這樣的過去。當這個時候，私獵者銃擊麀鹿於林中，兎和鷓鴣於平原上；他們再不在警察們的面前遮掩着，去描放，捕攫，張羅，而警察們却把腰刀換做剪刀，旋銃換做灌溉器了。至於夜賊呢，衹要他們絕對不來竊取警長的萵苣和水果，一切都是默認的。這班夜偷們，却也很知趣，讓他們去吃他們的。

伯爾弱，他永遠沒有耕過園地，播種過馬鈴薯，收束過萵苣，『這個不是他的職務，』他別有所圖，如同人們在上面看過了的，嵌板地，好像一個精確的軍人，來到市鎮裏，在廣場上，波丹咖啡館的前面，和那裏有一班嗜酒若渴的人作慣常聚會。當他從遠處現出他的刺激而發炎的紅顏時，人們就舉起臂膀來喊着：

『啊！這是伯爾弱！……呀，好的伯爾弱，來飲一杯，哼？』

『何消說！』

大家坐下。先飲白酒，接着就是梅蕾加洗司(Mêlé-Cassis)和三六酒，往往還是阿勃生脫酒(Absinthe)。時針交到十時，伯爾弱很有醉意，

在大道上走着「之」字形的路，回到警察署去午餐。

警長用樹枝在支撐豌豆籐，他的夫人在晾衣服，另外三個警察呢，一個在耡地，一個在裁剪芒刺的籬笆，還有一個在拔除野菊，以快活的面孔，唱歌的聲調叫着：

『嗳！伯爾弱……你有翅膀的？笑死人的伯爾弱！』

請看，可紀念的一日的事情，終於到了。

* * * * *

離開市鎮有幾個啓羅米突遠，在一座孤立的房子裏，靠近達根納脫樹林傍邊，住着一個很爲轉賣業者和家禽商人們所知名，而爲正經人所畏懼的私獵戶。人們傳述他曾做過可怕的事情，謀殺過林中看守人，以及使人喫驚的大膽的刼掠。他自名爲波爾脫米羅(Bonlet-Milord)。爲什麽叫作米羅(Milord)呢？却沒有人知道這個命名的用意。人們也就選定米羅這個字來叫他。伯爾弱與米羅接交了，顯見他們有了祕密和懇切的關係。屢次他在晚上出去。藉口爲巡視達根納脫樹林，而與米羅同道過夜去飲酒，去做那魔鬼所知道的事情，因爲人們假定私獵戶的房子的周圍時有林間的美神往來的。實在呢，伯爾弱往往在那邊拿來一隻兎子，或一頭雉鷄，使警察署中人可以歡天喜地的大嚼。

一夜，米羅對伯爾弱說：

『爲什麽你不來和我一同偷獵呢？』

伯爾弱回答說：

『偷獵……但我是警察呵！』

『警察，嗳！』米羅非難着說：『……蠢東西，倘若你是警察，你會到這裏來？我們去。』

伯爾弱搖着頭，搔着鼻：

『偷獵！……偷獵！……這如何使得！』

『唉！好伯爾弱，我們滾罷！』

他們出來。夜色是明亮的；月亮在很高的天空中顯耀着。

米羅和伯爾弱相伴入樹林，橫過一片輪伐的林地，其次卽是一片短株的大樹林。米羅嗅着風味，如同一隻獵狗。美麗的光亮展在他們面前，樹幹的蔭影橫在光亮中。

『很好，』米羅低聲的說，『我們停着。』

對伯爾弱站着吩咐道：

『你橫伏在這棵樹的後方……睜開眼睛，設法禁住噴嚏，』

伯爾弱一聲不回答。偃臥在潮濕的林地上面，很不自在，很怕着樹木的顫動。遠遠似聽到狐狸的嗥叫聲。

* * * * *

彼此將鎗描準着有了一刻鐘的工夫，有兩隻兎子緩緩地在光亮中蹤過去。

『除牡鹿或牝鹿以外莫放鎗！』米羅說。

驀然在泥土上，一個黑影搖動着，匍匐着，卽見一個人，端端正正地立

在他們面前，在月光中顯出無限大。

『呵！我在這裏捉住你們這一下！』那人喊着：『你這班惡徒！』

一件軍器在他的手裏發光，一個銅牌在他的胸前照耀。

伯爾弱站起身來發狂的屈下身體逃跑，想在樹林後面躲藏起來。

『不要滾蛋！』那人恫嚇着說：『不然，我就開鎗。』

伯爾弱老是逃跑着……一聲爆發，警察覺到如同一下鞭子，擊着了左臂，牠便無力氣的垂落在股際。

但是他回想起來了，而且得到迅速的理解：

『此人是認識我的，很確鑿的……倘使他不用第二下來擊殺我，他將我宣布出去……軍事法庭……我就完了。』

於是他就停立着。

『好的，』他說：『……不要開鎗……我自會來。』

待到接近了那人，伯爾弱對着他當胸放了一鎗。那人倒下，展開臂膀，如同一堆土靜止在林地上。

米羅踽躇在一道厚如城牆的刺叢脚下……慢慢地伸出頭來，顫聲地說道：

『這是看守人勃浪台，你很知道的……難道我來這樣做他嗎？』

『你，去那裏看。』

『我？』

『是的，你……我不敢……而且我是受傷了：他將我臂膀擊碎了，這個畜牲。』

米羅用四肢着地，好像一隻狼，向屍骸方面移動去，在他上面傾斜着……說：

『他完全死了……我們將怎樣辦？……好的伯爾弱呵！』

同時順着盜賊的本能，用手插入看守人的衣袋裏……

伯爾弱注視米羅，躊躇的，右手放在他的手鎗的銃床上。

* * * * *

天才放光，一輛雙輪車滾到大路上，被一個鄉下人拽引着，伯爾弱跟在後面步行，制服上染了汚血，汚血上面粘着落葉：他用一塊方紋的手巾將臂膀繫在胸膛間。雙輪車裏，在一條茶褐色布的遮布下面，人們能夠辨出兩個屍骸僵硬的形狀。許多門戶開着了：乍醒的人們，都從他們的家中出來，穿上半身衣服的男子們，短袖襯衣的婦人們，徘徊的羣狗，聚集攏來跟從着喪車，靜默的，恐怖的……

我剛從釣魚回來，我見到警察所近旁有一大羣人……我卽靠近去……

伯爾弱說：『……那時，……瞧呵，我向……硼……的鎗聲方向快跑。我所見到的是什麼？……米羅蹲在一個死人身上，搜尋東西呢……別動手！我這樣喝他……但是，瞧呵，米羅舉起看守人的短銃，對我瞄準……我向他突進……他放鎗着在我的左臂……硼……別動手，我這樣喝他……但是，瞧呵，他還對着我瞄準……硼……那末，我就不管三七

二十一地做去……我拿我的手鎗，彭！……於是米羅翻身仰面倒下，……待我去到看守人旁邊……他是還溫暖的……但是唉……硬硬的殺死了，可憐的東西……正擊在胸膛中早晨……我，我的臂膀傷了……這算什麼，這……於是我向特路哀哥請助。』

『好伯爾弱，』有些人在人羣中喃喃地說。

但是這個，已經不是同那些頑童戲弄醉漢時所發出來滑稽的『好伯爾弱』了，而是一種敬重的歡迎的稱讚他是英雄的『好伯爾弱』了。

* * * * *

三個月後，伯爾弱得到服務期滿的退職命令……上司授他以一個獎章。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以二月上半月份收到者為限）

現代評論五卷一一二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青年進步九九冊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
新教育評論三卷八期	北京西四羊市大街五十二號
眞理與生命二卷一期	北京米市青年會一零四號
甲寅週刊一卷四〇至四一號	天津日界吉野街八號
語絲一一四至一一六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中國青年七卷一號	漢口長江書店
一般二卷二號	上海寶山路開明書店
汛報一卷四期	上海貝勒路西門路永裕里七十九號孫師毅
藝文三期	北京西單新皮庫胡同七號張宅轉
中法教育界四期	北京中法大學
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週刊一卷二期	廈門大學
醫藥學四卷二期	上海北京路九十六號
藝術界週刊一至二期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印刷公司
Bulletin of the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c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No. 2 League of Nations, Geneve	
少年先鋒一卷一二期	廣州國光書店轉朱解
人本一冊	鍾器
北新二二至二三期	上海寶山路北新書局

兒童用書的新產物

兒童生活曆

供給兒童的課外常識

培養兒童的習作本能

這套日曆對於兒童生活上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叫做「兒童生活曆」

本書共有六套供小學六年採用每套按月份分裝十二本每頁上部爲日曆下部排列常識故事深淺次序悉以兒童學力爲準次頁爲日記表格以便塡記全書用彩墨精印極其美觀

每套內插圖多至二百餘幅每本封面繪有五彩月令花卉例如七月份封面的荷十月份封面的菊都可以使兒童見畫而知月令

每頁日曆上除月日外另備「星期」二字以便兒童將日期塡寫其下所以本書每年皆可活用

日記方面的記錄亦由淺入深例如氣候風雨的記載第一二套用圖畫第三四套用表格是

全書文字簡單取材切要不獨可做兒童的讀物也可供教師的參考

袖珍本　橫四英寸　縱六英寸

前期後期小學六年用　共六套　每套十二冊

定價　每套六角　每冊六分

商務印書館出版

英國提交南北兩政府之說帖——第二次宣言

——一月二十八日由北京英公使漢口英領事分別提出——

(一)英政府準備承認中國新式法庭有資格受理英人原告所起訴之案件，並放棄英代表出庭聽審之權。

(二)英政府準備承認中國適當國籍法之有效。

(三)英政府準備於中國新民法商法及正當制定之附屬法規頒佈實施於中國各城邑時，就所可實行者，採用此項法律於英人在華法庭，（手續法及關於個人地位者除外。）

(四)中國適當合法捐稅不歧視英人與英貨，且爲中國各處人民所照繳者，英政府準備使在華英人照繳。

(五)俟中國修正刑法頒佈適用於中國法庭時，英政府準備考慮此項刑法在英人在華法庭之適用。

(六)英政府準備依照各口岸特殊情形，討論並協定英租界市政管理法之修正，庶使其管理法與舊有租界之特殊中國行政相似，或與舊有租界現歸中國管轄者相併合，或將租界警權移交中國當道。

(七)英政府準備接受下述原則，即英教士不得復有在內地購置地基之權，中國教徒須服從中國法律，不得藉條約以謀保護，教育與醫藥機關之教士遵從中國同樣機關所適用之中國法律與條例。

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向日議會宣布之對華外交方針

——一月十八日幣原在日議會外交演說辭之一段——

目下國際關係之重要問題最爲一般人士所注意者，厥惟中國之時局，過去十餘年間，中國內亂，殆從未停息。戰爭當事者與其地域雖屢經變遷，而國內秩序之恢復，仍未見其徵象。自去夏起，延及長江流域之南軍，因其以政治上及社會上之改革爲目的，有一定之主義，故內亂之性質，遂發生變化。至此時，向來於中國中央及北方擁有兵力之諸黨派，乃於安國軍名義之下，互相團結，以反抗南軍。在兵力上，在政策上，均已形成南北對峙之形勢。如此之新現象，將波及如何之影響於列國之權利利益？今後中國之政局將推移於如何之方向？現尙未至可以斷言之時期。此際我國民不可僅依據斷片的或一方面的報告而妄動，須持謹愼冷靜之態度，此爲唯一要義。茲惟按照現下之事態，略述意見如下：

第一，吾人從對於隣國人民之自然之同情而言，從保全我國商工業上之利益之必要而言，皆切望中國早日恢復平和與秩序。此希望之實現，固除俟諸中國國民自身之主動的努力外，別無他策；若依從外部加入之壓力以強制國內之平和，徒然有害而無益。但吾人以爲維持求平和之中國國民之努力，與以充分之機會，實爲友邦道義上應盡之義務。因此，吾人認爲有禁止供給在中國有助長內亂之虞之兵器，及借款之必要。自大正八年以來，我政府曾對於此事，盡權力所能及之範圍，施行最嚴重之取締。此項方針，至於今日，依然不加變更。若外國一方面標榜不干涉中國內政，一方面仍供給兵器或借款與中國之一黨派，以備用以與其敵黨戰爭，可謂完全自相矛盾矣。

第二，在中國宜由何人掌握政權，及如何之政策，爲最健全適當？此當然爲須由中國國民心理決定之問題。使其政策果適合於中國國民性，而尤能致國內之繁榮，增國際間之信望

者，則自然能得勢力。反之，違背如此之期待者，自然將歸於消滅。華人之國家的生活，乃以數千年之歷史爲背景，被本國特有之環境所刺激，漸次發達，以至今日者也。故無論何國，若欲在中國強行依自己爲本位擬定之政治或社會組織之計畫，必永遠無成功之日。且中國國民到底不肯永遠默認他國之干涉，服從其指揮者。惟無論中國採用如何之制度，日本國民自有特殊之歷史與理想，對於維護己國之國體，必有強固之決心與充分之能力，此余所確信者也。

第三，我國民無論在如何之局面，在中國之生命財產，當然有受保護之權利，並享有全世界所公認之國際法上之一切保障。即使中國有如何政治上社會上之變革，上述之基礎的權利，自然不得稍受限制或變更。且現在在中國政界任何方面，亦未聞有否認此權利者。惟因有維持治安之責任之權力之中心點不安定，其結果遂致有數處地方，對於不良分子之跋扈，未能充分取締，此則極顯著之事實也。但此種現象，一俟該地方政情平定後，未嘗無逐漸改善之希望。吾人目下在各地方與行施政權者相接觸，努力使日僑之生命財產，得適當之保護。至今日爲止，大體皆得達其目的。

其次，中國關稅特別會議，不幸於其進行中，中國內部之擾亂日加劇烈，其結果遂成中國委員自己不能參加會議之狀態。去年七月三日，列國委員發表共同聲明，在中國正當代表參加該會以前，停止會議之進行。會議於是中途停頓矣。該會自開幕以來，已歷十個月之久。余意以爲列國委員之事業，決非無益。列國皆同情於中國所處之地位，其欲於列國與中國間得有公平解決之誠意，不僅通會議之全體已經明白表明，且議題各事項之調查審議，頗足以爲將來最適切貴重之參考資料。而日本委員鑒於本國之經驗，察鄰邦人心之所歸趨，一方面與列國保密切之協調，同時與列國共同援助中國，冀以世界之好意的諒解，使中國國民之希望，得以達到。曾經百方苦心，努力進行。如此之事實，爲一般世人所共見，此舉必與大刺激於中日親善之增進，可無疑也。

余尚欲就於對本會議，始終一貫吾人之行動之動機，略有所陳述：

自華盛頓條約締結以來，日本不絕盡力運動，使中國關稅會議，從速開議，對於其召集，立即欣然贊同。此蓋完全出於冀用得與日本正當且重要之經濟上之利益相調和之方法，期有所貢獻於中國國民一般之幸福增進之眞面目之目的者也。吾人希望於中國欲確得其當然之國際間之地位及信用，盡力與以援助。

吾人固不反對依據華盛頓條約之規定而發生之增徵關稅；惟其關稅之收入，不得直接間接用以供給內亂之軍費，或爲一黨一派所私有；不得不有相當之保證；並且不得不講適當方法，以適應華盛頓條約之規定及精神。協定貫徹如此之趣旨所必須之關稅增徵之目的及條件，卽吾人所以盡忠實於中國，亦卽對於四萬萬人民之道義上之責任。從此見地而論之，吾人爲中國計，爲列國計，皆希望可以發續會議議事日期之到來。倘此際中國南北各方面之負責任者，皆加入中國關稅委員之列，相與開誠佈公，交換意見，則吾人所最滿足者也。關稅會議果將於何日重開，未可逆料；但上述之吾人之方針與希望，在今日未見有絲毫更改之必要。

中國治外法權委員會於去年一月十二日開會，九月十六日完畢任務之全部。委員會固無締結條約之任務，報告書亦、不能拘束何國。列國委員與爲法界之一大權威之中國主席委員，共同熱心調查研究，歷八個月有餘，其所得結果，有極重要之價值，自不待言。在報告書，一方面對中國政府陳說勸告，並表示意見；此等勸告事項如實行至相當之程度，則列國當然可以撤廢治外法權。在另一方面，又指摘治外法權未曾撤廢以前，列國現行制度慣例中有須加改正之事項。又聲言治外法權之撤廢，無全國同時實行之必要，不妨以地域的，部分的，或其他方法，施漸進之計劃。而中國委員曾署名於本報告書，就於第一，第二，第三三編中之事實之記述，保留未曾一律確認之趣旨。但就於第四編所載之勸告，無何等之保留。因此之故，吾人卽認其勸告爲中國及列國委員全體一致之結論。將來當處理治外法權問題時，當然須置重於此。

最近發生之中日通商條約改訂問題，亦惹吾人愼重之注意。要之：吾人以爲北京外交部之提議，若依從法律論，則有幾多論議之餘地；但我政府從大局之見地着想，決避免如此之論議，已欣然決定應改訂條約之提議。（此處原文不明。）吾人頗有意就本問題，一方面保留關於我法律上之地位，俟諸將來解決；一方面仍顧全中日之親善，對於中國國民之合理的希望，當以充分之同情與理解考慮之。若中國方面一如吾人之見解，能以穩健平衡之精心迎我，則改訂條約之交涉，必可順利進行，無復疑義矣。

茲就於中日兩國間諸問題之全體，約言我政府之方針.

第一，尊重保全中國之主權及領土，對於中國之內亂嚴守絕對不干涉主義。

第二，期望增加兩國間共存共榮之關係，及經濟上之提攜。

第三，對於有理之中國國民的希望以同情與好意迎之，不

辭協力進行使之實現。

第四，對於中國之現狀，儘量忍耐寬大之態度；同時覺悟用合理的手段，竭力擁護我國正當且重要之權利利益。

以上乃日本之既定方針，對於各種具體的案件，向以此方針律我之行動，以後亦必依此正軌而前進，此乃吾人之決心也。

美國國務卿開洛之對華外交政策宣言

——一月二十七日在美國發表——

當此紛紛討論中國時局之時，余以為明白宣佈國務院關於關稅自主權與取銷治外法權兩問題之地位，乃余之責任。

美國無時不欲中國統一獨立與興盛，願將吾人對華條約所規正之關稅支配與治外法權從速解放。美國具此觀念，故於一九〇三年條約中，有關於取銷治外法權之宣言；並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締結華盛頓公約，規定該約實行後三個月內舉行關稅會議。美國自談判華盛頓公約，迄至今日，無時不準備與中國任何政府，或可代表中國發言之代表，開始談判，俾不獨實行華盛頓公約附稅，且亦全部解放關稅支配，而將關稅完全交還中國。顧美國所期望者：中國當以最惠國待遇給予美國，未可在關稅上或捐稅上利於他國人民，或予以特殊利益，而歧視美國及其人民，當保持在華貿易均等機會之門戶開放，並當對於美國人民及其產業與權利，予以種種之保護。

美國準備實行無需立約即可實施之法權委員會條陳，並於中國準備以法律與法庭保護美人及其權利產業時，即開議解放治外法權事。美國願以極寬大精神與中國交涉之意，可以華盛頓公約成立以來事實之簡史證之。按該公約於一九二五年七月七日為最後簽約國所批准，是年八月六日，在華盛頓調印，而在該約實行以前，中政府已於是年七月二十四日以同樣牒文照會各簽約國，聲請修正現有各約，是年七月一日，余發訓令致北京駐使；此項訓令，余亦通知他國政府，主張於此機會，向華人表示吾人考慮修約問題之願意。余主張列強應迅速籌備舉行中國關稅之特會，並聲明美國以為應請此次特會於完成公約所指定之事業後，籌擬具體條陳，庶可根據其條陳議定給還完全關稅自主權之辦法。美代表受有談判新約，承認中國關稅自主之全權。同時，余又主張組織法權調查委員會，附以該委員會有權於其報告中載入逐漸放棄治外法權條陳之諒解。前次中政府曾請美國運動各有關係國趕速召集關稅會議，並組織法權調查團，由各政府以廣大權限給予其代表，俾考慮修約全部問題，並籌擬關於廢除治外法權之條陳，此意與美國見解實相吻合。

因是，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美國與其他有對華關稅條約關係各國表示各派代表參加關稅會議之意，列強牒致中國，告以願考慮與討論中政府修改關稅條約之任何適合情理的提議，並聲明擬派代表加入法權委員會，俾考慮法權全部問題，且授權代表條陳辦法，庶有關係各政府得以考慮應採行何種方法，如期取銷治外法權。未幾，各代表皆迅速派出，中國關稅會議遂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開會。會議甫開，美代表即於是年十一月三日提議立即徵收需用品附稅二五，至於奢侈品，則俟必要條目擬妥後，准照華盛頓公約徵收附稅至百分之五。美代表繼又聲明：美政府準備立即進行締結必要合同，實行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華盛頓條約其他條款之談判。美代表認定尊重中國關稅自主之原則，聲稱準備立即談判新約，俾可實施此項原則，而作廢除厘金，取銷現有條約中關稅限制，及實行中國國稅法之籌備。是年十一月十九日，關稅會議臨時辦法委員會開會，中國代表亦出席，一致通過下述議案：

『參加本會議之列強代表，決定通過關於關稅自主之下述條文一條，以期適同此後所可決定之事項，列入本會議將來簽定之約中。』

條文曰：『締約國除中國外，於此承認中國享有關稅自主之權，允撤除各該國與中國間現有條約中所載之關稅限制，并許中國關稅法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實施』。

『中華民國政府聲明厘金准於中國國稅法實行日同時廢除。』

又聲明厘金定民國十八年一月一日即一九二九年一

月一日實行廢除。」

自開會以來，美代表與專家始終會同他國連中國在內之代表與專家，努力於實行此方針，即實行華會公約所載之附稅，並續加關稅，使中國在關稅自主以前，足敷其各項需用是也。

迨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中旬，關稅會議本有美滿結束可使中國與各他國政府咸爲滿意之種種希望；乃在關會中代表中國之政府，於斯時被迫解職。然美國與他國代表仍駐中國，希望續開會議，並於是年七月三日發表宣言如下，文曰：

「參加中國關稅會議之外國代表，今晨集議於荷蘭使署，表示一致誠摯之意，欲於中政府代表能與外國代表續議關會所有各問題之時，早日進行開會工作。」

美政府當時卽已準備——今日仍準備繼續關稅與法權全部事項之談判，或由中美單獨辦理談判。唯一問題，乃美國與執談判乎？余嘗有言，如中國能協定指派代表當道或人民之代表，美國準備與之談判此種條約；但現有條約爲美參院所批准者，不能由總統廢除之，惟必須以中國代表所商定與美參院所批准之新條約代替之。

美政府以同情的注意視察中國國民之覺悟，並歡迎中國人民趨向改組其政府制度之進步，在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以還之許多困難年中，美政府周旋於互爭中國政權之各黨中，以種種方法，勉力維持極愼重而嚴密之中立。但美政府希望中國人民及其領袖承認美國在華人民享有其生命財產，在其不負責任內戰中應受保護之權利，如中國當道不能予以此種保護，則美政府天職所在，不能不保護其人民之生命財產。美國艦隊現駐於中國海面，卽所以爲此或可有的必要起見也。

美政府願以極寬大之精神與中國交涉，美國在中國無租界，亦從未對華表示任何帝國主義之態度，但欲其人民在華居住，經營合法事業；無特惠，無專權，無特別勢力範圍，而與他國人民享均等機會。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之對外宣言

——一月二十二日在漢口發表——

閱英國對華提案之內容，見其所據之論點，不外乎「因今日中國對於其自己之利益尚未能切實擁護」故英國及其他列強，爲實行華會之精神計，不得不略事犧牲，互結信約，以保護中國領土之獨立與完整，提倡中國政治經濟之發達，整理中國之財政。此一論點，非所語於民族主義之中國也。今日民族主義之中國已臻強盛之域，且自知饒有能力以經濟上之手段，實行其意志於中國境內，而與任何列強相抵抗。故目前待決之問題，非各國聲言，「爲適應中國合理之欲望計。」所欲賦與中國之事物，乃爲民族主義之中國欲不背公道及正義，行將舁與英國及其他列強者。蓋英國及列強在華所實行之國際共管制度，今已成強弩之末。綜觀歷史，凡以政治上之束縛加諸他民族者，必不能垂諸永久。列強在華之侵略政策，其將近末日也，復何疑哉！

上所云云，本政府實以謹愼出之，初非無的放矢也。列強在華之國際共管制度，卽普通稱爲外國之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國之經濟上，司法上，及政治上的主義，加以切實之限制，以致我國自南京條約簽定以來，深受此一制度之桎梏，眞正完全之自由獨立，乃喪失靡遺。切實言之：謂英國於鴉片戰爭戰勝吾國之後，卽剝奪吾自由，按之史册，誠非虛語。現代之英人，生於鴉片戰爭之後者，對其國家詭詐之行爲，或已不復記憶，但民族主義之中國，至今創鉅痛深，一息猶存，胡能淡焉若忘，民族主義之中國，卽抱此見解，倘各國對此見解不能領會，則對目下風靡全國之民族主義之主要目的，必不能瞭解其意義也。

此主要目的維何？蓋卽恢復中國因戰敗而被英人剝奪之完全的自由是也。此目的深合乎公道與正義；故倘一日不能達到，則中國民族主義與英國帝國主義之間，必無妥協之可能。在昔中國民族主義方在醞釀，未達積極革命之時期，故中英關係表面上似甚和平，但此種和平，非眞正永久之和平也，因武力戰勝而得之和平，猶曇花一現，轉瞬卽逝。歷史所載，班

班可考。蓋彼克復之國家，一息尚存，斷不能伈伈俔俔，與其戰勝國相安無事，久必乘間思發，日夕淬厲，待相當之時期，勃然興起，與其戰勝國相周旋也。當去年五月三十日上海英人命令巡捕於中國地域內槍殺中國學生之日，民族主義之中國所待之時期，乃一旦蒞止。厥後，自由解放之呼聲及運動，彌漫於全國。迨六月二十三日廣州外人復在沙面以機關槍屠殺中國學生及人民，此解放之運動，乃得列強有力之工具。工具維何？卽南方國民黨人所手鑄之經濟的武器也。自是厥後，中國人民之奮鬥，繼續發展，一日千里，蓋國民豁然覺悟，爲自由而奮鬥，苟不能完全恢復其獨立，必不肯中途而廢，爲天下笑也。

中國受國民黨之指導及統治恢復自由之日，英國及其他列強無庸鰓鰓過慮，恐不得適當之保護也。（中略）吾儕所以要求自由平等，幷不惜投艱赴險以求達目的者，蓋倘中國人民不欲淪胥以亡，則建設一新國家爲刻不容緩之事。倘此新國家須由中國人民自己努力以建設之者，則中國首先須有處理自己事務之權，換言之，卽獨立是已。

夫所謂新中國者何，蓋必有一實際之政府，有統治全國之能力。其處理國政，征收租稅，均視國家爲人民之公器，而非偶然控制北京，頑胸渾沌之狐羣狗黨之私產。新中國且當抱一理想，建一組織，一切皆以社會爲前提；故有害社會之大憝者，均將按照法律典籍之定義，視爲「不受法律保護之人」，幷將加以相當之處分；而英國及他國投機之人民，倘有悍然不顧，爲虎作倀者，吾人亦當以「國際土匪」視之，盡法嚴懲，不使倖免也。

在此新中國內產生之政府，既抱新見解，新政策，則爲新政府也無疑。此新政府自當規畫恢復國權之政策，而解決中外之爭端。其政策一方在實施中國之主權，及維護國家重要之利益，而他方面仍將尊重外僑應得之公道的觀念。關於此點，爲一重要之事實，不容忽視者。蓋當今之日，外人欲保護在華僑民之生命及財產，已非區區槍砲所能爲功。蓋民族主義之中國已備有經濟的武器，其效力之酷烈，迥非外人發明任何軍器所可倫比。英國尤應注意目前革命之局勢，已使保護外人生命財產之權力，移轉至於國民政府之手。此政府之權力得自握有大力之民衆，能使在華外人之經濟生機爲之窒息者也。

雖然，國民政府之意見，以爲欲脫離外人帝國主義之羈軛，初不須民族主義之中國與列強從事武力之戰爭，故國民政府深望以談判及協議之手續，解決中國與列強間一切之問題。去秋美使來粵，本政府外交部長卽以上述政策明白相告；近新任駐華英使，日本代表，及美使代表先後來漢，外交部長復以同一政策向之鄭重聲明。茲爲證明本政府之政策，非徒託空言起見，特普告列國：本政府願與單獨任何列強，開始談判討論修改兩國條約及其他附屬之問題；但此項談判，須根據經濟平等之原則，及彼此主權互相尊重之權利。

今日漢口英租界之情形，已不然一變。其事前之經過，報章所載者，滋足引起誤會。本政府現嚴重聲明本政府對於漢口事件之處置，與上述之政策完全符合。外間所傳稱漢口事件係預先謀畫佈置，以強力奪回租界爲目的，一似吾華人之被刺戳，二人之負重傷，亦爲計畫之一部分者。其荒謬無稽，不得不辭而闢之也。

國民政府權力之展至英租界，初非純粹由於中國軍隊得英當局之允許入駐租界也；尚有重大之原因在焉。蓋一則英人擅召水兵上陸，其引起衝突，致中國愛國志士流血，乃必然之結果；二則英人對於當時之情形，發生無謂之恐懼，以致英工部局自行放棄其職權，英國婦孺相繼離漢，國民政府乃不得不建設委員，以處理租界之行政也。

最後，國民政府欲以下列事實促列強之注意：

（一）英人商業及他種利益之重心點，在長江流域及中國南部，而此等區域，則均受治於國民政府。

（二）長江以南之大部分區域，及北方國民軍治下幅員廣漠之地域，均受國民政府之管轄。

（三）（略）

國民政府爲中國惟一之政府，尚有其較大之原因在焉。蓋國民政府代表豁然覺醒之中國之眞實精神，爲革命運動之工具，使之拓展勢力及事業於國中者。外人之帝國主義，對此運動情勢所趨，雖欲不與之妥協，不可得也。國民政府爲抱民族主義之人民所授權所擁護，列強與之修睦，初無危險之可言。蓋中國之民族主義，爲一不可磨滅之勢力，現已異常強盛，如日方升，且必繼續發展，歷久彌強無疑義也。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轉錄申報—

漢潯英租界交涉協定全文

一　漢案協定

英國當局將按土地章程召集納稅人年會，於三月十五日開會，屆時英國市政機關，即行解散，而租界區域內之行政事宜，將由華人之新市政機關接收辦理。

在華人之新市政機關於三月十五日接收前，租界內之警察工務及衞生事宜，由主管之中國當局辦理。英國工部局一經解散，國民政府即當依據現有特別區市政辦法，組織一特別中國市政機關，按照章程，管理租界區域。此項章程，將由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通知英國公使。在漢口五租界合併爲一區域之辦法未經磋商決定以前，此項章程，繼續有效。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簽名

英國駐華公使代表歐瑪利簽名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

二　交換函件

歐瑪利致陳友仁

外交部長鈞鑒：謹啓者部人敬以至誠奉告左右。英國當道，對於本日簽訂之漢口英租界區域協定，極願盡其能力之所及，實踐幷保證該項協定之施行。英國當道幷承認在上述租界區域內之華人，將與英國人民享受同等之權利。事此布達，敬頌台綏。

英國駐華公使代表歐瑪利啓。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

陳友仁致歐瑪利

藍僕森公使鈞鑒：啓者：接奉台函，內述「英國當道對於本日簽訂之漢口英租界區域協定極願盡其能力之所及實踐幷保證該項協定之施行，英國當道幷承認在上述租界區域內之華人，將與英國人民享受同等之權利」等因，敬謹領悉。部人敢掬至誠，還告左右：在中國當道方面，亦極欲盡力所及，以實踐幷擔保本協定之施行。且承認在新區域之行政下，對於英國之利益，將不致有所歧視。專此奉復，敬頌台綏。

外交部長陳友仁啓。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

三　宣言

國民政府宣言：關於前稱漢口英租界區域之地位所協定之辦法，特以該區域內新局勢之事實爲根本，除九江租界區域外，此種辦法，非圖作爲解決在中國他處之英租界或他國租界問題之前例。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

四　潯案協定

關於漢口租界所訂之協定，將即時同樣適用於九江租界。在最近九江之騷擾中，英國僑民若受有直接損失，凡係出自國民政府官吏之行動，或由其重大之疏忽者，國民政府允擔任賠償。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簽名

英國駐華公使代表歐瑪利簽名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

五　陳友仁對英代表之聲明書

國民政府據各方所得消息，覺得關乎租界以及國際居留地之問題，國民政府有及時重新聲明其政策之必要，俾得免除誤會，幷以預防無謂之恐慌。在一月二十二日之宣言中，國民政府曾經明白宣示其願望，幷其迅速之準備，將以談判與協商之手段，解決國民政府與列強間之一切懸案。此項宣言，對於在華英日法義比諸國租界與其他國際居留地地位之更改，當然適用。且亦繼續適用也。此項宣言之主要意思，蓋謂國民政府所採之政策，不欲使用武力，且不允許利用武力以實行更改任何或一切租界與國際居留地之地位。此宣言中，尚有一重要之點，國民政府所欲鄭重聲明者：凡在華租界以及國際居留地地位之改變，關係國家至爲重大，以是除國民政府本身外，一切地方當局，或其他之中國當道，皆不能與有關係之列強對於上述事件，有所談判。

六　英代表之備忘錄

歐瑪利君受有訓令，命對於陳友仁君下列宣言，加以注意。

(中畧卽上項宣言全文)關於該項宣言之末段，歐瑪利君得有訓令，稱：英國政府礙難允諾，不與中國任何部份之官吏磋商關於在此等官吏事實上管理下之區域中之各項事件。

七　履行潯約交換函件

歐瑪利致陳友仁

(上略)九江英租界之協定，業於二月二十日成立，茲因關於此種協定執行問題及解決九江租界之將來地位問題，吾儕又爲細詳之討論。本代表特向貴部長通知：英政府行將取銷工部局規章，並於三月十五日起將九江租界區域內之行政事宜，無條件的交還國民政府。

英帝國政府代表歐瑪利

一九二七年三月　日

陳友仁致歐瑪利

(上畧)玆特奉上支票一紙，計四萬元，作爲按照二月二十日成立協定之規定賠償英人因最近九江發生之不靖所受一切之損失。但爲避免會同審查個人賠償要求之遲緩及費用起見，英國當局應負解決有關係之英人個人賠償要求之責任。其解決辦法，將受國民政府之詳細的審查。損失賠償之額，須以二月二十日成立之協定爲限。此外尤有言者：即賠償要求聲明書之副本及其他有關此案之一切文件，應由國民政府派遣代表從事檢察。於應付各項要求後，倘有餘額，則該款應由英政府交還國民政府。(下略)

外交部長陳友仁

一九二七年三月　日



哲學家　Stuart Davis 作

商務印書館出版

政法名著

市政原理及方法　宋介譯　一册　二元四角

此書專論市政之實際經營:凡城市之規畫,道路之建築,自來水之設備,廢物之處理,暗溝之安置,路燈,警察,防火,以及教育行政,地方財政等,各有專章,詳述無遺。讀之可於市政原理及市政府之組織,行政管理,得明瞭之觀念。

美國市政府　臧啓芳譯　一册　二元六角

本書詳敍市政府與中央政府省政府之關係,市政府之權限與責任,市選舉市政黨市政府之組織,立法及市政改革運動,詳明確當,得未曾有。洵爲研究市政者所必讀。

國際關係論　鍾建閎譯　一册　九角

原書係彙集英國政治家布銳士遊美時之講演稿八篇而成。其主旨在消弭戕害和平的危機,以謀國際友誼的增進。識見閎遠,文筆爾雅,出版未久,風行全世。譯筆循切原意,愼重出之,尤爲難得。

物理與政理　鍾建閎譯　一册　一元

本書分六大節:第一原始,述原始時代民族之來源,及其變遷情形;第二競爭,述各民族間進步與停頓之關係;第三、四、民族,述民族構成之程序,各民族之國性;第五討論,述討論能彌補人類相傳之缺點,增加可傳之美質;第六進步,述有智力之民族始能進步,以適宜於其環境。

政治中之人性　鍾建閎譯　一册　一元二角

現代之研究政治者,止於分析政制,而不敢分析人類。著者以爲此種趨勢,足以害及政治之本身,特本人性所具之事實,以研究政治,而對於治襲之智力說,力加攻擊。識見卓越,説理透切,譯筆亦極雅雋。政治家及研究政治者,均不可不讀。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杭州形勢稍緩和。其原因由杭紳商向周鳳岐疏通，周即將所部留杭軍隊悉數調往富陽一帶，便衣黨悉同去巡駐長安之孟昭月前鋒軍隊亦由陳儀婉阻，不再前進杭城秩序，由陳儀留所部第一師軍隊四營維持，旅長石鐸被任爲衛戍司令。

同　十七日

◉周鳳岐至杭州與陳儀及自治派要人晤面，即同駐富陽，所部亦向富陽集中。杭州局面轉寬，自治派又從事於積極進行。惟孫傳芳仍續調大軍向滬杭路及湖州增防。

◉孫傳芳准盧香亭辭職，所遺第二師長即由孫自兼，第三方面軍司令委孟昭月繼任，孟即通電宣告就職。孫令孟率所部第八師並節制王森之第十一師，李俊義之第十四師及第四師之王雅之旅，負責應付浙江軍事。

◉顧維鈞內閣全體向北方五巨頭發三次辭職電。

◉宜昌爲黔軍王天培賀龍所占據，唐生智準備自漢口前往，辦理善後事宜。原駐該處之楊森軍除投黨軍者外，餘悉仍退往四川，北軍于學忠張聯臣兩部亦同退去。其盧金山閻得勝兩部爲黨軍所吸收。

同　十八日

◉北京外交部條約研究會議決比約交涉仍提交明年國際聯盟大會，即電駐比公使王景岐，令通知比政府，請保留中國原案，另電駐荷蘭公使王廣圻，與國際法庭接洽。

◉北京英代使代表英政府之意旨，突向使團提出改變對華政策及關於關稅附加稅之重大提案。該提案內容，雖嚴守秘密，但已引起北京外交界之注意，聳動全世界之耳目。

◉張宗昌率大批重要隨員自濟南乘津浦車南下，孫傳芳親赴南口迎張及隨員入南京。張即發表：以褚玉璞爲前敵總司令，許琨爲副司令，程國瑞徐源泉王棟爲一，二，三路司令，四路司令由許琨兼。

◉何應欽在永泰辦理收編軍隊事宜已有頭緒，即入福州，與李生春等會晤。

同　十九日

◉杭州各界聯合會積極進行浙江自治事宜，通過蔣伯器所擬之浙江省政府組織大綱九條，並即依大綱第三條選出蔣伯器陳儀張載陽蔡元培周承菼褚輔成黃郛周鳳岐陳其采九人爲省務委員，更依第四條選出蔣伯器爲軍政長，陳儀爲民政長。

◉陳儀派周承菼爲代表赴南京與孫傳芳商議將聯軍撤出浙境，讓浙江實行自治。

◉江西政務會議下令取消「張天師」名號並沒收其財產，第六十三代張天師張恩溥自龍虎山逃九江赴上海。

同　二十日

◉杭州各界聯合會通過宣布自治通電電文，即拍發。又通過浙江省政府監察會條例十條，並舉出王字川等二十九人爲監察員，汪大燮等爲候補監察員。

◉閻錫山代表向張作霖報告閻已就安國軍副司令職。

◉上海教育學術團體憤東方文化分委員會中中國委員提案之失敗，紛起反對，委員秦汾等亦宣言辭職，對日方表示抗議。江蘇省教育會認該分委員所定辦法，含有二十一條要求中第五號第二款之意味，發表否認宣言。

◉潘復擬發行新庫券二百四十萬元，以由奧國收回之庚子賠款每年騰出三十萬元作擔保，潘宴北京銀行界接洽。

同　二十一日

◉日使芳澤向北京日記者團表示對於英代使關稅新提案之意見，謂日本遵華會條約，持附加稅必須由關稅會議決定之態度。

◉張宗昌孫傳芳陳調元已在南京議定合作辦法，東南聯

軍與直魯聯軍在南京組織聯合辦事處，由孫委楊文愷張委唐在禮主持其事。軍事進行，決定以陳調元負在安徽沿江防禦軍下窺之責，直魯聯軍由皖北進軍作戰，孫傳芳以全力對浙江。至張宗昌所提以滬寧路及淞滬歸直魯軍之要求，孫未接受；但魯軍已實行渡江。

◉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政治委員會分委員會成立。

◉大東大北公司海電合同屆滿，交通部欲將合同展限，為國內輿論所反對，特設「國際電信條約合同研究會」，主持其事。

同　二十二日

◉新任英使藍浦生在漢口與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充分接洽後，北上至天津與張作霖代表晤談。藍浦生勸張用和平手段解決國事，並提出南北分治之意見。張以中國歷史素以統一為訓及南方所倡為北方所征服答之。

◉孫傳芳任李定魁為蘇軍督戰司令，孟昭月為浙軍督戰司令。孟在嘉興召滬杭路駐軍將領會議後，即下令駐長安硤石之韓光裕旅兩團及八師補充團先行開向杭州閘口，駐嘉興之第四師十三團亦進，其餘各軍按次前進。陳儀所部駐杭州之兩營被繳械，杭城自治派及有色彩人物均避匿，浙江之自治成為曇花一現之現象。

◉白寶山通電：本聯軍總司令係傳芳委為第四方面軍司令。白部第五師與馮紹閔部第七師同移常州。

◉陳阿堂案私訴問題由日領事署付慰藉金三千元，請交涉署轉交陳阿堂家屬，該家屬即將是項慰藉金收受。此案完全了結。

◉上海蘇浙皖三省聯合會分電北京公使團，銀行公會及總稅務司安格聯，阻止實行附加稅及承辦二四庫券，免資北方軍閥財源，延長內亂。

同　二十三日

◉北京外交部條約研究會決定，比約交涉，比國雖向海牙永久法庭提出，我國仍保持原來提議，不向該法庭應訴；駐荷公使王廣圻亦向外交部陳述不應訴之主張。駐比公使王景岐由比起程回國，向外交部報告在比交涉經過情形。

◉司法部函告外交部：比國在華民刑案件無論已審未審，均應移歸中國法庭審判，不得由會審公堂辦理，請飭各地查照。

同　二十四日

◉北京公使團二次討論英國所提對華新方針案，新英使藍浦生亦列席，以各使未接本國政府覆電，未得結果；惟日美法三國已表示反對之態度。各使又議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交還事件，亦未決定。

◉奉軍萬福麟部步騎兵共五旅兩團進駐包頭，晉軍商震部駐歸綏拉薩齊什後防及輸送事宜，未前進，晉軍五萬人退赴五原。

◉江蘇省長陳陶遺，安徽省長高世讀均辭職，由孫傳芳委任金陵道尹徐鼎康為江蘇省長，安徽財政廳長何炳麟為安徽省長。

同　二十五日

◉周鳳岐用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長名義通電：駐松禾孫軍入省勒繳省垣軍警械彈，陳省長儀已失自由。本人已奉蔣介石電令，有指揮全浙軍隊及現本派來浙國民革命各師之權，暫當速了戰禍，以慰全國之望。

◉吳佩孚在鄭州召寇英傑田維勤王為蔚等開重要會議，決定以寇田王所部解決靳雲鶚軍。

◉奉軍旅長劉霞東電告占領包頭。

◉何應欽令東路總指揮政治部發表：福建省政府未成立前，先設政務，財政兩委員會，並任戴任，張貞等八人為政務委員，何玉書等九人為財政委員。惟海軍系與福州系人物因人數支配問題表示反對，攻擊指揮部政治主任江董琴甚力。

同　二十六日

◉北京英使館發表十八日在使團會議中所提對華新方針案之全文及五月二十八日因關稅會議問題致美政府之備忘錄。其新政策案內容大要(一)列強應了解中國國家主義者之運動，共同宣言，聲明一俟華人成立政府，願立即交涉修改條約並了結各項懸案。(二)關於中國頒行新稅則，列強應盡力迎合之，並承認中國有關稅自主之權，以後列強放棄零星不生效力之抗議，關於重大事件，則取共同行動以收實效。(三)法權委員會報告及與治外法權有關者，雖在此現狀亦可立即執行。祗須關稅會議失敗之不良結果而即無條件批准華會附稅。中國實行附稅，各國不應向之要求條件，亦無須由稅務司儲入向存關稅之銀行，凡有勢力之中國當局，對於增收稅款之用途與存放問題，可以決定一切。(四)對於由無擔保外債代表人組織團體作關稅會議問題一事，表示反對。而因廣東[illegible]抽收附稅事件，[illegible]張各國應無條件的准許中國征收全部華會附稅，以為整理在廣東地位之一種根據。(五)各國以條約所許之權利適應華人之請求，而以聯合行動阻遏全部的不顧條約，或攻擊外人在華法律上權利之舉動。

⊙孫傳芳發表重要宣言，大要目前中國，除唯一之討赤主義外，決不容有其他之主義。如能靖赤禍，則於戰事了後必召集非一黨一系之眞正國民大會以解決中國宜採用之主義及辦法，其選舉法除共產黨應限制其第一屆不得當選外，可依孫中山所定方法。如戰事了後國內情形國民大會不能召集，亦必就本人轄境先用前法召集省民聯合大會，以解決各省應採之主義及辦法。至本人勿論國民大會或省民大會召集之日，必即解兵去職。

⊙孟昭月部自杭州江干分向蕭山富陽進逼浙軍第一，三師。其開向蕭山之一團在渡錢塘江時被對岸第一師砲擊，即退回。

⊙九江總工會代表工人開始向各輪船公司提出要求，其條件與漢口所提者同，勞動界已着手爲罷工之行動。

同 二十七日

⊙張作霖自天津抵北京，安國軍總務廳長鄭謙因忤張，被免職。

⊙四川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三部組織聯合辦事處，對時局取一致之態度。

⊙孟昭月因陳儀赴南京未歸，卽進駐杭州城，所部與浙軍第一師仍隔江作戰。

⊙渤海艦隊司令畢庶澄由張宗昌電召到南京，與上海海軍代表磋商合作條件畢，卽仍回青島。

同 二十八日

⊙北京公使團討論交還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意使持反對態度，經各使以交還時機已到，向之解釋，卽通過；若上海交換公文已畢，則預定十六年一月一日起中國臨時法庭可以接理一切。

⊙新英使藍浦生赴外交部訪晤顧維鈞，惟未呈遞到任國書。

⊙張作霖令安國軍總司令部外交處長吳晉訪各公使，並告知不日將親往訪晤。張本人親訪王士珍趙爾巽及與顧維鈞湯爾和羅文幹等商議令靳雲鵬組閣問題。

⊙吳佩孚通電責靳雲鶚失守漢陽，不事反攻，及散布毀吳文件，特罷免其討賊軍副司令兼前敵總指揮職，前敵軍務着交田維勤魏益三兩副司令承商寇英傑負責辦理。

同 二十九日

⊙孟昭月在杭州就浙江總司令職。寧波紹興商界進行孟軍與浙軍第一師間之和平運動。陳儀在南京與孫傳芳磋商將第一師調駐錫州之問題。

⊙重慶國民黨左右兩派衝突，演成流血慘劇，劉湘下戒嚴令，並解散右派之省黨部，禁止右派報紙發行。劉與城防司令王陵基亦因此發生意見之衝突，王氏卽向劉辭職。

同 三十日

⊙張作霖親赴東交民巷訪問各國公使，致意四事：(一)組織強固政府，(二)安國軍對外債，雖不全認，亦不否認，(三)打倒赤化，(四)修約問題主張漸進。

⊙靳雲鶚在明港通電，已解除討賊軍副司令職，至前敵總指揮，本因缺餉械未就職，關防交田維勤魏益三。靳部任應歧師曾在許州拆毀鐵路，從事抵抗，惟卽被田維勤魏益三寇英傑等分別解決。

⊙何應欽改編閩軍已就緒，曹爲順李生春被任爲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正副軍長，卽就職。

⊙浙軍第一師在紹興正式改編爲國民革命第十九軍，軍長仍列陳儀名，由石鐸代；惟陳本人尚在南京。

⊙海軍總長杜錫珪爲接洽渤海艦隊與長江海軍聯絡事件由天津赴南京，與張宗昌孫傳芳及上海海軍總司令部代表切實磋商。

同 三十一日

⊙關稅委員會常會討論英國新提案，因其與奉方主張相近，頗表同情。豫定卽英案不得通過於使團會議，亦須自行定期開徵附稅，惟仍欲以所收款項由英人稅務司解送中央，不分撥與南方。

⊙北京各國公使派員持片報答張作霖之訪問；惟日使親自回訪。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電美國國務卿開洛，聞美政府對於英國所提立卽徵收華會所定附稅及將所收稅款交與徵收口岸當道之議有依允意，特指出英國提案弊害三點：(一)以新稅三分之二歸國民政府之政敵，使得以此抵借債款，繼續內爭；(二)將使各通商口岸爲軍人爭奪之新目的地；(三)上海有附稅十分之四，國民政府本可不戰而得，今必成血戰之地，或使外人商業受永遠損害。……其提議含有危害中國國家主義迅速進行之政策。

⊙張宗昌離南京回濟南。重要隨員均隨同北上，褚玉璞赴徐州。

⊙外交部照會法使，改訂中法陸路通商條約，原定兩個月內開始談判，至一月六日滿期，請於六日以前開始談判。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日皇病篤。內閣全體與樞密院要人均赴葉山行宮視病。

同　十七日

◉德國馬爾克斯內閣因國會通過不信任案，全體辭職。

◉立陶宛發生革命，政府即被推翻，總統閣員被拘，史梅塔那將軍得軍隊援助，接收政權，大局安靜。

◉丹麥著名農業家米格台爾組織自由黨政府成立，宣佈政見。

同　十八日

◉立陶宛新政府成立，以華德馬拉為總理兼外交總長。

◉美國參院海軍委員長白特勒提出議案，主張造輕巡洋艦十艘。

同　十九日

◉立陶宛總統格立紐辭職，史梅塔那將軍被舉為總統。

同　二十一日

◉德人因九月二十七日法兵二人與德兵數名在哲麥申衝突事，法國軍事法庭判決法人無罪，德人監禁，大為憤懣，謂有責任方面，羅加拿精神將因此喪失不少。

◉秘魯發表美國務卿關於太克那阿利加交涉之建議文，主張秘魯保有太克那阿利加境而以該境以南土地讓與波利維亞。

同　二十二日

◉前任美國財政部長湯浦生奉命調查菲列賓經濟狀況，繕具報告，主張暫緩以絕對獨立給予菲島。

◉瑞典海軍建築秩序委員會主張在一九二八與一九三八年間以一萬零五百萬克郎之經費供建造海軍之用。

◉德國諭令駐法大使提出關於法德人衝突案判決之抗議。

同　二十三日

◉印度著名印度教徒領袖施拉德南被刺，刺客似係回教徒。

同　二十四日

◉尼加拉瓜總統狄雅士遇刺，但未受傷。

◉日本第五十二屆議會開幕。

同　二十五日

◉日本大正天皇駕崩。皇太子嗣位，改元昭和。

同　二十六日

◉印度國民大會在亞桑境內開會，與會者代表二千五百人。

同　二十七日

◉尼加拉瓜自由黨軍與政府軍戰鬥數日，自由軍勝利。美兵在加比柴登陸，自由行動，劃若干地段為中立區域，施行檢查，自由黨薩加薩政府派代表向美國國務院正式提出抗議。

同　二十八日

◉印度國民大會大多數贊成自主黨所提不受政府官職，不予以接洽，不通過預算案之計劃。

同　二十九日

◉駐意德大使與意相簽定德意友誼及公斷條約。

◉巴西發生革命。

◉印度國民大會閉幕。其通過議案，頗有服從甘地主義之表示。

◉墨西哥參院通過關於一九一〇年與一九二〇年間英人在墨所遭革命損失問題之英墨條約。

同　三十一日

◉日本在野黨謀聯合倒閣，政局極感不安。

原文献残缺